

東度記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東 度 記

〔明〕清溪道人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孫一珍

《東度記》，二十卷一百回，現存最早版本為明崇禎八年乙亥（一六三五）金闈萬卷樓刊本，題《新編掃魅敦倫東度記》，又稱《續證道書東游記》。書署「榮陽清溪道人著，華山九九老人述」，卷首有「掃魅敦倫東度記序」，署「崇禎乙亥歲立夏前一日世裕堂主人題」。書藏日本日光山慈眼堂。另有清初刻本，題「雲林藏板」，將序署年代改為「康熙己酉」。按清溪道人即明方汝浩，今河南鄭州人。除此書外，他還撰有《禪真逸史》、《禪真後史》。

書演繹佛祖達摩率徒弟道副、道育、尼總持三人，自南印度經東印度來中國掃魅敦倫的故事。據佛家典籍記載，達摩原名菩提多羅，乃天竺國香至王的第三王子。他敏慧超羣，篤信佛法。出家後承接不如密多尊者的佛旨，東度闡揚佛教，普度衆生。他又是第一位自印度遠航中國傳經的佛祖。南朝梁武帝大通元年（五二七），達摩老祖泛海至廣州，梁武帝遣使將他迎至建業（今南京）。達摩老祖發現梁武帝並非真心尊佛，乃辭帝北上。他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將衣鉢傳給高徒慧可，坐化後葬于熊耳山。梁武帝獲悉，大為震驚，親撰碑文刻于鍾山。到唐代代宗時，謚達摩佛祖為圓覺大師。

據上述素材撰寫的長篇小說，明末尚有《達摩出身傳燈傳》。兩書相較，却迥然有別。《東度記》內容豐富，取境複雜，敘述奇幻，寫法別具一格。除塑造達摩師徒等形象外，還以象征和寓意

的藝術手法，刻畫了酒色、財、氣、貪、嗔、痴、欺心、反目、懶惰等一系列魑魅魍魎的形象。而2
立意則重在揚禪勸善，掃魅還倫。這部神魔小說，融佛家教義與儒家倫理于一爐，借說因果
破世情，將說教性與世俗性結合起來。所謂「借酒色財氣，逞邪弄怪之談。一魅恣，則以一倫
掃」，故頗具特色。

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崇禎序本影印，書板式與萬卷樓本同，因牌記已佚，未知刊刻堂名。
原書板匡高二〇九至二一五毫米，寬一三五毫米。

掃魅敦倫東度記序

粵稽禪家歷代通載

見南

印度國。有不如密多尊者。

繼達摩老祖。發願普度衆

生。闡揚宗教。自南而東。化

及有情。靡非欲人克復本
來。一歸善道。又稽晉魏崔
寇。偏縱已私。不忠君父。報
惡昭彰。異哉。乃始謂世法。
作善者。不降之以祥。作惡

者。不降之以殃。則於天道
恢恢。疎而不失之語。謬矣。
信乎。要知前世因。今生受
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
者。是。顧作者一言。從何地

生根。自何門入室。大哉聖
學。有天地。有君親。有師長。
有茲名教。便有茲實踐。從
此實踐中。生根入室。思過
半矣。清溪道人。喜談禪。樂

勸善。雖於盡虛空界昭然。
無色相處解悟。然解悟者。
明心之宗教。而立意者。有
情之世法人。豈能盡離世
法。故道人假聖僧東度。而

發明人倫。昔人譏西遊。借
金公木母。意馬心猿之義。
而此記。借酒色財氣。逞邪
弄怪之談。一魅恣。則以一
倫掃。掃魅還倫。盡歸實理。

人曰聖僧之教不言。予曰
道人說魅掃魅。觀者有感。
願爲忠良。願爲孝友。莫謂
天道人倫不孚。試看善人
獲福。至於編中。徵諸通載。

者一。矢談無稽者九。總皆描寫人情。發明因果。以期砥世。勿謂設於牛鬼蛇神之誕。信爲勸善之一助云。崇禎乙亥歲立夏前一日

世裕堂主人題



掃毘敷倫東度記引

清溪道人下愚先人喜談禪
而好行善事嘗云晉魏間
禪家如密多尊者洎達磨
老祖自南印度而東土度

人所度者何若曰見性明
心成佛作祖噫說之理奧
愚者未明智者過揣度得
者又幾何摠來談空說妙
不知範圍世法而指人道

實理克盡斯理超乘而上
全茲男子身自可成佛道
第世事深言則晦實言有
幾而世多好竒信誕故於
深言處設為淺誕云語以

引人敦倫作善夫善心萌
而陽生陽生而吉祥獲福
誰謂斯記不感發興起為
勸懲之一機耶

崇禎乙亥年夏月華山九

九老人撰



閱東度記八法

不厭倫理正道便是忠孝

傳家

任其鋪敘錯綜只顧本來

題目

莫云僧道玄言實關綱常
正理

雖說荒唐不經却有禪家

宗旨

尊者教本無言暫借師徒

發奧

中間妖魔邪魅不過裝飾

鬧觀

總來直關風化不避高明

指摘

若能提警善心便遂作記

鄙意

新編掃魅敦倫東度記目錄

第一回

南印度王建佛會

密多尊者闡玄宗

第二回

道童騎鶴闖妖氛

梵志惺菴留幻法

第三回

蒲草接翅放青鸞

鎗棒化蛇降衆少

第四回

衆道徒設法移師

說方便尊者開度

第五回

三尖嶺衆賊劫菴

兩刃山一言化盜

第六回

本智設法弄師兄

美男奪俏疑歌妓

第七回

純一報恩留長老

酒傭懷忿算高僧

第八回

巫師假托白鰻怪

尊者慈仁螻蟻生

第九回

擾靜功頑石化婦

報讐忿衆惡當關

第十回

賽新園巫師釋道

靈通關商客持經

第十一回

兇黨回心因善解

牛童正念轉輪迴

第十二回

元通說破靈通關

梵志擴充法裏法

第十三回

指迷人回頭苦海

持正念靜浪平風

第十四回

破幻法一句真詮

妙禪機五空覺悟

第十五回

夏曆言
目錄
茶杯入見度家僧

一品遺書薦梵志

第十六回

弄戲法暗調佳麗

降甘霖衆感巫師

第十七回

賽新園復修舊廟

東印度重禮真僧

第十八回

二十七祖傳大法

達摩老祖度元通

第十九回

清寧觀道副投師

輪轉司元通閱卷

第二十回

陶情逞能誇造酒

風魔設法警陶情

第二十一回

妾婦備細說衷腸

王范相逢謀道路

第二十二回

詠月王陽招諷誚

載酒陶情說轉輪

第二十三回

貪嗔癡路過分心

清寧觀僧投老祖

第二十四回

神司善惡送投生

和尚風魔警破戒

第二十五回

神元捐金救雞豕

道士設法試尼僧

第二十六回

公興五試寇謙之

正乙一科真福國

第二十七回

行者點化崔夫人

魏王約束中軍令

第二十八回

崔寇惡報遭夷滅

忠孝投師入法門

第二十九回

扶演化阿羅說偈

尼總持擾靜赴齋

第三十回

道副論侮逆根因

祖師度續絃說傷

第三十一回

度向氏一門復孝

化郁全五子邪心

第三十二回

執迷不悟墮鄆都

侮逆妖魔降正法

第三十三回

試禪心白猿獻菓

墮罪業和尚忘經

第三十四回

求課誦報本回心

說忠欺灾祥果報

第三十五回

輕塵和尚消罪案

伯嚭奸魂被鐵鞭

第三十六回

神女化婦試真僧

冤孽逢魔謀報怨

第三十七回

公道老叟看妖魔

獻瓜行者陳來歷

第三十八回

聖僧不食疑心物

神將能降不遜魔

第三十九回

正氣尊神擒孽怪

虛空執法助瓜精

第四十回

貞潔婦力拒狐妖

反目魔形逃女將

第四十一回

扶頭百輛論風流

改正狐妖談古董

第四十二回

誦毛詩男子知書

付酒案邪魔離婦

第四十三回

授女將威扶懼內

結狐妖義說朋情

第四十四回

取水不傷蟲蟻命

食饅作怪老僧貪

第四十五回

嚴父戒子結良朋

歲寒老友嗔狐黨

第四十六回

正綱常見性明心

談光景事殊時異

第四十七回

祖師慈悲救患難

道士方便試妖精

第四十八回

仙佛寶器收蛟患

祖師說偈視沙彌

第四十九回

善神守護善人家

惡黨聞災知警悟

第五十回

李老吝財招盜劫

仙官閱卷授誅心

第五十一回

阿諾享見成財產

大神送麒麟佳兒

第五十二回

悍婦凌夫遭鬼打

道人懲惡變驢騎

第五十三回

數珠子兩敵丸丹

舒鄉尊四知前世

第五十四回

高尚志逃名不仕

道副師見貌知心

第五十五回

怪犬變人遭食毒

鼠妖化女唱歌詞

第五十六回

商禮改非脫禁獄

來思信善拜胡僧

第五十七回

奸賊壞心遭惡業

善人激義救冤人

第五十八回

狐鼠怪掠美示恩

把來思救人失水

第五十九回

威神三阻狐鼠怪

菩薩兩查善惡賢

第六十回

把氏施膏母子會

龜精報怨說因由

第六十一回

捕竊變龜知苦難

僧人論酒說葷腥

第六十二回

道士三施降怪法

長老一靜服龜精

第六十三回

石克辱討飯乞兒

唵囉報冤家債主

第六十四回

駱周善心成善報

虎豹變化得人身

第六十五回

走獸飛禽堪度化

士農工賈被妖魔

第六十六回

士悔妄欺成上達

道從疑愛被妖繩

第六十七回

說苦樂廟祝知音

舉數珠長老破怪

第六十八回

赤風大王濟貧漢

青鋒寶劍化枯枝

第六十九回

救生命多保如來

面拐人木石幻化

第七十回

仲孝義解難甚奇

古僕人悔心救痛

第七十一回

舒尊長誤傷衙役

衆善信備問善功

第七十二回

走邪猿僕遭迷病

救乳烏虎不能傷

第七十三回

猿猴歸正入庵門

道院清平來長老

第七十四回

零埃打鳥遇妖邪

零地隨猴拴鴉怪

第七十五回

元來道者正念頭

青白船家救海難

第七十六回

辛苗叟公門方便

小和尚還俗養親

第七十七回

六老叟參禪論偈

三官長執冊說因

第七十八回

殷獨與鬼蜮結交

穆義同吳仁遇怪

第七十九回

奪人錢鈔遭人騙

肥已心腸把已傷

第八十回

顧名思義消冤業

化怪除邪總道心

第八十一回

花蛇怪自供惡毒

蠹道人篤信除邪

第八十二回

梁若娶妾得多男

邵禁因齋結衆社

第八十三回

八齋友各敘罪業

萬年僧獨任立壇

第八十四回

高義勸戒一兄非

高仁解散六博社

第八十五回

一偈謙光動傲生

五個精靈驚長老

第八十六回

無仁孽輩現精靈

有長前因呈長老

第八十七回

舒化修書請聖僧

怪狼聞經修善果

第八十八回

倚强凌弱反傷身

做賊偷牛遭怪耍

第八十九回

滄女胎村人作惡

查文卷大聖禮僧

第九十回

尼總持度狠了道

蘭員外警戒回心

第九十一回

化善因宗交感脉

客人貨出孝廉家

第九十二回

善狠得度歸人道

店主驚心拜鬼王

第九十三回

呪詛婆兒知悔過

姦淫魂夢踰東牆

第九十四回

建道場迎接高僧

試禪心顯靈尊者

第九十五回

陶情賣酒醉行商

王陽變婦迷孤客

第九十六回

衆商發心修廟宇

三僧說偈滅邪氛

第九十七回

諷經商真心呈露

惡鬼漢磨折疑心

第九十八回

蕭刺史重道敬僧

老祖師觀顏知喜

第九十九回

杯渡道人神鉢戲

波羅和尚顯奇聞

第一百回

東度僧善功圓滿

西域嶺佛祖還空

東度記目錄終

東度記

目錄

上

新編東度記卷一

榮陽清溪道人著

華山九九老人述

記引

西江月

傳記編成覺世。生人脩德南車。古今何必論賢愚。試閱記
中佳趣。

一切旁門外道。離我聖教皆虛。莫言釋道事同迂。功德匡
扶最著。

爲善申明旌獎。作惡法紀無私。天堂地獄豈差除。總在前
因今是。

幸逢太平盛世四方人樂唐虞消閒解悶這編書縛魅驅邪鬧處。

詩曰

海宇昇平五穀豐

巍巍帝德應飛龍

士農工賈安常業

禮樂車書入混同

道化洋洋歸聖教

賡歌娓娓頌皇風

莫言釋道無功德

盡在匡扶政教中

第一回

南印度王建佛會

密多尊者闡玄宗

話說混沌初分天地爲兩儀日月星辰爲四象山川草木飛禽走獸數不盡的萬物生於其中卽人亦萬物中一物只因人靈物蠢人有知覺智識能言善語故配天地爲三

真正
大光明

才乃最靈者。以本來原有個正大光明的道理。自生來在孩提時。混混樸樸。未凋未漓。光明一理。包含五內。及至長大成人。知誘物化邪魅外侵。本真內鑿。把個大道喪失。所以萬聖千真。立言行教。只要人克復本來見性明心。這克復的何事。明見的何物。就是爲臣的。既受皇王官職。盡心事主忠義報國大道。何等光明。乃有一等貪位慕祿。希圖富貴。惜身家不顧國。那裡知根本既壞。枝葉終傷。後世子孫寧保不壞。爲子的要思身從何處來。乃父母生育。且說那十月懷胎。三年乳哺。何等深恩。孝敬不違。勞而不怨。大道何等光明。乃有一等爲子的。貪妻愛。縱私慾。不孝雙親。

那裏知天鑑不宥。王法無私。報應却也不小。爲弟兄的。原該念父母血脉。同胞生來。弟敬兄。兄愛弟。何等光明大道。乃有一等。爭家產。爲錢財。視弟兄如陌路。待手足如寇讐。那裏知天合的弟兄。旣失。人合的財產。怎長爲夫妻的。陰陽配偶。子孫相承。相愛相憐。何等光明大道。乃有一等。貪淫縱慾。棄舊憐新。憎妻寵妾。更有淫妬婦女。不守妻節。敗壞風俗。多有性命不保。爲朋友的。要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大道何等光明。乃有一等。勢利交。酒食友。處富貴親如手足。當患難視如路人。那裏知天道好還。災難莫測。誰爲救恤。這五倫道理。正大光明。人能永保不失。自然邪魅不

侵災害不作。福善資身。以完全生人道理。便是聖賢仙佛。也不過克全了這道。少有所失。便入邪宗。後有清溪道人五言八句。指出克復光明要法。

詩曰 大道原明徹 邪魔擾世緣 莫昧菩提樹

須開寶葉蓮 五倫同此理 三省卽先賢

克復工須易 予欲又何言

且說東晉孝武帝寧康年間。天下廣濶。海宇遐荒。出中華外國。有五印度國。一個南印度國。海邊有一漁父。名叫卜老。因他終日面無戚容。見人只是嘻嘻。人稱他做笑不老。他夫婦兩個。日以捕魚資生。一日捕得巨口細鱗。將欲烹

食。只見那魚有乞哀貪生之狀。夫婦憐慈動念。乃計議放生。把這活魚仍投海水。那魚洋洋遊去。夫婦二人便思持齋改業。怎奈邊海無策贍生。正窘急處。忽來一個老僧。到門化齋。只是大笑不止。漁父雖笑。這日却有些戚容。老僧笑問道。漁翁貧僧素知你好笑。今日何故面色悽悽。漁父強陪笑臉。那漁婦便答道。師父你有所不知。我夫婦原以捕魚資生。近爲捕得一魚。將欲烹食。那魚狀若乞憐。我夫婦不忍。放他歸海。因思人生世間有可充腹之物。有可治生之事。何必傷物性命。以養人身。棄了此業。又無計資生。我夫爲此戚戚。但我夫平日好笑。他道有魚便有酒。有酒

便有笑有笑。乃不老人。所以因他姓名。遂呼他爲笑不老。不知長老也。笑不休。却是何因。老僧答道。貧僧打從中華來。到一處白蓮社。遇着一位遠公和尚。他有虎溪三笑禪機。授我。因此學他之笑。一路化齋到此。逢人便笑。海邊村戶人家。都叫我貧僧做笑和尚。漁父笑問道。師父我笑有。個話頭兒。你笑不知可有。老僧答道。貧僧有幾句話頭。漁父道。請念念我聽。老僧一面笑着。一面口念着。乃念道。

笑笑笑。誰人識得這關竅。遠公傳我這根因。我因解得笑中妙。豈是癡。非是傲。說與漁翁休見。請你今向我似笑人。我向你笑。有玄奧。笑嘻嘻。自知道。非是笑九流。那

是笑三教。不笑爲臣忠。不笑爲子孝。不笑白髮自紅顏。
不笑賢愚並不肖。也不笑矜驕。也不笑勢要。也不笑東
施嫖母陋效顰。也不笑子建潘安才與貌。那笑陶朱倚
頓富多金。那笑范丹蘇季貧無鈔。非是笑愚頑。不學甘
棄暴。非是笑旁門。註誤入左道。非是笑瘖聾瞽目不成
人。感歎悲嗟怨天造。仰天終日笑無休。今笑漁翁寄長
嘯。這呵呵。有獨樂。這哈哈。有自好。只爲太平時序樂雍
熙。但願豐亨無旱澇。四時佳景物色奇。風花雪月堪歡
躍。一身丟開名利關。煩惱憂愁俱不效。古往今來只如
斯。家風落在這圈套。你也嘻。我也笑笑。的是浮生空自

忙。是非鬧爭鬧。人生何苦皺雙眉。且學老僧腔與調。

笑和尚念畢。乃問漁父。你的話頭兒也。念念貧僧聽。漁父笑道。長老。我的話頭兒。却是四箇西江月道。

歎世悲哀憂戚。怎如哈哈嘻嘻。人生縱有百年期。幾被憂愁奪易。

智者雖教看破。人情自古難齊。得歡笑處且怡怡。好箇呵呵生意。

滿屋哄堂大噱。一人獨自向隅。世間惟有這鬚眉。也叫他立身天地。

笑伊禿髮何事。笑我終日漁魚。只有沽酒落便宜。因此

呵呵爲計。

笑和尚聽罷笑道。漁翁你既呵呵爲計。怎的又面帶憂容。漁父道。師父你不知。我前捕得一巨口細鱗。將烹而食。那魚狀若乞憐。我夫妻一時不忍。縱放他生於海。那魚得水悠悠洋洋而去。因此我夫妻要持齋改業。又慮資生無策。因此憂慮不覺見於面。使師父見知。笑和尚笑道。漁翁你夫妻既發慈悲。放生活物。我貧僧自有個與你資生計策。昨遊海岸見一物。放大光明。近前看是何物。乃是一件寶貝。欲要把這寶埋藏海岸沙中。你夫婦既有放生活魚的仁心。貧僧豈無爲你資生的好意。你可將此物上獻與國

冥冥
去時時
送來

王大則授你一官半職。小則賜你些金銀。何須慮養生度日。漁笑問道。師父你見的是何寶貝。笑和尚答道。此寶不是凡寶。你聽我道。

一粒如粟。千劫不壞。堅牢不說金剛。九轉煉就萬道霞光。照曜堪同日色。問根緣從靜定中生。出說奧妙。自虛靈處發祥。如如不動。行無所住。纔有這樣圓通。豈是那般虛幻。總來一個老禪和。留却久修舍利子。

漁父聽得笑道。我也曾聞僧家久修得道。化火自焚。必留一粒舍利。萬劫常存。但這寶貝上獻國王。安知他也受不受。且這寶今在何處。何計取來。笑和尚笑道。此寶遠則九

萬鵬程路尚近。近則一剎那間取卽來。人人皆有。個個不無。乃自胸襟內取出。付與漁父。道舍利此物。就是漁父好去獻王。漁父接得寶貝在手。那和尚化一道霞光而去。漁父得了舍利。打點進獻國王。不題。且說南印度國王歷代傳來。崇奉三寶。到一個國王名德勝。生一子心愛出家。修行成道。法號不如密多。這尊者誓願普度羣迷。同歸大道。後成正果。位證二十六祖。演化東印度。此係前東度二十七祖成道。嗣後南印國王。又傳位一個香至王。生三子。其季子名菩提多羅也。只愛出家。法號達摩。這老祖得二十七祖法器。欲繼普度之願。乃率弟子。演化本國。雖本無言。

之教。一意度人。明心見性。遵行正大綱常。自西竺東來。還梁武帝。言論未合。摘蘆渡江。遺留聖跡而去。此乃後東度。今且按下不題。再說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聽得海邊漁父。進獻舍利子。乃到國王殿前。果見王坐朝。執事多官拜罷。一官朝王奏道。今有海邊漁父。進獻舍利子。國王聞奏道。國以賢爲寶。民以食爲天。進獻的。不以賢。不以粟。那舍利子。要他何用。令執事官不得傳呼。正纔傳令。只見殿堦前一個僧人。身披着錦爛袈裟。手執着九環錫杖。却不是近地來的禪和。也不是外國到的長老。乃是蜜多尊者。國王一見便問。汝有何意見朝。尊者答道。臣僧聞漁父進

寶特來謁王。國王道：「予正在此說這寶無用於國，免傳他進。」尊者答道：「我王以何爲有用？」王曰：「進賢治國，獻粟食民。」這却有用。尊者答道：「信如王言，但臣僧願王收此舍利，蓋座浮屠寶塔藏了，建個佛會道場，以修功德，以遂臣僧普度化緣。」國王聽得尊者道場功德之言，乃問道：「道場功德何在？」尊者答曰：「在王一心。」王曰：「予一心，只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尊者答曰：「王心敬天，自然風雨調順；王心法祖，自然民國泰安。」王笑道：「這道場，予知之矣，但不知此外更有何功德？」尊者答道：「建立道場，小則悔過消愆，大則超亡薦祖，功德甚多，却也說不能盡。」王又笑道：「予嘗聞子有音變。」

人是是
勝人

化緣之願。且說佛會道場。俱爲外務末節。尊者答曰。佛會功德。卽是度已勸世。化俗於功德最大。王又問道。怎麼最大。尊者答曰。君子遵守王法。小人犯禁行惡。縱有刑加。藐然容有。不畏及聞佛會。便起敬心。不說三尺之嚴。頓悔一朝之過。有助政教。故云勸世。若上智不須佛會。君子可無道場。化善信修陰功。前人留下這功課。願王遂臣僧普度化緣之行。王乃笑道。據汝宣說。予正欲使四民守法。或有藐然不遵。使他同歸於善。便就修建一個道場。以答謝天地。未爲不可。乃令衆僧。依擬科儀。建立法事。立尊者爲班首。尊者辭曰。臣僧時有靜功。未便班居衆首。王依奏。乃立

衆僧中有德行者。職司班首。以尊者主壇。道場旣建。水陸畢陳。雖遂普度化緣。實乃祝延王壽。

按道場功課。燈燭虛儀。菩薩豈拜念所干。佛祖非香花所愛。只是善念在人心。昭格在禱祀。那一念投誠。修建陽長陰消。福緣善慶。盛世不廢功德。有些。

按下尊者爲王啓建道場不題。且說崑崙演派。蓬島分流。海有五嶽四瀆。名山勝水。那一處不藏隱着神僧高道。有座崆峒深峽。削壁玄巖。中藏着一個全真道士。法名玄隱。這道士他服炁不服氣。已列仙班。修性復修命。將成正果。一日偶出洞門。忽聞香信。把道眼遙觀。便知南印度國中。

是子

修建勝會。乃向道童說道。國度焚修。我與汝當隨喜。我如青鸞先行。你可深鎖洞門。身騎白鶴。後來道童唯命。只見道真駕着青鸞。頭顏霄漢。上下玄穹。霎時到了國中。入得道場。先禮聖像。後接衆僧。便問主壇衆僧答道。主壇尊者入定未出。道師當謁國王。道士依言。先朝見國王。方來壇中拜謁尊者。此時尊者出定。兩各敘禮通名。道士乃向尊者問道。禪師你佛會。何因修建尊者答曰。爲王得舍利。且因貧僧有願。普度。故建此道場。道士道。何樣科儀。怎生功課。尊者答道。酌水獻花。焚香課誦。道士笑道。此燈燭會耳。尊者亦笑道。玄門依樣。也有醮事。道士笑道。吾門固有。但

兩規則
非

切語一
記齊脉

其中如導氣運神。水火煉度。還有一種實用工夫。如龍虎坎離。嬰兒姤女。九轉還丹。一真朝聖。便與師尊。空門大異。尊者答道。道師說果不差。只是吾門。豈專焚修課誦。徒張鐘鼓香花也。有入定出靜。實用功德。與道家共派同流。只是後人分門立戶。各顯其宗。毫厘之差。千里之謬矣。道士道果如師言。吾門抱元守一。卽是釋家萬法歸一。釋家言五蘊皆空。卽是吾門常清常淨。又何差別。尊者道。無始以來。我與道師。心同此理。但願後人各歸正向。勿入邪宗。若有矛盾爭岐。須引他轍轅。共軌。道士唯唯稱善。後有稱兩教事異功同。五言四句。

詩曰 道行正乙法 釋修勸化因 有如撫共勸
總是正人心

第二回

道童騎鶴闖妖氛

梵志惺庵留幻法

話說道士與尊者。闡明玄宗。僧道衆信。各各開悟。始都說
兩教原自合一。國王傳令旨。齋供了道士。給賜了衆僧。當
時見聞的。也有披緇入釋門。也有簪冠投道教。尊者與玄
隱俱各指示他個入門路徑。各各感歎。稱揚道場既完。玄
隱仍駕青鸞。回歸洞府。只見洞門深鎖。不見了道童白鶴。
把慧眼四顧。屈指一推。道了一聲呀。道童誤入旁門。白鶴
倦投蜃腹。雖然是邪。魅迷真。却也是他貪痴。被誘本當救

援歸正。一則道童有誤入旁門之難。一則丹鼎有鉛汞將成之功。且效羲皇北窻高卧。後有贊嘆玄隱修真樂處。七言四句

詩曰

快活仙家遠俗塵

茅庵草舍養精神

任他童鶴迷邪魅

且作羲皇枕上人

話說道童騎鶴。蹁躚雲漢。只因領師旨。鎖閉洞門。那青鸞先去。他與鶴未逐鸞飛。一時離了海島。在那半空觀望。景致。只見那空中樓閣重疊。樹木森森。不說洞府之居。儼似神仙之宅。乘鶴徑投。那裏是雕梁畫棟。睜睛去望。原來是氣化虛形。却不是別物。乃是雉鳥化生的海屋。邪迷逞弄。

的妖氛。樓臺盡皆幻設。樹木都是詭裝。引那鳥倦投林。便張喉吸腹。那蜃也不知是道童人類。靈機應物。怎肯與蜃吸吞。兩各渾攪爭強。畢竟人強物弱。鬧不過人。故道童得鞭鶴。仍出蜃口。登得海岸。却把個精神。被蜃爭奪耗散。那白鶴也力倦心疲。俱在海岸上喘息。有分付。

邪魅迷却真常性

萬種因緣變化生

却說天地生育萬物。既有個陰陽消長的道理。便有個胎卵濕化的根因。乃人從胎類。禽屬卵生。一切昆蟲。或因濕化。人在胎生那上一等。王侯卿相。或是神聖。臨凡。或是星辰下降。又一等富貴中人。多福多壽。或是善人轉化。或是

忠孝脫生。那最下的一等。疲癯殘疾。困苦刑傷。縱然說是五行坎壙。二氣乖張。却也多有心地黯黩。過惡昭彰。若不知改行從善。把心地明正。這陰陽五行。却也真個奇怪。不變轉在自身。就更張在後代。世間既有這陰陽變轉的道理。就在個主宰。這道理的聖神。故此冥冥中。有個掌脫化生死的主者。只說這國度海隅。有一地方。名喚惺惺里。其中有一姓卜之家。人戶衆多。那漁父笑不老。便是其族。只爲他夫婦捕魚資生。一時感發善心。放生活魚。冥冥就遇着神僧。與他個舍利寶貝。進獻國王。賞了他金銀歸家。改了這捕魚生理。做些有本營業。却說這卜老有個族弟。

喚卜公平。只因他心地淺窄。行事刻薄。村里起了這個姓。名卜老年近五旬。尚然乏嗣。冥司掌管脫化王者。一日檢閱善惡簿中。觀見漁父積善根由。得了神僧舍利致富。乃道此等善良。一富未足以報。及查卜公平無甚過惡。只爲心地不明。行事刻薄。便道此等。寧無報應。乃查他二人後嗣。俱該不絕。遂於脫生簿上。註筆卜公平將雉化蜃爲他後嗣。卜漁父把迷蜃鶴作他兒郎。註定生期。令投胎舍。爲何把這兩種脫化。只因蜃逞妖弄詭。於生前便教暗昧頑冥。於再世那鶴本自海島。素有清修。旣從羽化。免墮卵生。又因漁父善念感召。卜公平刻薄。因由報應。昭彰誠爲可。

畏後有歎蜃蛟脫化一詞黃鶯兒道

蜃氣化爲樓。誑飛禽。吸入喉。亭臺花榭皆虛謬。

飛鶴倦投。道童誤遊。些兒險做他糧糗。轉輪愁。

狡奸脫化。頑鈍沒來由。

却說白鶴與海蜃俱化。道童見白鶴望空颺去。也只道他
回歸海島。自己一個。被那蜃氣奪蔽真靈。終日海上往來。
却遇着一個道者。乃海上修行之輩。他連毛髮。若似全真。
剃髭鬚。又同長老。想是半從釋教。半從仙。半悟禪機。半悟
道。這道者遊方海上。遍謁村中。到得這惺惺里。却遇着卜
公平老者。正產一男。生下來。渾渾沌沌。夫婦心情不喜。見

了道者入門。忙延他上坐。乃問道。師父何方來的。何姓何名。有何道術。道者答道。小道邊海人氏。法名梵志。只因指甲。修長。人都呼我長爪梵志。若論道術。有呼風喚雨之能。倒海移山之法。只因我兩教雙修。又好些旁門外術。故此未成正果。昨遊海岸。到得貴村。見有毫氣漫空。却從善人居屋上出。知必有好事在門。因此來。一則抄化。一則妨賢。卜老答道。正是日前。我族間生一子。清標雅致。只是畧有些瘦弱。我也產了一個兒郎。却渾渾沌沌。似一個頑鈍之子。不知這是何說。梵志答道。小道善醫調管。你這瘦弱的。強壯。蒙懂的聰明。卜老大喜。便留在家供奉。一日遍會里。

中親友各捐金錢蓋造一庵。名喚惺惺庵。怎喚做惺惺庵。只因里喚惺惺。便就庵同其里。惺惺之義實乃方寸一竅。通靈這梵志住在庵中。依方調治。這頑鈍之子。日益昏蒙。那瘦弱之男。尤然憔悴。心下思量良藥。却好正行海上。尋取仙方。遇着一個道童。行走到來。向梵志稽首。梵志問其來歷。道童却是蜃氣蔽了靈機。不能應變。便把笑和尚指爲師說。道自幼出家。隨僧迷失父母籍貫。梵志見其伶俐。乃留在惺庵。收爲弟子。教他些障眼幻法。這道童却也心地聰明。都是妖蜃邪魔在腹。那移變幻甚精。梵志一日見醫兩子不効。久住意懶心灰。又見道童法術。到比師高妙。

幾倍。思量携了徒弟遠去遊方。又恐笑和尚來尋道童心。生一計。對道童說道。你隨我日久。學法頗精。但你舊師來尋不便。我與你且離此地。前往別方修行。只是這卜老等愛厚未酬。二老之子。藥醫不効。我欲小試一法。使他不疑。不怪。方與汝去。道童答道。師父要行何等之法。梵志道。必須把他兩個小子。病根除去。得些金寶謝他。方纔快樂。道童道。這有何難。却好兩個雀兒。在屋簷飛躍。道童把氣一吹。那雀兒頃刻跳下地來。變化兩個孩子。一個肥胖。跳鑽鑽。一個俊聰。伶俐。道童喝道。速去遮瞞了來。只見二雀變的孩子。飛空去了。梵志喝采稱妙。他却也就念動。

不忘
有幾

呪語平地。下裂一穴。擁出金銀無數。師徒正笑間。只見庵門外一個漁父。一個卜公平。同着三五會友。笑嘻嘻進庵來。見了梵志師徒。又見滿地金銀。這幾個人。利欲心動。你搶我袖。便忘了親友情分。幾乎爭毆起來。那裡禮甚道者。搶奪了一會。去的去。留的留。漁父與卜老方纔稱謝梵志道。師父好妙劑。好藥方。兩家孩子俱病愈。就如換了個人一般。不是師父建此庵。我們怎得這許多金寶。梵志隨答道。正是小道。久在貴地。多承供養。無因報答。天教二位麟郎病愈。且賜許多金銀。足以酬謝。列位高情。今日良辰。欲要携徒。前往名山洞府。訪拜高賢。衆人苦留。梵志只是要

行留的是金銀。動了衆人心。這會卜公平等處。梵志當時。拜辭了衆老。携着道童前去。又恐笑和尚趕徒弟。乃留下一種幻法。以防去後。他怎知道童妄說舊禪師。幻法空留。遺笑柄。後人有歎利欲動人。世法障眼。一時梵志與道童。僞弄的機巧。不但使人喜喜歡歡離別。且令衆老各各忘義捨爭。一詞乃是此詞曰

世道堪嗤。利名可知。金銀未見。甚契濶情愛。
抖然物慾。動心貪癡。那顧親朋。爭少攘多。恨
力綿勢弱。一脚踢倒這心思。且遂却。我眼前富
有。管甚奸欺。

按下梵志携着道童離惺惺里前行。且說尊者自道場圓滿國王賞賜了漁父把舍利子。建塔安痊了。一日朝會大衆只見丹陛之前尊者立地口稱辭王東遊行度國王問道子欲行度當於何所尊者答曰臣僧隨方而化因類而度無有成心安有預所王曰汝試說明予因知汝去向尊者把慧眼一觀乃答曰臣僧行度多在東方去來有日願王保愛聖躬毋忘調攝國王肯首於是尊者稽首辭王收拾衣鉢擇日啓行當時門下有四個徒弟尊者只欲帶一個隨行乃設一問難以試却將手內數珠喚四徒近前說道汝等隨吾日久個個體愛但東行不能俱隨欲同一個

外遊。今以禪機爲試。汝等說是何物。當時一徒名喚元湛。答道。師父手中却是數珠兒。一徒名喚元同。答道。師父手中却是菩提子。一徒名喚元空。答道。師父手中却是念頭兒。一徒名喚元通。答道。師父手中却是不忘佛。尊者聽畢。乃令三徒侍奉香火。共守常住。只帶元通一人隨行。三徒不樂。尊者道。汝等三人不須懷愠。後有繼吾東度僧人。汝等因緣終成。再劫。三徒各各惟命。至期良辰。乃辭朝及諸宰職。並僧俗人等。出了國門。望東前進。後有五言八句贊歎尊者東度勝舉。

詩曰

世俗染多迷

何獨東印度

各具明鏡臺

苦被紅塵誤 尊者大慈悲 指引光明路
願拂一朝新 而無有恐怖

九九老人讀記有七言八句以贊功德

詩曰 莫言東度事荒唐 縛魅驅邪正五常

悖理亂倫歸孝弟 移風易俗樂義皇

格心何用弓刀力 化善須知筆舌強

更有虔誠勤禮拜 敬天敬地敬君王

話說玄隱道士高卧北窓忽然覺來想起童鶴未歸乃喚青鸞近前囑付道誤入蜃氛固是道童翱翔住翮却乃白鶴你與他兩個同道遙吾門今他迷却故鄉你寧無拯救

那青鸞聽得仙音，即便六翮凌空。片時到地，在那海岸。左
眇右顧，白鶴杳無踪跡。道童却在惺庵，乃一翅飛來，直到
庵前。未隄防，梵志已留幻法。道童久離庵門，偶然絆索飛
來，把個青鸞兩翅，雙足牢拴緊縛，掙挫不脫。那看守惺庵
火居道人，忪將青鸞捉住，剪了翅兒，堦前畜養。這正是

邪氛迷去千年鶴

幻法牢拴兩翅鸞

不是聖僧行普度

山中怎得好音傳

且說尊者與元通弟子，自出東廓，望前行走。到得一村落
人家，這村落左環高山，右臨瀚海。尊者與元通見了，說道
你看這村人家，樹木森森，風烟蕩蕩。山明水秀，犬吠鷄鳴。

却也好個村落。元通答道果是好個村落。怎見得。但見

蒼蒼山繞屋左。玉壁何殊。茫茫水演居右。銀河渾似。綠
樹擁出青烟。縹緲繩樞甕牖。碧波橫飛白霧。縈迴東岸
西洋。鳥韻鏗鏘。應谷聲和律呂。魚麟烟爍。翻錦浪鼓精
神。樵子漁夫。東歌西唱。山光水色。朝變夕更。都鋪敘的
滿村景致。足見的一境風光。且是徑通大道。往來何必
問津。只見庵閉重門。清幽可堪寄旅。

尊者與元通走到村口。不見居人。但深入林間。只見一座
茅庵。門懸一扁。上寫着惺惺庵。尊者乃令元通擊門。庵中
忽應聲開戶。却是一個火居道人。見了尊者。師徒便請人

內堂裡坐。尊者瞻禮聖像。道人隨捧出清茶。尊者接茶在手。便問此庵何人所建。何宅香火。道人答道。這庵昔有位道者。在這鄉村化緣講道。村間檀越發心。蓋造這庵。與他棲止。他居此日久。心煩。日前辭了村里衆檀越。往東去了。尊者問道。道者講的何道。道人答道。他隨人詢問。應對却也不窮。只是法術果然高妙。神通真個不凡。他有呼風喚雨之能。倒海移山之術。不是那平常掛搭僧人。豈同而今化緣道士。尊者聽了。微微笑容問道。你這村間。却是那個檀越重僧。那個善人庵主。小僧師徒路過此間。也要拜訪一二高賢。正說間。只見庵外一叟。走進門來。見了尊者。便

施禮問道。二位長老從何方來。要往何處去。那寺院出家。甚姓名呼喚。尊者不言。元通乃答道。貧僧打從南印度國中而來。要往東印度國內而去。自幼本國出家。名號不敢隱諱。偶造寶庵。不勝輕妄。請問老施主高姓大名。老叟答道。老夫姓卜名公平。這村間。只因往年。來了一位道者。深有道術德行。在此化緣。我們幾個道友。蓋造此庵。與他棲止。近來因他收留一個迷失道童。教習他些幻法。被人識破。故此辭別這坊。往東去了。元通笑道。適纔道人。甚誇他法術高妙。老叟因何說他幻法。卜公平笑道。比如老夫產了一子。甚是頑鈍。他道能醫。日久不愈。乃設幻法。把個雀

兒變做孩子。哄誘我家。一時甚喜。及他離庵去遠。這孩子
卽露本相。又道久擾我輩平地。現出金銀誘哄我們爭奪
一番也。待他去遠。俱是些磚石。故此這道者損了一去之
名。若猶在此。有何面目。尊者聽得不言。只是微微而笑。元
通乃向卜叟問道。叟孩子如今却如何。卜叟答道。犬子只
是渾渾沌沌。矇然不曉。元通道。醫此何難。卜叟笑道。日前
道者也是此話。師父你又來調謊。元通答道。小僧不敢欺
詐。古人說得好。大病用功。小病用藥。若叟孩子這恙。可以
不藥而愈。卜叟聽說大喜。便留尊者師徒在庵居住。次日
衆老齊來探望。却好漁父在內。他認得尊者。乃道原來是

建道場主壇的師父。且問治療孩子何方。元通又把前話說出。尊者但笑向元通說道。徒弟說差了。兩個小孩子。既不用藥。却行何功。元通答道。藥既不用。功自有方。乃向尊者面前。把胸腹上一摸。尊者點首。却是何義。

第三回 蒲草接翅放青鸞 鎗棒化蛇降衆少

話說元通手摸胸次。尊者點首。衆老中一人問道。師父明白見教。功是何用。藥是何方。摸胸是何主意。元通答道。功乃出定入靜。孩提之童。襁褓之子。不識不知。况且渾沌。如何教行。藥固有方。難醫冤孽。如何得愈。摸胸之意。小僧愚見。要老叟。自揣此胸內。曾有大聰明。過智計的處麼。這老

者聽了。把卜公平看了一眼。也點兩點頭。又問道。比如我這笑不老的。孩子却伶俐。奈何憔悴瘦弱。元通不能答。尊者道。這亦有因。何勞老施主過問。貧僧既有願行。方普度。自有治療良法。異日當細與施主詳明。衆老唯唯。各去。謫量齋供。尊者乃與元通。尋個潔淨居室。方鋪下蒲團。只見一隻青鸞。被道人剪禿雙翅。飛揚不起。在雲堂階廡。行行走走。似有悽慘之狀。尊者見了。說道。青鸞。你何事悽慘。必是冤枉在。心想你展翅。雲霄棲形。海島食松。飲泉與鶴。爲侶。何等極樂。今日到此。豈是貪茫茫之苦海。戀擾擾之紅塵。苦被凡情。羈留在此。尊者一面說歎。一面把鸞翅梳理。

短處將蒲草接長。一口氣吹在鸞身。那鸞抖一抖羽毛。展一展雙翅。騰空飛起。翱翔上下。幾回直向海南而去。忽地道人走來。見尊者放了青鸞。急的大驚小怪。說道師父。你如何放飛了我參養的青鸞。尊者不答。那道人不住口的咕咕噥噥。瑣瑣啐啐。元通乃說道。道人你既入庵門。當宗釋教。我佛以慈悲爲念。方便爲門。只有開籠放雀。那有參鳥爲歡。且道人不知你。我心情與飛禽何異。譬如人被羈囚。苦惱何狀。飛禽被縛。所以慘淒。道人笑道。禽鳥心情。師父原何得知。縱有心情。蠢然時有時忘。非比人類。元通笑道。你可謂無慈悲矣。出家人第一功德。在這兩字。你若見

得透。參得明。何必敲鐘擊鼓。焚香禮懺。以求超脫。若執迷不悟。一時便沉淪萬劫。道人聽罷。便向元通稽首。後有感此警勸一律。

詩曰

世間何事最行非

豢鳥籠禽事可悲

剪翅拔翎繩絆住

粘膠編竹鐵絲圍

爲伊取樂消閒晝

害我同生性命虧

勸世三春休捉鳥

巢中子望母飛歸

元通與道人。正講完。放鸞功果。却好衆老。捧着蔬食素供。到庵來。齋尊者。師徒二人。坐間便問。二位師父。既往東。却爲化緣。還是訪道。尊者答曰。化緣乃事。訪道亦心。只爲小

任庵廟
寺院也
要聞問

人心澹
濁厚木
相共

僧有願普度。故此東行。且問衆檀越。貴村喚惺惺。這庵亦喚惺惺。其義小僧知矣。只是其間。怎麼有些渾渾濁濁氣味。衆老笑道。師父如何說此話。尊者答曰。小僧望氣。欲要推情。不是居此庵者。有物慾之染。便是構此庵的。無正大之心。一老笑道。師父也說的有理。見的頗真。就如往日。那長爪梵志居此。釋非釋。道非道。不聞他講道參禪。每見他收徒演法。居庵日久。無驗。往東去了。尊者道。不是不是。常言道。出家清淨。那有塵氛。這濁氣。另在別項情由。一老道。這情由可碍甚事麼。尊者答曰。碍事。比如濁濁就碍惺惺。一老笑道。是了是了。乃向卜公平說道。老友你莫怪我說。

就你身上。便可知矣。你爲人平日行爲少厚。智計太深。難道你生的。却是個懵懂之子。我常見人家。父若渾厚。生子必聰。父若刻薄。生子必魯。公平每日。却有些不公平。卜老聽得。便向尊者問道。師父我友此言。信有信無。尊者答曰。寧可信有。不可信無。卜老道可更改的麼。元通答道。小僧摸胸。就乃此意。梵志師徒。未得醫此妙法。空費方書。徒施幻法不驗。毋怪其去。卜老道老夫便認這冤愆。望師父搭慈航垂普度。但求先將孩子醫好。自然不忘功德。元通答道。欲醫孩子。當先醫父。欲療凡私。當行靜定。老叟若肯效我小僧行一片靜定工夫。把凡私動於昔年者。借這工夫。

一時掃盡再悔却昔年冤愆急行些今朝的寬厚這是欲
茂枝葉先沃本根根本既沃枝葉必榮轉暗爲明這感召
分毫不爽卜老贊歎信服便拜跪庵堂求師開度只見那
笑不老漁父近前說道師父說家老是了只是老夫也生
一子却不鈍但瘦怯多灾這是何因元通道老來生子必
是你陰德所感冥冥自有脫生王者豈肯誤你這老來精
血不比壯歲瘦弱何妨但把心術常端自然孩壯漁老點
頭衆老吃罷素供隨散只有卜公平要求靜定工夫他却
存後尊者師徒也不拒他便口傳定靜之訣後有誇揚尊
者師徒開度卜老洗心改厚八句五言

詩曰

刻薄生愚昧

因緣最不差

洗心由卜老

普度羨僧家

刻薄還忠厚

根修自好花

人能存善念

跨竈必由爺

話說卜老者得了師徒十之一二靜功口訣回家做效打坐。老婦問道。老官今日庵中回來。如何不睡。却曲膝盤足。有何說話。卜老答道。庵中師父傳我坐功道理。老婦道。這道理有何好處。卜老答道。那師父說坐功便是修養。一則保命延年。一則消愆悔過。好處說不能盡。老婦道。如你這半夜不睡。坐的可有好處麼。卜老道。有好處。有好處。比如我方纔坐着。三年前人頭上欠我的本利都想明白了。老

婦道這果然有好處。按下不題。且說梵志携着道童。行到一村庄。名喚岐岐路。怎叫做岐岐路。只因途徑繁多。路中有路。便立了這個名色。這地方路既多岐。人却也稠密。村中聚着二五少年。閒遊浪蕩。弄棒舞鎗。跌對走拳。正在那裡戲耍。却遇着梵志到來。便問道。道者何處來的。要往何處行去。你這一個長指甲。又帶着一個小道童子。遊方化緣。若撞見不良之徒。如何抵對。梵志答道。不良之徒。豈肯傷害我出家之人。少年道。不良徒。或有看你出家面上。饒你。倘若山林曠野。忽然虎狼相遇。他却不饒。如何行得。就如我們武藝精強。拳腿利便。思量要出外行走。也怕不良

狼虎。梵志答道。貧道自有不怕手段。對敵行頭。莫說貧道就是這小小道童。也有來歷不怕。只見一個少年聽得變了面皮。笑道。道人誇嘴。你兩個怎敵得當坊一村人衆。且莫說衆人。比如只我一個在此。你敢比較拳脚麼。道者道。這怎敢與施主爭能。但貧道遠遊訪賢。也要收攬一兩個門徒。修行了道。只見又一個少年說道。道人你既說小小道童。也有來歷不怕。如今就與他比對個拳脚。梵志猶前謙讓。道童乃動嗔心。說道。施主們莫要輕視出家人。憑你誰來比對。一個少年。乃近前一掌打來。說我與你比對。這道童不慌不忙。伸了一隻右手去搪。那少年手掌盪着道。

童右手膊上就如鋼鐵一般。擊的痛不可忍。縮了回去。便飛起脚來。踢着手膊。如前添了一聲響。那脚疼痛。站立不住。往地坐倒。衆少年見了大怒。道。諒此小道童有何手段。對倒我們朋友。齊執棍棒起來。說道。道童你能使棍棒麼。道童道。請施主先使一看。一少年忙輪起棍。左旋右轉。使個五路。道童也接過棍來。前花後攬。開個四門。少年中又一個拿過棒來。舞一回蛟龍出海。虎豹奔林。道童隨也舞一回泰山壓頂。枯樹盤根。衆皆喝采。此時喜壞了梵志。却惱了衆人。一少年執過一桿。明晃晃。蜂刺刺。長鎗。直向道童截來。道童一跳在高阜之處。答道。善人如何動了嗔心。

惡意却莫怪我小道動麤魯了。把手一揮。只見那鎗棒盡變做長蛇。張牙吐舌。直去咬那衆少年。衆人慌怕起來。齊齊跪倒。只叫饒命。越叫那蛇越咬。梵志笑將起來。分付道童收了法術。道童依師之言。收了法術。這蛇依舊是鎗棒。在少年手內。衆少年互相計議道。這遊方僧道。那裡是武藝精通。都是障眼法術。我們雖學盡十八般武藝。怎敵得他這樣神通。不如拜入他門。做個徒弟。學幾件法術。却也好遠走江湖。計議定了。便齊齊下拜。說道。我們村野凡夫。不識至人。請二位師父到我村裏。開宅靜居。少住幾時。胡亂齋供。休罪唐突。褻慢。梵志正欲再招一二門徒服侍。便

還是師
孫備說
那知兩
海宗

滿面笑容答道。貧道正欲借個草舍茅簷。靜居閒宅。脩真
講道。打坐參禪。便是招一二個門徒。相共修行。這也是夙
願。乃隨衆少年。入得村來。果有空閒草屋。師徒進屋。衆少
年齊齊禮拜。要做門徒。梵志乃開口問道。吾門原要清淨。
吾道本欲正脩。只是你等立意何向。衆少年開口。也有願
學道希仙的。也有願參禪拜佛的。也有願習燒丹煉汞的。
也有願採陰補陽的。也有願築基煉已的。也有願呼風喚
雨的。却又有願演習幻法的。說道方纔鎗棍變蛇。手膊化
鐵。這法兒甚妙。我若爲弟子。先求傳授這兩種神通。梵志
笑道。我門中道理甚玄。法術頗多。儘教你學。只是我却容

納不多。看你衆人修煉習學。待各相得手精妙時。再有進退去留之術。衆少年唯唯各退。隨願去學。梵志與道童住在此空閒屋內。教習衆少法術。諸家道理。後有譏旁門幻術。非修道正趨。五言四句。

詩曰 正道原當習 旁門未可由 清時有名教 何事不來投

話說尊者與元通住在惺惺庵。時常把定靜工夫。教這村老衆中也有得法能行的。也有魯鈍不能的。惟笑不老與卜公平兩個得了幾分傳授。一日卜公平坐入靜中。偶然入了個境界。似夢非夢。見一座公堂。上坐着一位官府。公

蕭

平向上謁見只見那官府檢閱一本簿籍說道你見我的
可是卜公平卜老答道小人便是官府道你這人平昔用
心太過刻衆成家當報你個黠黠之子不通世務可喜你
遇神僧點化改過寬厚存心當使汝子由昧復靈卜老稟
道小人怎該得此子因何黠黠官府道此子乃海蜃化生
只因海蜃生前詭設樓臺誘吞飛鳥故此這般報應卜老
道蜃乃昆蟲既詭譎害物當降罰他如何反投人道官府
道只因他吸了白鶴得了道童仙家此正氣故此不便泯
滅卜老道蜃既吞了白鶴道童這童鶴却歸何處官府道
道童投入蜃氛邪以生邪忘却歸島因他有誤入旁門之

怪也不爲

愆久。後自有度化之救。只是白鶴倦飛。迷入蜃腹。當年雖爲蓬島仙禽。今日却爲塵凡人子。卜老道他的究竟若何。官府道。有日妖氣消散。終是復歸仙境。卜道又問道。如今化生何地。官府乃低頭復閱簿籍道。汝不問。我已忘了。當年汝族業漁。只因放魚積善。老付一子。雖然血氣少衰。久後自然發達。卜老笑道。陰陽之事。轉化之因。未必至此。官府也笑道。雀化蛤。雉化蜃。此猶物類相從。乃有美女化貞石。蒼狗變白雲。其怪誕虛幻若此。汝於世人。莫疑莫異。我冥司却也成真。但轉囑你族。切莫廢棄善因。致生奇變。卜老領諾。猛然驚醒。急奔庵中。把這夢境盡說知尊者。師徒

但舉手合掌。望空稱贊。善哉善哉。夢由心作。雖幻實真。念我同生。但從正道。卜老道師父正道。何人不從。愚昧怎能會悟。元通正色厲語道。老叟你不陰會提撕。怎能陽悟。懺悔卜老明悉。只是下拜。後有鷓鴣天贊此。

幽冥問答假和真

夢幻須知作受因

惡念自然成惡境

仁慈畢竟報仁心

天堂近 地獄深

深處何如近處親

誰人不樂途由近

爭奈行非墮入陰

元通聽了卜老夢境言語。看着尊者歎道。可畏可畏。幽冥報應。有如此分明彰著。尊者道理。須不爽。只是二老信受。

不變前修。我與汝不負傳授他一片好心。久後還期。共登彼岸。元通道。弟子却也不知。屢化人。人化鶴。將來作何度脫。尊者道。雖是各從化緣。如今却迷正道。少不得使他得聞正道。仍復真元。自成正果。元通稽首稱謝。尊者乃辭別。惺惺庵衆老。往東路行。衆老苦留不住。卜家二老。涕泣不捨。尊者但安慰。叫他勿忘靜定。父子真傳。自有善緣。在後。二老謝教。仍求尊者再賜一言垂後。尊者乃留四句偈語。二老拜受而別。

偈曰 知善胎聰

識惡生晦

念夢警因

不忘逢惠

話說卜公平只因刻薄不明心地便生個愚昧之子。雖遇尊者開度冥府宣明他半信半疑少改前非。這愚昧子却也未盡變化氣質笑不老漁父放生改業致富生子。他却得了尊者開度在家時演靜定工夫老婦習知也能打坐。故此孩子漸漸病愈。他孩子却是白鶴迷入蜃氛與道童同忘歸島道童誤入旁門這鶴却棲遲海畔卜漁父夫妻得了尊者開度孩子病愈這白鶴一靈雖化作人身他原形尚存却說青鸞被惺庵道人拴縛得尊者救度飛起在雲霄空裡忽然見白鶴在那海畔慊慊如病又見那鶴傍枯魚蜃殼他原是一類同氣故此一翅飛下白鶴見了也

不覺的展雙翅隨鸞歸島。玄隱道士見青鸞引鶴歸來。却
不見道童。他已識破妖氛。迷鶴道童誤隨旁門。這些因緣
情識。却故意把白鶴喝道。這畜逐邪成病。我且不說破你
去向的靈根。只是你且去靜守松林巖谷。吸露餐霞。再勿
犯清規。久後真靈自復。那鶴聽了。狀若點首而退。玄隱乃
喚過青鸞。囑付道。汝領吾仙旨。逍遙雲漢。又不知貪戀紅
塵何項。被人羈絆到今。看你彩翎多損。蒲草尚留。縱然尋
得鶴迴。道童因何未返。速去找尋。不得遲誤。青鸞兩眼望
着道士。一嘴兩腋搜翎。玄隱便知他意。乃吹了一口氣在
鸞身上。那鸞翅根根長出。頃刻叫舞起來。一翅直飛上雲

端而去。後有誇道法神通。青鸞長翅詩五言四句

詩曰 鸞鶴非凡鳥 神仙豈等閒 一吹生兩翅

妙寶出丹田

第四回 衆道徒設法移師 說方便尊者開度

金丹也
易佛法
不深也
者自醉

話說長爪梵志在岐岐路村內教授各家少年道法。那願學道希仙的。苦於金丹難煉。那願學參禪的。苦於佛法甚深。那習燒鉛煉汞的。難於火候。那要採陰補陽的。沒處尋。偶那要學築基。又難煉已。那要學喚雨。不會呼風。只有幾個演習幻術的。他到精通。俱是那少年心性。好怪務奇。故此學成了幾般法術。能指山成路。畫路成河。呼邪遣怪。撒

豆成兵。遇景生情。真個玄妙。一日梵志見道童長成。衆少年習熟。但冗冗雜雜。不是個出家修行規矩。乃設一計。向衆徒說道。吾門原要清淨。吾道原欲正修。汝等隨吾。多精幻法。終是未得成佛作祖。我意欲試汝內中一二人。誰有些智量。能繼吾道。便傳授肯綮。隨吾方外一遊。歸來了道。衆徒答道。弟子等蒙師教授道法。得入門牆。俱要隨侍。誰肯異心撇衆。獨受肯綮。梵志道。不然。出家修行。也不是。多人。曉行夜聚。覺來不便。只見道童開口問道。師父以何法試我弟子等。梵志道。汝等分作左右兩班。吾試汝一計。比如吾坐在這屋內堂中。誰能移我出大門之外。如能者班。

居左不能者班居右。衆少年想了一想。居左班者四五人。梵志道。居右班者是不能移的。自是没智量。難承受。吾肯柴一個也。隨帶不去。你這左班是有智量。必能移的。我且坐這堂中。你那個能移。我出大門之外。只見左班一個徒弟道。小徒能移。梵志道。你移我。這徒把手一揮。只見屋內猛虎跳出。張牙舞爪。直奔梵志。梵志身也不動。把手也一揮。那虎弭耳攢蹄。伏地。一時出去。梵志笑道。移我不動。只見班中又一徒弟道。小徒能移。把手一招。屋內火光烈焰。直飛出來。望梵志身來。燒着梵志眼也不覷。把手一招。那火如遇天河水息。一般滅了。梵志大笑道。移我不動。班中又

一徒弟道。看小徒移師口中叫一聲金甲力士何在。只見半空裡飛下一個金甲大漢。把梵志將要扯出屋外。却不防梵志也叫一聲黃巾力士何在。頃刻就是一位黃巾力士飛下救護。各各散去。梵志只叫移不動。班內却又一徒弟道。看小徒移師。他口中念念有詞。只見左屋高山壓頂。右屋大水傾潮。衆徒見了俱慌。梵志越發大笑也。口中念念有詞。頃刻大水倒流。高山平場。口中只叫移不動。我却只剩下道童在班中。梵志道。你也沒智量。移我。道童雙膝跪下。說道。小徒怎敢把屋內師父逐移出大門之外。自取不敬。師長之罪。縱有法術。也都是師父平日所傳。只是萬一師

父外來不肯進屋。坐在門外。小徒們設法移師進屋內。這於情理不背。就是師父有通神法術。不肯進門。小徒却有高出玄妙。非師傳受的一用。不怕師父不往屋內飛走。梵志聽了。笑道。這小小徒弟。到說的有理。便走出大門。坐在地下。叫一聲。道童徒弟。何知量移我。看你使甚神通。道童笑道。師父在屋內。小徒已移出門外。又何有甚神通法術。當時笑倒了衆徒。喜壞了梵志。這衆少年方纔問道童名姓。來歷。道童乃說道。

小道自幼入玄門

蓬島山中拜道真

然雖日侍丹爐鼎

也有閒工習正文

畢竟
道理不

餐霞服无爲靈藥

煉得虛無養谷神

大道未成火候嫩

仙師點化也曾聞

只爲隨師赴法會

身騎白鶴駕彤雲

白鶴未隨青鳥去

誤將蜃氣假爲真

樓臺樹木皆虛幻

畫閣雕梁盡蜃氛

也是小童災難著

貪他景致入他身

渾攪一場蜃性滅

我生蜃滅鶴飛濱

撇却師真忘海島

詐言漁父是嚴親

惺惺庵裡爲徒弟

棄却前師拜後真

今師道比前師大

前不忘恩今更深

若還問我名和姓 本智名兒也姓孫

衆人問出道童名姓。梵志方纔看着道童說道。原來今日汝方說出真名真姓。那漁父笑和尚俱是假說。却乃蓬島玄隱道士徒弟。我知這玄隱久脩清淨法宗正乙。丹道將成。若知你隨我外遊。縱然他看破世法。物我無間。只恐他失你道童。或來追取。道童道人之徒弟。卽已之徒弟。推恕總是一般。且從彼從此。也在徒弟之樂從。縱我前師來追取。小徒不去也。由不得他。梵志心喜笑道。縱來找尋我自。有法。只是久住衆徒村屋。心却不安。意欲辭衆前行。乃把左班移師會法的。檢留兩個。其餘盡皆辭散。衆中也有苦

預設
拘

苦要隨的。梵志只是推辭道。此行我少不得回歸。後會有期。衆徒只得依從。梵志同着道童。便將他名字呼喚。叫做孫本智。又收了這兩徒。便起名一個喚做本慧。一個喚做本定。師徒四人離了岐岐路村裡。向東前進。正在途路。本慧與本定二人私議。本慧說法術勝如鎗棒。智量高出法術。想這智量。却乃臨機應變。非可預設。先籌的。總在這個心腸。本定道。正是鎗棒是人習學可能。法術是揣煉可得。這智量是生來的靈變。二人正議。只見半空裡一隻青鸞飛來。本定見了。說道。乘鸞駕鶴。本是仙家樂處。你我既隨了師父出家。又習了許多道法。便使個法兒。把這青鸞攝

下來跨着前行。有何不可。本慧道青鸞跨他何難。只是師父在前。我一人跨着到何處去。本定道便跨在半空隨着你們行走。可前可後。就是順風乘雲去遠。再展翅飛迴。有何不可。二人一面說。一面走。那鸞却只在頭頂上飛來飛去。本定忍不住。便作起法術。把手一招。要鸞飛下。那裡知青鸞來意。接取道童。他見了道童。本意要飛下。又見道童非復昔日未冠之時。只見三個布巾道扮。故此遲疑。任那本定行法。只做不採。本定心疑道。曾聞師父在惺庵變化金銀誘哄村老。去後不驗。今日教授我們法術。怎麼出了村口。便就不靈。正在心疑。恰好本智道童聽得。方纔仰頭。

不算
目已
身上

看見青鸞故舊相逢。又想起白鶴雖是蜃迷妖邪尚存在心。這一種念舊心腸一動。忽地便自地飛騰鸞背。那青鸞見是舊日道童。展開六翮。直奔九天而去。驚的兩個道徒說道。怎麼行法。也不如本智那梵志正行之際。只見本智乘鸞飛去道呀。這是玄隱道士命鸞來取道童也。事已到此。隨向樹枝摘得一葉。喝聲變。頃刻一隻青鸞便叫本定騎上。向他吹了一口氣。只見青鸞也騰空趕上道童。兩鸞相遇。真鸞兩眼。看假鸞背上。分明是道童。自不能見。便疑錯了他。却不歸海島。依舊飛迴岐岐路。梵志却在那村口地方坐等。只見道童回來。又恐是假的。正疑間。青鸞卸下。

真道童一翅揚揚。又從空去。道童總是妖氣未除。心志不定。便也坐地不問因由。少頃假鸞飛翅。本定復舊。好個梵志。肚裡明白。四人依舊前行。這真鸞不得真童。尚翱翔雲漢。惱了梵志。把假鸞一指騰空。真假兩個。雲端攪鬧一處。假的到把真鸞困倒。梵志再加添些幻法。把個真鸞纏縛在樹底枝頭。道童也不知。梵志也不顧而去。此叫做青鸞再寄尋真信。尊者重施普度仁。後人有歎世假事換真四句西江月。

堪歎世情詐偽。無情將假欺真。想來都是稱鈞心。頗耐人而無信。

假鸞
世事頭
多

話說尊者與元通離了惺惺庵前行。一日來到一個地方。這望村落密密雜雜。近前徑路邃邃深深。越走越遠。越多越長。不見屋廬。但見森森樹木。師徒正走間。只見那林內長蛇擋着去路。及回頭。劍戟又阻着歸途。元通慌懼。向尊者說道。弟子從未遠遊。怎麼外方有這樣奇怪去所。尊者道。世路險巇。人情變幻。你我出家人。任他罷了。正說間。只見一個老叟在樹林鎗刀之內。叫道。長老。可是尋道童徒弟的。元通答道。僧家不是。就是找尋徒弟。必也是個沙彌。如何是道童。老叟聽了。把蛇蝎退。那劍戟仍舊是些樹木。枝條。便問道。你既是遊方僧人。怎麼不知路徑。入我這岐

名書
喻

岐路來元通乃問老善人。這地方如何叫做岐岐路。老叟

答道。二位師父。你且班荆席地。聽我說個長脚話。他道

岐岐路。路多岐。比做人。心最險巖。方南北。忽

東西。朝發秦韓。暮楚齊。方寸地。有程期。何

須又處復生枝。惡蛇當路皆虛幻。劍戟叢叢盡自

迷。澹臺不由曲徑道。墨子悲絲爲路啼。勸世人。

莫狐疑。大道遵行莫待遲。若問路頭何近大。

聖人在上有唐虞。盡却綱常倫理暇。回頭趲步念

阿彌。

元通聽畢。便問老叟。小僧方纔想是走路腹飢眼花。見了

這些惡蛇劍戟。叢雜當前。這一會得善人指引。便都消散。且問老叟明說。怎麼找尋道童。老叟答道。長老若是找尋道童。切莫前去。若是遊方化緣。坦行坦行。元通道。找尋道童與化緣。却是何說。老叟道。這都是前日在我這村庵住的道者。留下的幻法。要阻甚麼和尚。你若不是。前面林內烟變人家。可去化齋。元通回頭。那老叟化陣清風而去。尊者與元通歎說神異。只見前面果然林內茅屋數楹。烟火幾處。元通走近前來。只見三五個年少漢子。正在那裏講。梵志師父法術高妙。道童智計神奇。尊者與元通上前化齋。這少年漢子便問道。長老化齋事小。你却有些甚法術神

通尊者不答。元通乃答道。小僧們出家修行念佛。遇緣化齋。那裡有甚神通法術。少年漢子笑道。我這村間。若沒些道法。怎生化的齋供。目前有一位師父。帶着一個道童。甚有手段。方能化動。我這地方人衆。縱是有手段。只帶了村間兩個弟子去。我們正怪恨他。拋棄頗耐他去遠。不然也不干心。元通便問這師父有甚手段。少年乃把他道法。一一說出。說一出。誇一出。說到妙處。獨誇道童更奇。尊者笑道。出家人爲何事修行。原爲了生死大事。若直專在法術上誇揚。便錯了路頭也。正說間。只見深林大屋內。走出一個白鬚老叟。向少年漢子說道。我在屋內。見這兩位師父。

一家人
更要緊

這纔是
出家人

行狀聽他言詞。却不是前日那半釋半道師父。元通聽得。便問半釋半道。是怎說。老叟道。他說的彌陀念的彌陀。行的却是仙家奧妙。只就他收的門徒。打坐參禪的甚多。燒丹煉汞的不少。還有一等。移山倒海。呼風喚雨。神通妙術。的盈門。更有一個小道童。智量頗深。元通答道。小童兒智量若深。便失了渾朴。殊不知出家人。全要存這渾。渾朴朴老叟問道。渾朴何事。老漢不知。望長老明教。元通指着尊者答道。我師化緣。有願普度。他明白渾朴。叟當拜問。老叟依言。乃向尊者頂禮。尊者道。老僧却也不知渾朴是何說。我僧家只有老實修行。廣開個方便法門。老叟與衆漢子。

答道就是這方便。我們却也不知。望師父明白說罷。尊者本欲不言。行教至此。不得不言。乃合掌道。個善哉善哉。衆

善信聽我道

這方便兮這方便

渾渾朴朴惟一善

子當孝親臣要忠

兄弟怡怡夫婦勸

朋友交情不可欺

富貴休忘貧與賤

五倫理外有師尊

禮隆道重居無倦

處已待人一恕推

內無怨尤外無間

士農工商分各安

兢業常存勤與儉

常行好事勿爲非

休犯王章存惡念

真切

存惡念。今天地知。

暗有神明國。有憲。

縱然逃得五刑加。

怎欺轟轟雷與電。

那時悔過事須遲。

不如早把明心鑑。

明心鑑。今鑑頗明。

人何自把靈明玷。

本是渾朴被貪嗔。

癡愚蔽了這方便。

尊者說罷。衆人個個點頭稱贊道。日前道者。只講些幻法。徒念些經文。若是菩薩。下降必定也來聽講。這段方便的因果。後有誇揚尊者方便開門。指人迷津一律。

詩曰

方便何如東度經

指人迷境智光惺

靈山功德非他奧

崑嶺慈航只此靈

智者能循歸大道

凡人覺悟可長齡

高明莫厭書言誕

惟願相看兩目清

第五回

三尖嶺衆賊劫庵

兩刃山一言化盜

按下尊者在岐岐路大開方便之門。指出修行之路。且說梵志師徒望前行走。逢人問途。遇店住宿。却來到一個地方。四顧無一箇人家。兩灣有三條路徑。梵志見了。對徒弟說道。自岐岐路村口出來。到也不會詢問鄉導。此處兩灣三叉。不知那條正路。本慧答道。弟子每聞這去處。却是三尖嶺。兩刃山地方。三條路兒。要往中間行。便就直通大路。梵志道。徒弟也只耳聞。未嘗身歷。我們且坐在這三叉處。

路頭等一個行人問明前去。按下師徒坐地。且說這三尖嶺。三阜高排。兩刃山。兩巒齊聳。稠密的是林木森森。出沒的是虎狼陣陣。這三條路兒。惟中路可通。往來有一個道人。法號純一。招徒四五。在中路結構一庵。就喚名純一庵。終日閒時。遠近與人家做些善事。只因積聚的金銀充橐。也是道人貪婪。招災恰遇着嶺外有弟兄二人。一個叫做千里見。一個叫做百里聞。他二人因何叫這名字。只因地方隣里家。有甚酒食事情。他便知道來吹來吃。來攬來管。以此起了他二人這個名色。他二人不耕不種。沒處吹吃。騙慣錢鈔。何從長有吹慣酒食。那討常來。一日計議。兄對

小人合
此見解

弟說阿弟度日艱難何計可救弟對兄道資生無策何事
可爲兄對弟說借貸奈無門弟對兄說行偷又畏法兄對
弟道投人爲奴嫌我好吃懶做弟對兄道削髮爲僧又要
把素持齋兄對弟說怎得個見成寺院出家也罷弟對兄
說便是得個不要本錢的生意也做一場二人計較了半
日乃附耳低言說除非如此如此這個買賣後有猜着他
這個買賣的四句口語說道

弟兄計議好買賣 果然有穿又有戴 肥羊美酒儘
喫些 只是要去天靈蓋

且說弟兄兩個附耳低言說道三尖嶺上見有純一庵道

這賊有
六個那
四個何
處

衆富足。我二人結納幾個弟兄。行劫他些金寶。足勾受用。一生若是蹣據得此嶺。行劫往來客商。却也受用不盡。二人計議定了。遂結夥多人。拿刀弄杖。徑奔嶺來。這純一道人。正坐庵中。與道徒受用人家帶來的法事。素供煤食點心。徒弟們你買一壺我沽一甕。猜枚說令。只聽的庵前喊叫。鑼鼓轟天。徒弟們縫裡一望。叫道。師父不好了。有強盜。爹爹來了。這徒弟中有個道人。眇一目。跛一足。他膽大去。看只見衆賊中擁着一個爲首的。他眉稜雙聳。青白環睜。輪着一面鋼刀。張路境。又有一個做頭的他輪廓分明。聲聞遠達。橫拖着兩扇大斧。聽風聲。衆夥齊擁庵前。只叫道。

人獻寶。衆徒慌忙屋內。但說徒弟關門。那眇跛道人。搖手道。師父莫怕。莫怕。我有解圍計策。都是普救寺法聰長老傳來。你看他歪側橫斜。一隻眼高低平墊。半雙脛張了一張道。快取梯子來待我扒上牆頭。說他幾句好話。他自是回去。衆徒依言取一木梯。撮他上梯。他上了梯子。向他叫道。列位強盜。爹爹聽。小道一言。你們做這生意。都是綠林豪傑。梁上君子。何不一心歸正。不去邊塞立功。便在家門做些經營手藝。何乃做此不仁不義之事。污名遺臭之行。聽小道一言。請各拋棄刀鎗。丟却棍棒。回家思想。嘴頭酒食。可忍。身體破絮。可遮。五更床上。睡個快活。覺天明心裏。

刺心直
法有理
格言

忍嘴頭
自無破

抱個沒事牌。敲門也不怕。狗叫也不驚。禪早回去。若迷而不悟。悔之晚矣。衆盜聽得。怒起罵道。村野瞎道。前恭後倨。好生大膽。磚頭石塊。亂打上來。眇目看的不真。那堪一足。又跛。翻筋斗。跌下梯子。衆盜齊擁庵前。道士驚惶無措。却說梵志師徒。久坐道上。沒個行人問路。只得深林等候。偶然聽得中路上。喊聲震天。隨叫道童去看。原來是一夥強人。劫擄庵廟。說道。早知此處有廟。便是路頭。我若不救。如何得解。乃吹了一口氣。到庵前。就是一天大霧。對面不見人踪。道童乃步至庵前。敲門叫道。道友開門。莫要驚怕。我來救你。純一師徒門縫裡偷看。却是個全真道童。又恐是

強盜裝扮哄門。遲疑半晌。只得開門放入。道童進了庵門。觀看動靜。問其平日何修。純一只是說貧訴苦。道童笑道。你若貧苦。只招穿窬小賊。那引的強劫大盜。必定是你貪財。饒積所招。我且救你一時之難。留些做三生後日之緣。乃走出大門。又吹口氣。將手望上一指。只見白霧全收。紅輪高現。那東嶺畔。左條路叢林密菁。沉沉隱隱。虎狼鹿兔。種種繁繁。道童又把手望這條路上指來。只見那樹林內。顯出一庵。虎狼變作美婦。鹿兔變作羊環。猿啼鶴唳。宛似琴瑟簫韶。這盜見了。也斜着兩眼。愛那嬌嬈。那盜聽得。橫側着雙耳。喜那音韻。這盜笑說。原來道人有別室藏着佳

移師智
量
怎肯捨

人那盜笑說果然徒衆會音樂響的清奇。一齊棄了庵門。都往林中奔去。道童叫純。一旦閉戶待我。請了師父來。與你相會。乃回林中把事情一一說與梵志。梵志隨到庵來。純一師徒接見。各各叙禮。打點齋供。梵志便問徒弟。你便使法救得純一師徒一時。怎能救得他日後。純一也說道。師兄法術高妙。萬一你前行去。他後又來。如之奈何。道童答道。老師父小道原是救你一時。讓你把金銀細軟搬移別處藏躲。把這空庵讓了他罷。純一道這庵是我辛苦募化。拮据蓋造。怎忍捨棄。道童道。只爲你這般貪戀。便惹出這等冤愆。我師徒要趕前程。那法術却難久等。快走快走。

莫生疑慮。純一依言收拾金銀。打點細軟。領着徒弟下嶺去了。只剩了一個瞎道人在庵哼哩。道童看是磚石打傷腿脚。梯上跌損骨筋。說你如何不走。道人只是哼。道童正要使法救他。梵志道。且留他防後邊。舊師遣人趕你。道童笑道。小徒已說明舊師。假指笑和尚。梵志答道。新今却有真青鸞。這一句便打動在腹。蜃氛却又生出一番枝節。後有笑瞎道人退盜一詞。如夢令說道。

盜賊原無行止。單想金銀去使。勸他儘是忠言。

反覺揭他廉耻。活死死活死。幾乎跌出狗屎。

却說梵志師徒。救了純一。問得路徑。却防青鸞那椿故事。

可憐空
做一番

步步要留幻法。道童仍被蜃邪迷舊。隨師徒往東行去。他
既去。這法便解。那衆盜攻庵。忽然奔那林間。你搜尋美婦。
我拉扯丫環。忽然房屋窓楞盡是原來。樹木簫韶音樂俱。
乃猿鶴聲音。那美婦妖嬈都變惡。狠狠虎把衆賊驚的。
跌跌倒倒。那盜頭也跟踉蹌蹌。看見舊庵飛奔而來。千里
見走忙了。被密菁戳破脚筋。這百里聞走慢了。被小鹿兒
撞傷心膽。他兩個啞啞嘰嘰。入得庵來。恰是一座空廟。只
有一個傷殘瞎道。在那後屋咕膿。按下不題。且說尊者在
岐岐路。被老叟少年們供養。深信方便道理。少年漢子不
去使鎗弄棒。却做些營業。這老的念佛持齋。乃辭別衆人。

前往東路。只見老叟道。師父要往東行。只是離村百里。有座三尖大嶺。兩刃高山。三條路中間正道。可通往來。上一庵廟。王道喚做純一。這道士結納遠近地方施主。儘得幾貫銀錢。只因他蓄積饒多。不捨受用。聞得近日被兩個強徒占了。往來行人有幾分難走。師父們須要仔細小心。元通道。我小僧們出家人。那討金銀。與他劫掠。老施主既說也。只得隨步行去。當時辭別出村口。尊者與元通正行。只見前樹林中。繩縛着一隻青鸞。尊者歎道。這地方却也鸞多。怎麼樹枝上。又縛着一隻。元通道。前庵放鸞。被道人絮話。這樹上纏縛。恐又是村人捉鸞誘鸞的法兒。尊者道。

我等原以慈悲爲念。好友解放了他。元通乃上前。扒上高樹枝頭。解那繩索。忽然索解。鸞飛而去。那索却把元通。雙手縛住。兩脚又似膠粘在樹一般。元通笑道。怪事怪事。看着尊者說道。解索自索。這個冤愆何故。尊者笑而不言。但口默念了一句梵語。元通隨下樹來。拜問師尊。發明這段公案。尊者笑道。順以順應。逆以逆投。者常逆以順應。順以逆投。者變不爲順安。不爲逆懼。其變自解。元通拜悟。師徒依道而行。正舉步走。只聽得林中說道。強中更有強中手。青鸞又放了去也。師徒回頭一看。却是一個老叟。林中走來。元通上前施禮問道。樹林上鸞。想是老施主畜養的。老

者答道。是一個師父。縛住寄養在這裡的。他道法高妙。驅使老夫。與他照管。你方纔那位老師父。德高道重。故此老夫。憑他飛去罷了。元通問道。正是小僧解索放鸞。到被索牢拴何故。老叟道。這是防範放鸞人法。元通道。世路險巇。人情變幻。我師徒方離國門。便有許多不齊之遇。無情之感。老叟答道。早哩早哩。我老夫有幾句閒言。念與你聽。乃念道。

人生莫厭相逢異

萬狀千般兩眼遇

行在東隣飽飯食

倏過西村耗血氣

張家養的李家眠

大雨紛紛雪又霽

做夢的
那有個
氣續虛
是出奇

漢子懷胎婦長鬚

牛馬牽絲蜂蝶戲

啞口擊缶唱清詞

瞽目張眸眺遠地

穿青說是白衣郎

坐地講道天邊際

白頭傳粉啓朱唇

心作猿猴馬作意

師父莫異路逢奇

總來夢中說夢記

老叟說罷。元通聽了。回頭尊者已前行。乃謝辭老者。那裡有個老者。只見那青鸞尚在雲端裡磨。元通走近前備細說知尊者。尊者只微笑不答。但叫徒弟往三條中路前行。莫要惹動強徒。正說間。却好撞來一個帶傷的道人。見了尊者。稽手問道。師父們想是要過此嶺。尊者答道。便是要

過嶺去。道人道：如今不比前番。日前我師父純一住在此庵，應接往來行客。也是我師父不該見理不透，出家人蓄積金銀，作甚惹了強人，把庵占捨去了。元通道：你却如何還在此？道人道：純一師父逃避去，丟下我殘疾之人。這盜却也有仁心，不害我。說道：你只與我嶺上下訪看過路客。商有金寶的，叫我通報他信。師父們若是空身，他也不傷你。若是有寶，却也饒你不得。元通道：你便曉的遊方的，可帶得有餘金銀？道人說也是，也是，還有一件。這兩個爲首的一個叫做千里見，一個叫做百里聞。他兩個却也你瞞他不得。你有寶無寶，自是就知。只是又有一件，他爲日前

來搶庵時。却有三四位僧道經過。哀憫我師。使了個神法。把對面兩刃山。樹木變化成一座庵。美女音樂障了衆盜。眼睛都奔去。占庵的占庵。搶婦女的搶婦女。待我師父逃躲去了。他們也前途而去。依舊是樹木到惹的。狼虎出來。衆盜心慌。飛奔到我舊庵而來。不匡慌急跌的。跌跑的跑。傷筋動骨。如今兩個頭兒。害病今日。曾說那裡尋個僧道。與他祈禳禱告。師父。或者有這緣法救解。未可知也。正說間。只見兩個僕儼。執着一面銅鑼。兩桿鎗刀。走近前來。叫一聲。大胆和尚。有寶獻來。道人乃說。二位長老。東行無有金寶。到會與人禳解災難。你大王正要尋僧覓道。這却也。

巧。僕。羅。聽。得。又。是。道。人。說。的。方。便。就。答。應。也。罷。你。就。同。二。位。到。庵。寨。中。去。見。大。王。他。二。人。說。了。下。嶺。自。去。道。人。却。領。着。師。徒。走。到。庵。前。一。路。也。不。知。遇。見。幾。處。僕。羅。俱。是。道。人。說。明。放。過。却。說。二。盜。只。因。奔。庵。躲。那。狼。虎。驚。懼。傷。了。足。破。了。膽。懾。懾。成。病。藥。餌。不。靈。二。人。正。議。尋。兩。個。僧。人。道。士。禳。解。災。難。僕。羅。中。有。的。說。做。強。劫。怕。傷。甚。天。理。且。神。靈。豈。祐。我。這。一。等。人。有。的。說。劫。了。客。商。尤。可。奪。了。庵。廟。豈。無。神。靈。因。此。二。盜。主。意。已。定。恰。好。道。人。領。着。兩。個。僧。人。進。得。庵。門。僕。羅。稟。報。二。盜。忙。叫。請。僧。到。後。堂。相。會。尊。者。與。元。通。入。到。後。堂。只。見。二。盜。卧。病。在。榻。一。個。捫。心。叫。苦。一。個。摸。足。叫。痛。

僕羅
不是

死誰不
離井上
破犯了
自然不
救

見了尊者。便問來歷。尊者隨答道。僧人自國度而來。要往東行化緣。出家身邊無半分行李。料大王必知真實。今既蒙大王以慈悲哀憐僧人。敢不實言吐露。二盜說二位長老在此別話。休提。只是我病原始末。料道人必明說了。如今只求你禳解。若得病痊。還當酬謝尊者道。大王不必憂慮。貧僧自有禳解經呪懺文。只是病痊恐又復發。一發便無法可療。但願大王先發一誓。病愈不生悔心。自然灾病消除。福壽無量。二盜聽得笑道。只願長老懺悔禳解通靈。我二人一一聽教。大大發個誓願。不差小悔。尊者大喜。却是怎生發誓。下回自曉。

身度記

卷一

四七

東度記卷之二

記引

一切世法總皆空

念此形軀法界中

識破塵情都是幻

苦貪花酒作何庸

本來生理參須透

不滅玄機認教通

盡得人倫天道合

屋廬長住主人翁

第六回

本智設法弄師兄

美男奪俏疑歌妓

話說尊者娶與二盜祈禳疾病。却先要二盜發誓。方纔焚香課誦。二盜說。只要長老救得病好。誓願決不敢悔。病愈如悔。便如此如此。當下尊者經呪科儀。行持幾日。只見二

真心出
象視為
阿堵

盜起來。拜謝尊者道。承師道力。病已愈九分。一面分付。喫囉備齋。一面親捧金銀作謝。尊者不受。辭道。貧僧東行。原為化緣行度。金銀無處使用。但前二位大王曾發有誓病。愈依僧一言。如不依犯了。呪誓病再復發。不能解也。二盜答道。呪誓果是我們發過。這金銀請師父。且收。只見瞎道人在傍說道。這金銀我們出家人更愛的緊。師父因何苦辭不受。元通笑道。怎麼我們出家的更愛。道人說敲梆擊鉢。說陰果念經文。上門乞化。恐施主有悔心。還要註名。姓在疏頭。這樣的還好哩。你們更有一等閉關拖索。燃指燒臂。苦乞苦化的哩。道人又扯元通。附耳悄言道。這強盜的

哭

金銀便收他些兒。也不傷天理。元通笑道。我師父不是這
樣出家心腸。二盜見尊者師徒堅意不受。乃問道。師父我
二人誓發在先。決不敢悔。你只說一言何事。尊者道。人生
世間。此身難得。正道難聞。一失人身。萬劫不再。若聞正道。
行些善事。保愛這身體。莫種惡業。這惡業有十不赦。第一
是行劫。不安一日之貧。偶動片時之暴。圖不義之財。恣無
益之費。那知被獲。遭刑百般苦惱。呼天不應。叫地不靈。若
當飢寒窮困之時。咬牙關。存忍耐。一思再忖。道餓死事小。
犯法事大。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皇天后土若叫
這樣守死善道之人。飢寒凍餒。萬無此理。二位大王當初

其實不
妄
佛口佛
心

他切骨教

想必爲飢寒所迫，沒奈何做了這王法不赦之事。若肯依貧僧之勸，散去衆夥，回心向善，尋個薄業以養終身，這病就永遠不發。二盜聽得尊者之言，一時雖動了善心，點頭服義，不依又恐病發，依從又捨不得。這營生買賣，兩人再三籌想，也畏王法，還有些天理，便慨然答道：「師父說的真是苦口良藥，依你依你。」一面分付雲囉，散了積聚的衣糧，焚燬了傷人的器械，說道：「你們衆人各尋頭路去罷。」我二人回鄉尋生理去也。後有稱贊尊者一言化盜四句詩曰：

詩曰

世人誰肯昧良心

故作非爲害此身

若聽老僧一句話

剎那打破這迷津

却說二盜聽信尊者好言。散了衆夥。他二人辭了下嶺。尋去瞎道人收拾些素供。款待師徒吃畢。分付叫他打掃巢穴。仍作雲堂道人。依言洒掃。以待純一復歸。尊者當時下嶺東行。這散夥的小盜。有贊歎的說好心腸。和尚言言切當。句句達理。真是苦口良藥。散的是有怨恨的。罵道。這禿子甚來由。饒口饒舌。說家常。晉人閒事。散了夥。叫我們那裡投奔。那悔前非的。果回鄉別尋生理。那不安分的。依舊別處非爲。按下尊者師徒離嶺前進。且說梵志道童。救了純一。遠避他師徒。收了法術。過了三尖嶺。不勞找尋路境。望東大路前行。一面誇道。徒弟。這纔要弄賊盜法兒。到也

伶俐一面說道。往前去。却也要尋個好處安身。正說間。只見那前林內。懸着一面白粉招牌。上有兩行字寫着。梵志叫徒弟。看那招牌上寫的。是甚麼兩行字跡。本慧隨去看了。來說道。師父是開店人家。招引行商過客的牌兒。上寫着。尋花問柳無雙美。把酒烹茶第一樓。梵志道。我們出家人。尋甚花。問甚柳。把甚酒。若是烹茶。這行路飢渴。還可去吃一盃。師徒走近林來。遠遠望見深林裡面。却有一座樓閣。四面虛窻。半捲圍幕。梵志說到也好。座高樓。怎見得。但見

簷飛雲樹

棟接山光

窻開四壁透風涼

人在半

天觀景致。笙簫弦管聲繞半空。清歌雅唱腔盈兩耳。樓下往往來來。多是喬粧打扮。店中嚶嚶喝喝。盡皆喚酒呼盧。那裡是曉催夜撞鼓鐘樓。梵宇禪林僧道院。

梵志師徒到得樓前。向店主問道。店主我們過路師徒。身心勞倦。不吃你的葷酒。可有茶食。求賣幾貫錢鈔。只是鬧烘烘樓閣。我們出家人。務清淨。不便登。可有潔淨別室。願借一坐。店主見他師徒行狀閒雅。便答道。有潔淨處所。只是也有兩個師父在內。借住。却是你一家。這也無碍。梵志道。既是我輩。便一處少坐。真也無妨。乃隨着店主引入側

首一個小門。乃是三四楹小屋。師徒恰纔到屋。只見屋內道了一聲呀。恩師們到了。梵志師徒睜睛一看。原來是純一庵避賊的道徒。見了梵志。便笑臉躬身說道。托賴師父們救拔。得打點了些金銀財寶。躲避那強人。都是恩師道術高妙。正想無恩可報。不期此處相逢。道童便也問道。師父們。如何在這熱鬧處居住。純一道。此乃門徒施主之家。相留避難。熱鬧是他從來生意。與我小道無干。當下店主外去。叫走堂的。捧了些茶食點心。到屋中鋪起桌子。列開椀兒。衆道吃的吃。說的說。吃的是芝麻餅。餛子籩。素油麵。捲粉饅頭。說的是吹玉簫。敲檀板。唱粉紅蓮帶錦纏道。

人原何說這家話。只因這店家開張酒館。招牌上既寫道。尋在問柳。却不虛言。委實樓上接了兩個婦女。絃歌雅唱。作酒舉觴。村間少年。都被他引魂。鄉裏浪子。盡被他動興。也有雅致。騷人墨客。借登樓玩景。浮白賦詩。也有豪放。富家清客。假嘲風弄月。喝雉呼盧。那愛嬌嬌的。挾紅裙。買笑追歡。這做引頭的。落青蚨。幫閒搗趣。一時說動了那本慧本定二人。他兩個原是愛鎗棒。的少年。學了些障眼兒。幻法未到。修行路。如何聽得。這道衆們的樓上話兒。就動了他羨樂心腸。瞞着梵志。與道童師兄。兩個假說出外方便。卸却出家衣帽。換了個深褶服巾。譚上樓來。果然見兩個

婦女。陪伴着一席酒客。一個紅裙綠襖的婦人。手捧着一盃酒。送與一個酒客。口裡便唱出一個曲兒。本慧二人扶欄傾耳而聽。唱的却是個畫錦堂詞。他唱道。

雨濯紅芳。風颺白絮。日日飛遶。眸前懊惱。一春心事。都鎖眉尖。愁聽梁間雙燕語。那堪歌枕孤眠。人憔悴。獨倚欄杆。怕風透入珠簾。

本定聽得。向本慧誇道。絕妙好詞。且聽那個可會歌唱。少頃只見那一個紅衫大袖的。敲着檀板。便接着畫錦堂詞尾。也唱道。

怪的是鐵馬聲鬧炒。終朝永日長天。分付了鬢服。

侍。怎耐懨懨。粧臺對鏡愁無語。龍簫鳳管沒心拈。怎能勾蕭郎到。這時節兩意俱歡。

本慧聽了也向本定誇揚唱的好詞。只見這兩個婦女唱罷。便起身走近本慧二人面前道。一個萬福。便問道。二位官人。有的是空席閒座。何不喚店家。整治杯盤。待我二人也來奉陪一會。婦人說了。又走過去。本定便就動了歡情。喜意。與本慧計議道。我們隨侍師父出來。走了無邊遠路。費了多少腳頭。難得今日到這地方。師父遇着純一。講道。道童本智。又不幫襯。我等如今乘暇。且叫走堂的上樓。備辦些酒餚。快樂一會。有何不可。二人計議已定。却好一個

後生走上樓來。說來二位客官。可吃酒麼。還是要甚新鮮
餚品。本定答道。吃酒吃酒。不拘甚餚。只要美味的。備辦而
來。少頃。後生捧着酒餚。鍾筯看一座。潔淨桌兒擺下。他二
人方纔入席。酒尚未斟。却就有一個青年。標標致致。穿一
件長衣大袖。譚名搗趣。走到席前。脅着肩。陪着笑。拱着手。
靠着席道。二位貴處。到此何事。我小子却有些三面熟。這東
道不消費鈔。一定都是小子備辦奉叙。一面說。一面在袖
中。取出一個鑿盆兒。內放着六個骰子。便坐在末席。叫後
生快添一個杯筯。本慧見了這個景相情節。便想起道。衆
說的做引頭。幫閒搗趣。這人必是一來他原是弄鎗棒。少

要吃百
在食的

年英氣尚在。一來他隨師學了些幻法。却也有趣。乃暗裏
本慧道。精精割嘴。我二人瞞着師父與本智。這樓上吃一
盃解辛苦。偏就惹動他們。本慧聽得笑道。此事何難。只是
我們未曾吃下一盃。怎肯先與他吃。乃乘擗趣方纔醞下
一盃。尚未到口。這本慧弄個法兒。袖中取一把刀子。對擗
趣說道。擗篡行令。我遠方人不知甚令。只是似我的飲酒。
乃把刀將下唇割下。放入酒中。說似我方飲酒。本定見了
就把刀子割下些舌尖兒來。放在酒內。道似我方飲酒。擗
趣見了驚慌。把篡盆忙籠入袖。倒退兩步。說道。這割嘴割
舌的酒。食小子不敢吃了。本慧本定大笑。隨收了法兒。他

兩個方纔把盞擄趨忙跑下樓。向店主衆人說。樓上有這古怪奇事。把唇舌割去下酒。衆人那裡肯信。齊上樓來觀看。却好好兩客吃酒。問婦女與別座都稱未見。店主衆人反罵擄趣道。青天白日。何故說這樣鬼話。破了我生意。擄趣笑道。我也不是白日見鬼。說這怪話。聞得古有兩個勇士吃酒無餚。一個道汝非餚。將刀割其肉下酒。一個說汝非餚。也將刀割其肉下酒。頃刻割盡。古人說有如此勇。不如無勇。看來似此的也有。店主笑道。此是古人喻言。擄趣道也。休管他喻言。有的沒的。只是我没這幫襯的緣法。撞着這樣怪事。擄不成趣了。乃下樓飛去。本慧二人方纔吃

到典頭上。只見兩個婦人。近前來。拜了兩拜。便坐下。袖中取出關板兒來。方纔啓朱唇要唱。却說本智。伴着師父。與純一道人敘話。一時不見了本慧二人。忖道。他從師未久。道規尚生。莫要花酒樓前。壞了出家行止。乃向師父說道。二徒久不在座。那裡行走。待小徒看來。梵志道。正是。正是。本智隨出小屋側門。却也聽得樓上笙簫熱鬧。乃走到樓梯上。悄悄一望。只見他二人把盃弄盞。傍邊坐着兩個婦人。乃笑道。原來果然不老成。不守道規。在此破戒。本智把臉一抹。將身一抖。却變了一個青年未冠的美貌小官。手裡拿着一架太平車兒。走上樓來。到本慧二人席前。便去。

與本定按摩修養。那本慧看見這小官生的俊俏，不說佳人。比這兩個婦女十分清雅，便動了奪趣淫心，把手扯着小官身衣道也與我修養一番。那小官丟出個妖媚態度，說道客官休要囉皂。我們修養的學得師父按摩。到這酒樓上來，無非要趁幾貫錢鈔。客官不拘那位，但是有多錢鈔，我自然用心服事。本慧聽得，也不管本定體面，桌子上吹了一口氣，把那餡餅取得三五塊，就變做幾貫青蚨。小官見了青蚨，隨即陪着笑臉說道：「這位客官果然有鈔，乃走到本慧身邊，把太平車兒，渾身推滾。本定見了，就動嗔心，說道：『你會弄玄虛，變青蚨，偏我不會。』乃把一隻磁酒杯。

吹一口氣。頃刻就變了一隻銀杯。放在桌子上。叫一聲。修養的小官。這銀杯若愛。便賞了你罷。小官見了銀杯。比青蚨多十倍。乃就走過本定身後。兩手揣捏。本慧氣不過也。把磁杯變兩隻銀杯。醜兩杯酒。遞與兩個婦女。說道送你二位做唱錢。那裡知兩個婦人。正在那裡心疑。說道何處來的。這一個小官。心裡却又愛他。眼裡不住看他。雖然歡喜銀杯。却又忿不過小官兒奪愛。攪他生意。本智弄手段。心裡暗笑。那本慧二人。爲慾忘真。那裡顧得把些不肯捨與。搗趣吃的酒饌。都被修養吃了。本智弄了一會神通。不覺的笑了一聲。就復了本相。把個本慧二人羞的面紅耳

赤往樓下飛走。那兩個婦人也驚怪起來。叫店主說搗趣。言語不差。這兩個酒客與修養小官都是妖怪。店主問衆席可有此事。衆席俱說只見好好的兩客吃酒後又添一客。那裡見甚修養小官。店主却怪二婦說謊。驚駭酒客壞了生意。樓下炒炒鬧鬧。梵志與純一正講談道法。聽得店外人炒。正問衆道。恰好三個徒弟進屋。面俱帶紅。梵志乃說道。出家人守規循矩。如何去吃酒。惹出事來不便。正說間。只見店主入得屋來。見了本慧等三人。道呀。原來就是師父們。我一時忘了。搗趣與二婦。語想不假。必是三位師父有妙法神術。捉弄他們。三人在師前不敢答應。只是低

店裏笑店主道。純一師父分上酒錢。決不敢要。只是兩個婦人被你耍了。那與他的錢鈔。都是油肉骨頭。污他衣袖。那銀杯。却是我店瓦器磁壺。走堂後生。不見了杯壺。却在這兩婦身邊搜出。壞了他行止。師父當與他說明。還求賞賜他幾貫錢鈔。正說間。果然婦人家有老婦來說道。小男婦女。唱曲供筵。莫非耍。要趁兩個錢鈔。那裡道人弄出邪術。騙人酒食。引誘男女。梵志聽得。便與了老婦幾貫鈔。老婦接鈔。叫聲多謝。臨去說道。我聽的三尖嶺使法術。捉弄強人。却是幾個道扮。近又聽的強人散了衆夥。又是甚道扮勸化。只這句話。梵志聽了。暗忖道。想是玄隱來尋道童。及

擡頭又見那青鸞雲端裡飛來飛去。他便向本慧耳邊說了一句話。却是何話。下回自曉。

第七回 純一報恩留長老 酒傭懷忿筭高僧

話說青鸞未得接取道童回島。又被假鸞渾攪一番。他只在雲端跟隨。無能回島。尊者化了衆盜。訛傳前路。說是道扮勸化。就動了梵志留徒弟的心腸。乃向本慧耳邊說。你可收拾行李前行。莫要生事招非。留個法術兒在這店中。以防來尋你師兄本智。本慧聽得依師分付。隨收拾行李。謝了店主。辭別純一。往前大路東去。後有笑梵志處處留法筭人。五言四句。

詩曰 算人恒自算 推已每推人 俱是出家子

何勞枉費神

且說純一在店中躲盜。遇見梵志師徒。正是受恩當報。他盡敬致禮。待梵志師徒。梵志見徒弟酒樓弄法。恐生出事來。又恐本智舊師來找。故此別去。純一忽聽得有人傳說。三尖嶺庵被行路僧道勸化散去。他聽得此信。心中大喜。對衆徒說道。庵旣平復。我們當還。不知又是何方聖僧高道。救拔我們。你輩當打聽明白。以便收拾回庵。且說尊者與元通別了庵中道人。由大路行了兩日。恰也來到酒樓招牌之處。尊者見牌上寫的字。向元通說道。這地方花柳

店肆到有。怎麼就沒有個庵堂道院。元通道師父想是此坊好。虛花不尚。正務必定吃齋念佛的。少正說間。只見林中走出一個道人來。見了尊者。上前稽手問道。師尊可是三尖嶺庵裏過來的。元通便答道。我們正是從此處來。道人說。聞知此庵被二盜劫奪。今遇甚高僧勸化。二盜散去。庵原歸道人不知的否。元通答道。果是不虛。便指着尊者說。這就是勸化二盜的老師父。那道人聽得便拜尊者。請到店中。待我師父相謝。尊者答道。隨緣開度。原無成心度者。既去。事已泯忘。又何勞會汝師。當他謝。况酒樓村店。非我僧家所入。道人答道。此樓雖係酒店。店外却有潔淨小

真
有便矣

屋正是我庵。純一師父借居避盜在此。師尊萬勿推拒。尊者聽得。一則行路飢渴。一則拒人不可太甚。乃隨道人入得屋來。那道人忙說知純一。純一聽得。急走出小屋門來。只見一個僧人。却也比衆不同。但見他。

豐頤濶額。圓頂高顴。眉高八字平分。耳列雙輪。

與廓。天中呈舍利。腹內隱禪機。身穿着一領錦。

襴袈裟。手執百顆菩提珠子。毘盧帽光放白毫。

棕油履雲飛紫電。宛如羅漢臨凡。真似彌陀出現。

純一道人見了尊者。色燦真金。光輝滿月。恭敬作禮。尊者師徒敬答相同。清茗出獻。蔬食隨供。便問二盜勸化根由。

尊者但云偶爾。一時傳引坊村善信。都來觀看化盜僧人。內中却有一個漢子名喚酒傭。往日原在這酒店傭工。只因店主生有三個女兒。長與次嫁了兩個女婿。在遠村開店。却留第三個女子在家。要招一婿。因爲開店的是酒肆。招牌上有這問柳尋花。又有侑酒絃歌婦女。遂種出來個淫私因果。這酒傭欺心短意。每懷着鑽穴踰牆的私念。無奈店主家嚴肅無隙。這酒傭遂結交了五六個弟兄。大哥就是千里見。二哥就是百里聞。還有兩三個。他渾名酒傭。真名實姓喚着馬義。爲此投托入夥。在三尖嶺盜內。希豈稱便。捨擄店主的三女。誰料二盜被尊者度化回心。衆盜

社
就事門

散去。這酒傭只得回家。又誰料女子已招有別婿。酒傭正忿忿不平。恰遇着尊者路過到此。他在這村坊衆內來看和尚。却原來就是尊者。他見了不勝忿恨。暗想道：這破人好事。警恨不可不報。便對店主說道：這兩位高僧。我久知他爲人禳災祈福。薦祖超亡。十分靈驗。店主聽得大喜。說道：我正要請僧超亡薦祖。祈福消災。却也遇巧。乃向純一備細說出前情。純一笑道：從來施主有功德。齋醮都是我。小道等做。今承款留。正該効勞。乃欲延僧功德。置小道於何地。店主方沉吟遲疑。無奈酒傭一心要算計尊者。師徒力力暗薦。且說純一自顧不暇。豈能爲人祈禳。內外被他

講說。因此店主把尊者請入內堂。潔淨處所。設起道場。淨水花燈。一依法事。至夜尊者方入靜時。忽見黑氣侵入道場。頃刻白雲裹去。尊者把慧光一照。忖道。堂中善事。怎有淫妖邪念。破戒污齋情。因雖有白雲解散。只恐元通弟子不知防範。乃向元通說破情景。元通拜受。後有說禎祥妖孽俱有先兆。惟聖神早見。七言四句。

詩曰

世間妖孽與禎祥

都有先幾果異常

君子前知惟善改

凡愚縱惡入淪亡

話說酒傭馬義。只因尊者勸化。二盜回心。解散他衆夥。不得遂他私淫惡念。忿恨僧人。今見了僧人突生惡計。却又

是梵志。留下了幻法防人。他在三尖嶺。見尊者師徒不飲酒。茹葷。突生一計。忖道。五百大戒。酒爲尊。我今乘他素供內。暗着幾點葷油。窖酒在內。破了他戒。再作計較。那裡知聖僧高道。自有監齋護法。那店主祖先於靜定之初。拜禮尊者之前。道承二位師父經功懺法。幽魂超度。但酒傭奸計。暗傷戒行。不但於幽魂相碍。且於功德大損。僧家一沾。染。麤。藥。萬。種。塵。情。敗。壞。於。此。二。位。師。父。當。謹。防。範。尊。者。把。心。印。結。起。說。道。汝。等。但。候。生。方。我。們。自。有。准。備。那。幽。魂。謝。去。尊。者。一。夕。靜。定。功。完。店。主。已。擺。列。下。齋。供。尊。者。與。元。通。只。吃。清。茶。淡。飯。店。主。進。食。尊。者。辭。謝。道。貧。僧。俱。是。一。味。清。

假醫
打

齋誓不重品。主人再三苦勸。師徒毫不沾唇。酒傭奸計不行。乃復生一計。悄入婦房。盜婦白金戒指。帶在自己指上。從堂外窓隙伸將入來。却扯元通禪衣。不意店主傍坐。誤扯其衣。驚見窓隙戒指。女手入窓。大駭。忖道。婦人淫亂。至此。乃解身縲。扣住其手。牢拴窓內。忙出堂看。却是酒傭之手。登時痛打。大罵尊者。師徒反行勸解。道場事畢。辭別純一。純一道。小庵復得。皆賴師尊。雖遠不能屈轉。雲輶請乞。少留一日。以伸私謝。尊者那裡肯住。正待辭行。只見店主樓上。已設備清茗蔬食。苦求尊者登樓叙別。元通力辭。說家師自不登酒樓花塢。就是小僧也。隨師受戒。不敢違犯。

店主那裡肯。那純一師徒。強把尊者元通衣袖。扯着上樓。尊者只得和容。隨着衆意。上得樓來。方纔獻茶奉食。只見兩個紅裙嬌嬌。走近席前。拜了幾拜。便坐倒敲着板兒。歌唱起來。這却是幻法根由。那裡知高僧道行。尊者啜了一杯清茶。吃了幾品蔬食。隨起身下樓。衆人與店主再留幻法使的那嬌嬌。孃孃。娜娜。那那媚媚。兩個也要來扯留尊者。那知護法緊隨靈通。虛應那兩婦。一似膠粘的手。釘住的脚。怎近得僧身。尊者下得樓。辭別衆人。方纔展開脚步。望前大路行去。却說酒傭馬義。暗害高僧。被店主識破。打罵一番。登時逐出店去。這酒傭忿恨不解。跟隨尊者。

後塵而來。元通正在路間問師父。適早店樓污穢婦女邪氛在弟子心胸。渾擾雖然驅除的去。只是也被他侵擾了。一番尊者答道。早間何處店樓。那裡婦女。我便未曾登。未曾見也。到是茶食飽心。尚懷着那衆人之敬。元通聽了稽首謝師。只聽後路酒傭叫來。師父且慢慢行走。待小子一同前行。元通住足。酒傭走近前說道。夜來偶戲誤犯。却被店主打罵趕逐。不容在店。今只得前途再尋投托度日。料師父們出家方便。慈悲有過。尊者笑道。我僧家不但無怨無惡。且亦無煩無擾。夜來何事誤戲。竝不知也。便問道。此去前途何處地方。酒傭答道。此去還是這花柳店一處地。

神機如此

方。這地方名喚一體村。有三家店。昨日師父功德處。是一家店。此去乃二家店。却是店主第二個女婿開的。過去還有三家店。乃店主的大女婿。兩店小人俱幫作過。昨店主既不留我。古語說的好。此處不留人。更有留人處。二位師父。既往前行。小人自當陪伴。若到前店宿歇。當照顧些。潔淨茶飯。尊者道。多承多謝。大抵人心生一種。機械便生一種。愈尤。這酒傭懷着忿恨。口裡甜言。心下却想道。二家店夫婦兩個面貌醜陋。心性兇惡。每每不喜人低頭不視。若是看他的。他道不嫌醜。便心喜。茶飯件件小心奉承。若是不看他的。他道憎他陋。便性惡。不但茶飯麤惡。還要下毒。

藥害人。酒傭懷恨。便生出一種機械。向元通說道。前去二家店。茶飯精潔。店主賢德。只是有一件毛病。他夫婦貌醜。最怪人看他。若是看了他的茶飯。就不潔。師父出家人。料是不看婦女。便是這店主。也不可眼視。元通道。我們出家。不惹煩惱。過去古廟深林。也寄一宿。酒傭道。這却又難我。這地方。虎狼夜出。庵廟稀少。只有這店。他夫婦不許行商。過客他宿。恐惹出事來。連累他。尊者說。便住他店。有何碍。元通乃隨着酒傭引路。看看來到二家店。只見村口也掛着一面招牌。上寫着獨角店。中真美酒。一體村處最佳。餚尊者與元通說。酒館店我們不便投止。過去却又無處安。

身。你可問他有潔淨素飯。元通聽說隨酒傭入得摩來。果然夫妻二人面貌醜陋。乃忖道。酒傭之言未足深信。乃和色歡容。向他夫妻問道。遠方吃素僧人。葷酒有幾。店主可有潔淨飯食。兩眼頻看。那店主便答道。有潔淨的。請坐。請坐。尊者入門。却與元通不同。那夫妻喜喜歡歡。正要恭敬茶飯。只見尊者低頭不視。便起毒心。將飯中下了些蒙汗藥。要害尊者。他那裡知聖僧前知。飯方擺下。師徒念動呪食真言。尊者把手一招。那婦人捧着幾碗飯。叫丈夫與酒傭吃。又將幾碗。送在尊者面前。師徒吃罷無恙。進屋去打坐。只見酒傭與他丈夫。迷困伏几。婦人把繩索。將丈夫酒

三原月言 卷二 十一

傭反網縛推入屋內。比及天明。尊者師徒收拾起程。婦人驚疑去看網縛的。却是丈夫酒傭兩個。沉迷不省。婦人連聲叫苦。急解繩索。用藥解醒。二人心明問故。婦人道。我爲怪老和尚。明明藥他二人。如何錯投你碗。且連人都更變。這分明是聖僧顯化。我夫妻兩個。平日毒人。做此歹事。酒傭笑道。那有此理。明是你爲一店逐我。故意不留。用此却人計策。我便去罷。遂出店門而去。夫婦兩個。乃向尊者拜跪道。凡人不識聖僧。平日過惡。望乞開赦。尊者問道。店主你平日有何過惡。夫婦齊答道。我夫婦只因生的醜陋。憎人低頭不視。便起忌妬。行商過客。投宿的不知。多被了我

慧

愚夫婦。惡心毒害。昨見師父低頭。故此行出惡事。不知反着在自己人身上。只恐這過惡。將來還有報應。尊者聽得。笑道。算人算己。自作自受。將來報應更大。你夫婦此時悔心。一動。將來美心。遂意。却不在面貌醜陋也。貧僧行道心急。不暇細說。有四句偈。留與你二人。當謹記在心。店主夫婦拜謝。願聞師偈。尊者乃說偈曰。

貌陋心良

諸凶化祥

心惡貌美

妖尸魍鬼

話說酒傭兩計不成。雖疑醜婦不留。乃忿心益動。出得店門。道一不做二不休。和尚此去。必往三店投宿。須率再算一遭。料他就是活佛。也難逃我這計策。如今且坐在這天

道路口等待和尚。尊者師徒行至路口。酒備見了。便陪着笑臉說道。店家婦人恨丈夫留住他家。逐出的工人。却連夫帶我一齊網縛。我只得出他店門。再尋別路。想起有一親戚在三店居隣。三店夫婦極賢。平日最敬僧道。房屋又潔。飯食更精。二位師父必從他店投宿。我親與店比隣。叫他看分上。外加些款待。元通聽了。向尊者說。此人語又是奸魔來了。尊者說。浮雲蔽天。青空自在。汝慮道莫慮魔。元通道。師父何以驅除。尊者說。我於未始有魔來。已知魔去。這癡漢徒自魔耳。尊者口雖教誨。元通心裡恐元通道力尚淺。乃把慧眼遙觀。果見前有個三家店。店內一婦嬌媚。

異常。恐徒弟亂了道心。却好近店有座傾頽古廟。僅存半
厦。幾塊頑石。尚存基址。尊者道力無邊。把手一指。只見金
烏西墜。玉兔東昇。天色黃昏。烟雲暗淡。前途樹杪。明白一
個招牌有字。茅屋數間相連。酒傭一見。便道二位師父。那
前面是三家店。我小子先去探親。你們慢慢走來。我叫店
中燒下好茶等候。酒傭那裡是探親。燒下好清茶。却是設
計愚僧先送信。怎見的下回自曉。

第八回 巫師假託白鰻怪 尊者慈仁螻蟻生

話說酒傭先行。要騙和尚。他那裡知尊者道力洪深。手指
處。古廟店家都是化現假設。酒傭只道是真。一直奔來。房

屋婦人毫不差異。他從後門而入。只見店中婦人獨坐。見了酒傭。歡天喜地。便叫一聲馬義哥。久不見你。何處行走。酒傭道。在你娘家幫作。乃問娘子如何。獨自在店。丈夫那裡去了。婦人道。丈夫遨遊東印度國。去久未回。這店我自支持。正在此無人。想個幫手。你來甚巧。我看你少壯伶俐。便做個夫妻也好。酒傭大喜道。多謝娘子美意。只是有件不平的事在心。今夜要報復他。婦人問何事不平。酒傭道。我當初在你花柳店幫工。其實要貪你三妹。豈知你家嚴肅。乃結交幾個弟兄。入夥劫盜。指望搶擄成婚。不料國度中來了兩個和尚。勸化了寨王。解散了眾夥。我事不成。忿

恨和尚。誰想他一路來投宿兩店。我兩次報他讐恨。都未遂計。今幸路過此處。必然投你店中。指望你夫婦替我報這讐恨。誰想你孤身在家。婦人道。此事何難。和尚們那個不貪色。待他來。我把個風流情態賣出來。你可尋幾個強隣來捉。拿出氣。但如今丈夫未回。我且與你權做個夫妻。酒備聽了這話。動了慾心。那顧算人。乃就同婦人入內屋。與他同寢。這那裡是三家店裏一佳人。却是五戒門中千變化。後人有幾句說明尊者聖僧。那有欺人幻術。因人心險。便有人心印。尊者之心。坦然原自在耳。

詩曰 禪心原不幻 安有幻弄人 只爲人情幻

因開幻化門。如如常自在。妙妙莫須真。
嗟彼凡愚漢。徒勞精炁神。

按下酒傭與婦人入屋同寢。且說尊者。只因酒傭計狡。元通說魔。道力自然變化。出廟宇村店現前。酒傭見了飛走。先去尊者。却與元通慢慢行來。天色尚明。偶遇一老漢子。雪鬢鬆麻鞋竹杖。走近前來。道二位師父。天色將昏。欲往何去。元通答道。東行化緣。少不得望門投止。老漢道。我地人家稀少。往來只有一個三家店住宿。此店夫婦非良。却不是你家歇的。尊者道。前有古廟可安。老漢道。頽廟難存。怎禁風露。不棄草茅小舍。暫留一宿。便齋不潔。聊供

行厨。有何不可。尊者合掌稱謝。師徒隨着老漢到得他家。便問道。二位師父那裡來。到何處去。元通備細說了一番。隨問老漢姓名。老漢答道。我姓鄭名修。世居此鄉耕種爲業。一面說名姓。一面修齋款留。收拾淨室安宿。師徒住下。那酒傭被婦人扯入卧房。恍恍惚惚。歪纏了一夜。及到天明。睜眼看時。那裡是客房三殿。原來半厦廟堂。婦人是一塊大石壓着他身。那裡掙剉得動。叫喊無人。苦惱萬狀。方纔想起長老。必是高僧。一念歸正。叫了一聲救苦慈尊。這尊者正在老漢淨室裡打坐。偶然叫苦的慈尊二字入尊者之耳。偶向元通說道。業障自作。當須自受。何人苦你悲。

云龍鳳

哉悲哉。是你添了我這一種因緣。反反復復。元通你可往村店之後。古廟半廈之間。方便痴愚無碍。普度元通領師旨。走到古廟半廈處。果見酒傭被石壓住。元通用力揭石。救起酒傭。拜倒在地。口口聲聲。只問老師父那裡。隨着元通到尊者面前。磕頭謝罪。說小人惡念害僧。自作罪業。願師尊赦宥。尊者答道。汝投幻妄。吾自無心。既悔前非。卽是善已。酒傭拜謝而去。後人有感頌尊者普度七言四句。

詩曰 石頭原是石頭塊

破廟如何有婦人

想因普度成功德

感動高僧護道神

且說尊者在鄭修家裡。度化了酒傭。早起要行。老漢願留。

供養幾日。尊者見他意誠心敬。便就住下。不題。且說梵志
師徒在花柳樓。混擾了一番。恐徒弟不守道範。生出事來。
乃遶一灣迂徑小路而走。讓過三家店。却來到一邊海的海
地方。問鄉里居人。找復大路。居人說道。師父們你錯超徑
路。反遠正途。我這地方喚做巨龜港。一向好行。近日只因
海洋潮發。擁來一條白鰻。約有五丈餘長。十圍粗大。這鰻
也不敢說他。本定便問。怎麼不敢說他。居人道。利害利害。
說起來神通廣大。變化莫測。却不是鰻。竟成魚怪。我鄉村
居人。若是不說他。敬奉他。便求他降些好事。一一依你。若
是慢了他。再說他。就怒起來。丫頭孩子。也吃你一兩個。本

智聽了。向師父說。想是個精怪。我們既聞知。須要與地方除害。梵志道。事便好。只是行路之人。管這閒事。本智說道。師父差矣。我們爲甚出家。遇害不除。逢災不救。空爲慕道。本慧道。本智說的是。乃向居人說。我們出家人。極善驅邪縛魅。便與你鄉村掃除患害。也是功德。但只是借那空閒居宅一住。方便行事。居人不敢應承。少頃聽見的傳說。就來了十餘居人。這人方敢悄悄說出。衆居人內中有一老者。說道。遊方僧道。多有除妖捉怪的。也是緣法。大着膽尋。聞屋住下。這四個師父。再作計較。本定道。作甚計較。老者也捫口不言。居人說。老頭子。你講又不講明。難道我們是。

不怕的。本智笑道。且依老翁借空屋住下再議。師徒乃問宅子何處。居人趑趄欲走不走。縮胸待言不言。總是乍相逢。不識衆道神通。怕口快惹惱妖精作怪。挨了半日。方纔領着師徒到一空宅。梵志住下。便問老者。白鰻如何作怪。老者道。離村五里。就是巨黿港。這港口有個巫師居住。專與居人禳解災福。只因潮擁這鰻來。成精作怪。居人被它害不安。若是師父有本事。可除得便去惹他。若無本事。莫講他也罷。梵志道。可有廟宇麼。老者道。無廟宇。若有廟宇。居人侍奉。便是降福正神。他却只附着一個巫師。惱了他。只求巫師方纔免得。梵志聽得老者之言。乃向徒弟說道。

這巫師便是怪鰻使從。要除他須探巫師的來歷。當下居人收拾齋供。師徒住在空宅不題。却說那裡是白鰻作怪。原來是巫師有些幻法煉的耳報。但凡居人有甚事情。這耳報便向巫耳說。因此居人若說他不是。便作威福騙人祭祀。假託白鰻獲利。這日巫師正與人祈禳耳邊忽報地。方遠來了四個遊方道衆。計較要除妖滅怪。巫師聽得耳報。大驚忖道。好好的生意。何處道衆來。此攪擾隨使一法。叫兩個徒弟帶了四把鐵鈎子。走到梵志空宅處。把師徒四人方纔要鈎着頭髮扯去。那裡知他四人都是會法術。手眼快的一轉變。到把兩個徒弟四脚四手倒掃起來。好

本智手執着一條大棍。盤問他白鰻何故成精作怪。你們何故聽他役使。巫師徒弟泣道。那裡甚白鰻。皆是我巫師設騙村人。師父們饒了我罷。我巫師却也有些本事。只恐他不饒你。本智笑道。也罷。且放你回去報信。乃將鈎子放下。二人得命奔回。備細說出。却早巫師已有耳報先知。大怒道。何處野道如此無禮。若不處他。怎在地方行教。隨在港內取了些蚯蚓。二三十條。叫一聲變。都變成大蛇。直奔梵志住宅。把一個宅子填塞將滿。都張牙吐焰。向師徒四個逼來。本定本慧未曾提防。被蛇束手足。裹腰腹。掙掙不得。梵志與本智便使出法來。就把他前來鈎子一撒。叫聲

變只見那鈎子。一把變十把。將蛇條條鈎出門外。却不會救得本慧二人。被那蛇纏縛住了。不由的自已走出宅門。望港上巫師處去。居人不見是蛇。只見兩個小道。細手縛膊。就如妖精捉去的一般。梵志與本智見了。没法救援。只得隨着本慧二人。也來到港口。但見巫師立個壇場。坐在壇內。叫道。白鰻大王。分付把遠來侮慢大王的野道。送入港內深水。賞賜小鰻。跟去看的。與居人老者。都上前哀求。說道。遠來道衆。經過此方。不識威靈。冒犯獲罪。望乞赦宥。居人願備牲醴。祭奠謝過。巫師道。大王發怒。說爾等容留野道。亦當加罪。還爲方便。大是無知。說畢。又叫快把野道。

推入港內。只見本慧二人昏昏沉沉。兩眼看着師父。梵志忽然叫一聲。本慧徒弟。何不仗出慧劍。本定徒弟。切莫要亂了刀圭。又看着本智道。徒弟。你如何也不放出大光明來。梵志一面說。一面口中念念有詞。把手望東連招了幾招。只見海港上。抖然狂風大作。衆居人看的。個個立不住脚。都叫好大風。怎見得。但見

吼聲震地

聒耳轟雷

海揚波浪滾千層

樹連根

葉飄萬疊

屋瓦飛空成蝶舞

行人竄耳作猙慌

那裡是千林靜息鳥和鳴

但見的八面威揚妖盡掃

大風刮處。抖然本慧跳鑽鑽走起。打的個壇場器物粉碎。

本定雄赳赳發作。到把那巫師背細起來。本智執着大棒。叫巫師你何處學來手段。敢在我們跟前鬪寶。巫師却也不慌不忙。把肩背一抖。猛然手內也執着一根大棒。舞將起來。照着本智一棒打來。本智輪着棒劈空迎去。他兩個在港岸上使出武藝。只見本智氣餒棒亂。這舞鎗弄刀。却是本慧二人。原來在家本事。近又習學了法術。便掣出劍來。望巫師斫去。巫師徒弟甚多。一齊簇擁上前。梵志也拔出慧劍相敵衆人。攪鬧一團。衆居人看着說道。原來都是些成精作怪的冤家。撞着對頭。必定看兩家誰勝誰負。看着巫師。敵不過本智。衆徒棄棒要走。被梵志使了一個縛。

魅神通帶了巫師歸來空宅。審他個白鰻來歷。巫師乃實說道。假託鰻精。要求祭祀。衆居人方纔明白。却又替巫師告饒。巫師只是磕頭求釋。情愿入門爲個弟子。衆居人備齋拜謝。梵志師徒辭別要行。乃問大路。居人指引過了巨竈港。轉過一山。山有重關。便通紅牆廟路。前行。梵志謝了衆居人。巫師惶恐。再不講白鰻舊話。却隨着本智。要做個弟子。梵志說道。汝要皈依。吾亦不拒。但只是門徒已多。行道不便。汝旣發心。此去到了大路。凡見青鸞摩雲。或是道士尋徒。你當爲吾輸力。吾自有報於汝。乃附耳向巫師云云而去。後有譏梵志一心。只是不忘趕道童者五言四句。

詩曰 長途行已遠 門弟久既收 青鸞無翅跡

何苦法頻留

按。下。梵。志。師。徒。問。道。前。行。且。說。尊。者。在。鄭。修。老。漢。家。連。住。旬。日。老。漢。見。尊。者。開。度。酒。傭。這。件。奇。事。乃。閒。相。問。道。酒。傭。何。故。石。壓。師。尊。道。力。却。也。甚。深。老。漢。日。前。也。有。兩。件。奇。事。請。教。尊。者。答。道。酒。傭。機。械。疊。出。欲。傷。人。先。害。自。己。世。事。以。無。端。出。自。無。端。入。理。毫。不。忒。到。不。知。老。叟。兩。件。奇。事。何。事。也。鄭。修。感。着。眉。道。老。漢。平。生。辛。苦。掙。得。幾。畝。田。產。耕。種。度。日。村。間。有。一。豪。强。大。戶。倚。勢。凌。弱。每。每。侵。占。許。多。他。家。益。富。我。地。日。削。天。理。不。知。何。處。日。前。我。這。屋。後。當。初。不。知。何。

響入 響出

地偶鑿池塘。掘出金銀一甕。當時隣衆皆知。便各爭搶。忽然金銀盡變爲魚鰕。衆心駭異。就是老漢爲此着惱成病。師尊有偈道。教我且療這病。尊者聽得。合掌道。善哉善哉。勢利迷人。乃人自迷。奪人之有。終有人奪。鄭老又問道。病却向療。尊者答道。元無有病。又從何療。還以無療。其病自愈。鄭老不解。乃問元通。元通答曰。吾師之意。明明說莫。畏勢侵。冥自有報。莫迷財利。最是病人。鄭老笑道。老漢終是不解。元通答曰。只當原來無有。鄭老方纔點頭明白。師徒一日與鄭老閒行田間。徑路小道。草茨亂生。尊者舉步輕慢。一步數觀。鄭老問道。師尊你一步三看地。且行慢足輕。

何故。尊者道。荒田徑道人無足跡。多有螻蟻重足。急行所傷實多。貧僧心念在此。故不覺舉步輕慢。鄭老歎道。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仁獸且然。况有靈者。師尊善念。老漢敬仰。又行幾步。見一池塘。涸乾徹底。尊者道。天旱無雨。池塘乾涸。鄭老道。我這村有雨不早。且是水注汗地。只因當年畜養魚鰕。被人偷取。老漢恨忿罵道。魚賊。你只偷個有。若池無魚。你有何竊。古怪古怪。自發此言。三載蝦也不生一個。雖絕了偷的。却害了畜的。如今池水也不存。師尊這段情理。何故。尊者答道。魚蝦雖濕化。亦秉性靈。你畜種殺機。他盜種惡業。只因你巧中一語。呪罵兩種惡。消池乎。涸乎。成。

就善知識的功德。鄭老問道。師尊這功德何見。尊者答道。如水灌禾。爲日漸長。自見在老叟之子孫。鄭老聽了。把手一指道。師尊你且看那前邊高房大屋。氣焰騰騰。子孫蕃衍。善功何在。若論種惡。却也說他不盡。尊者舉眼觀看。只見那高屋上。祥雲捲出。瑞氣飛揚。尊者道。這人家善解。不祥。何言種惡。鄭老道。這就是侵占我產之家。受他害者。莫不欲食他之肉。尊者道。惡固如老叟之說。但不知他曾行有何善。鄭老想了一想。道。他也曾行了一件事。未必就解了他惡。元通道。老善人。這家却行了一件甚事。鄭老將欲說。只見遠遠一人走來。乃道。要知他一件事。老漢記不切。

問這來人自曉。却是何人。知他何事。下回自曉。

第九回

擾靜功頑石化婦

報仇忿衆惡當關

却說尊者與鄭老。正講那大戶一件善事。遠來了一人。乃是。大戶家僕。元通便問此人。你家主鄭叟。說他過惡甚多。却曾行了一善。乃是何事。僕人道。若論我家主。侵人田地。奪人家產。過惡真說不盡。只因往年一僧到門。叫他莫絕人後。我主人問僧。怎叫莫絕人後。僧說。老施主。你家僕。若無妻室的。當娶與他。若無弟兄的。當使還族。我主人一時感動。果依僧言。散了三五家僕。止留有弟兄宗族的。使喚。後僧復來。甚稱功德。尊者聽了。合掌稱贊道。如此善行。不

小。不。小。侵。奪。損。人。尚。然。昌。後。況。正。人。善。信。陰。功。寧。有。窮。際。
尊。者。與。元。通。贊。歎。一。番。回。到。鄭。老。家。中。方。入。靜。定。只。見。元。
通。身。體。動。搖。却。似。心。意。不。寧。之。狀。尊。者。乃。喚。了。一。聲。元。通。
徒。弟。何。故。把。持。不。定。元。通。答。道。弟。子。方。入。靜。定。恍。惚。坐。中。
見。一。婦。近。前。說。僧。何。故。破。我。姻。緣。揭。吾。身。體。弟。子。問。其。根。
由。他。道。與。酒。傭。漢。子。邂逅。厦。中。被。你。折。散。今。夜。孤。形。隻。影。
荒。涼。破。厦。誰。之。罪。過。弟。子。聽。了。他。詞。乃。說。他。是。顏。廟。頑。石。
怎。幻。化。人。形。以。迷。人。性。今。復。以。幻。生。幻。亂。吾。靜。功。反。說。誰。
之。罪。過。其。婦。復。向。弟。子。說。道。石。自。石。婦。自。婦。誰。幻。生。幻。只。
因。僧。動。傭。嗔。惹。出。這。段。因。緣。你。快。還。我。酒。傭。漢。子。弟。子。正。

與他爭講。師父喚醒。不知弟子何故生出這段根因。總是返照未充。師父何以垂教。尊者答曰。徒弟何得把持不住。頑石化婦。本吾充滿。化緣以懲惡業。今酒傭業解。石當還。石婦宜還。婦何乃入。徒弟將定未定之中。又示出個出幻。入幻之境。何不充滿。返照見怪不怪。怪自壞矣。尊者說畢。乃以手向空一指。說一偈曰。

幻自歸幻 空自還空 原若本來 本來原若

尊者說罷偈語。與元通安然各自入定。次日日出靜辭別。鄭老望東行去。此時正值春光明媚。物色鮮妍。師徒行在途中。見樹木綠襯紅芳。禽鳥聲相和應。元通向尊者問道。師

父這時光物景較那酷暑隆寒人情物理自是不同你看往來道路行人這心舒意暢從何處發來尊者聽得把手內數珠看了一眼半字也不答元通卽悟隨又問道師父暑往寒來皆是天地自然的氣化怎麼烈風淫雨時復變更尊者也不答却把手內數珠掛在項上而走元通道弟子了喇也正走間只見後有三五個人急喘喘氣騰騰趕道而來這幾人那裡顧甚麼春光聽甚麼鳥韻他心裏惟恨路長又恐怕力倦且說這幾人是何人却是巫師帶領着幾個徒弟趲路趕梵志師徒如何趕他只爲梵志師徒攪擾了這一番村居人識破了他詐僞存身不住又且壇

場興建不起。那耳報又不靈。這徒弟幾個。向巫師說道。師父。你在这鄉村做壇場一番。却被過往野道攪擾破法。你既不能報仇。乃反要投他做弟子。他臨去。一邊咕咕噥噥。又不知與你說甚麼秘密。你安然受冷淡。我徒弟們却也耳不得這般寂寞。你拜野道爲師。我們便降了一等。却是他徒孫了。這氣難忍。巫師道。汝等意見。却要如何。徒弟道。我等意欲尋兩個舊契弟兄。到前途攔阻他去路。結果了他師徒。以報這一番仇恨。巫師道。正是。我一時也只爲法力不如他。省這口氣。說投入門爲弟子。哄他傳些術去。看他臨去耳邊。叫我但遇過往僧道。若是找尋道童徒。

喻言酒
色財氣

弟的。看青鸞摩空爲記。便與他隨機應變。弄個神通阻回他去。這等看來。也非出家正道。依你徒弟計較甚好。只是你們尋那個舊契弟兄。設何計策。到前路何處地方。阻攔怎個法兒。把他們結果。只見一個徒弟說道。弟子往日結義相交。兩三個弟兄。一個叫做雨裡霧。一個叫做雲裡雨。一個叫做沙裏淘。便是小徒弟也。與這三個排個名字。結誓爲盟。患難相顧。不料他三個外遊。聞說在甚靈通關。做些買賣。因此小徒投入師父門下。今日師父遇着這樣嘔氣事情。好友趕上他。傳信我那弟兄。叫攔阻結果了他。與師父出這口氣。巫師道。我一向也不知你這些事情。便是

你與三個排行叫做甚名。徒弟道：弟子排行叫做膽裏生。就是同在師父門下。這幾個弟兄都隨着弟子。受不過那野道們這一番欺侮。故此說的巫師動了報仇的心腸。同着衆人從小路抄大道。來趕梵志師徒。到這地方遇見尊者。師徒行路。他急喘喘也不顧道途遠近。氣哼哼只是奮勇前奔。尊者見了。與元通道：徒弟你看這幾人。氣焰光景。狀貌情形。我知他皆非心腸中潔白。讓他前行。莫要招攬。元通領諾。師徒緩步徐行。忽然見一座石橋接路。橋下流水清淺。僧家無纓可濯。有渴可消。乃走近橋邊。扶欄觀望。但見

路接長堤。溪流淺水。往來彼通此達。多少東向
西奔。盡是磨磚砌就。白石裝成。真個徒杠利人。
徒梁濟道。巧工創就渡頭船。善信洪開方便路。
尊者師徒觀望一番。便坐倚石欄憇息。却說東行梵志師
徒前走到一個地方。名喚靈通關。這關却是一山險道。十
里高崗。那高崗裡。隱着幾戶人家。都做些不良的買賣。剪
徑爲生。截路過活。就是巫師徒弟結交的那雨裡霧。雲裡
雨沙裡。洵這三人聚黨成羣。專一白日劫商。黑夜截客。一
日正在崗子裡計較劫人。只見關前幾個人。汹汹飛步奔
來。雨裡霧看見對雲裡雨說道。崗前來人何洵。想是買賣

到了。正要上前捉住。看來乃是膽裡生。見了便問道。兄弟別來日久。何處安身。聞道你在巨龜港。投師行教。却怎得暇前來。這幾位何人。膽裡生道。這是巫師。並我師兄。師弟。只因前日有幾個過路道衆。道又非道。破了我師壇場。受了他一番磨折。今想着衆位契兄。必能爲我報怨。因此遠奔投托。料他必經過此道。所以抄小路而來。急煎煎那顧氣喘喘。不知這起道衆。可曾過此。雨裡霧答道。這道衆還未曾到。只是聞得你巫師。有耳報通神。你們也有些法術手段。如何就敵不過他們。膽裡生把眉感着。說他們手段法術更高。敵他不過。雨裏霧道。莫要怕。我們弟兄便不濟。

孫行者
剪

却有一個新結義的哥哥。叫做賽新園。他離十里崗五里廟修行。我這位哥手段甚高。若喚來料道衆怎生敵得。便是結果他何難。膽裡生聽了。便問道。這哥怎喚做賽新園。雨裡霧答道。我這崗頭有一個大戶。造了一座花園樓閣花樹。極工甚麗。名喚新園。我這哥偶在園戲耍。園主怪他往來頻擾。閉門不納。他便顯個手段。在崗頭堆了幾塊磚石。插了幾枝花木。吹了一口氣。揮了幾揮手。就變出一座花園地方。那個不去戲耍。便起他名叫做賽新園。說畢。纔請過巫師。衆弟子相見。叙禮。到雨裡霧衆人家裡。燒茶煮飯。釀酒烹餚。大吃大嚼。計較等候。梵志師徒。却說梵志師

徒依居人指路前行。一則辛苦。一則逢春遇景。師徒們登眺行遲。走得兩日。方到這山崗。要過靈通關去。有人傳到。雨裡霧家。說崗前來了幾個道衆。膽裡生便惡。狠狠起來。叫聲師父。你仇人來也。巫師帶應不應。他因何不應。只因他手段不甚高強。又爲日前磕頭謝罪。弱了些氣兒。且許做徒弟。故此同衆徒弟來便來了。心尚有些怯懦。當時雨裡霧。率領三個弟兄。走到關前。見了梵志們。坐在地。下石頭上。恰好本智一個。在關側淨處。出恭撒溺。雲裡雨瞥見。便使個潑天網。罩將下來。把個本智蓋在網裡。纔要擱手。縛足。那裡知本智。原是個伶俐道童。雖然被雲裡雨罩住。

他却手段高強。把身子一撐。兩手雙扯。網破數窟。走到關前。見本定與本慧。各各裝束。要與雨裡霧沙裡淘打。却便叫道。師弟。莫要輕易。這來頭却大。梵志道。徒弟怎見的來頭。大本智道。他會使潑天網兒。徒弟方纔撒溺。幾被他溺也。撒不成。本定聽得。向本慧說道。我們須要在撒溺處。防他的潑天網。漫空罩下。本慧笑道。我不撒溺。任他網來。師徒正謫議間。只見雨裡霧。執着大棍。喝道。大膽野道。敢闖此關。那膽裡生。便也喝道。前日受了你們兇嘔。今日却也到此。早早把行囊卸下。叩首關前。饒你的性命。梵志便問道。你是何人。阻擋行客。執棍傷人。豈無王法。雨裡霧那

身月言 卷二
三
裡採聽。輪棍只要打來。好本定裝束了。也執一根棒。上前抵敵。雨裡霧便問來道何人。本定答道。你要識何人。聽我講來。雨裡霧將棍架着棒。道你講來講來。本定道。我講你聽着。乃講道。

自小生來瀟灑性

年未三旬正當令

平生好使棒一根

刀鎗劍戟都相稱

爺娘管我莫持兇

師父傳來越添勁

使出蛟龍不敢侵

打進虎狼誰敢近

岐岐路裡遇吾師

跟隨出家到東境

純一庵中救道人

巨鼇港處饒巫命

有些道法治強梁

喫的軟來不怕硬

有齋稱早去烹庖

有鈔獻來說你敬

若還怠慢我師徒

你這山崗沒趣興

往來買賣做不成

結夥弟兄都要病

你今問我甚姓名

半路出家名本定

本定執棒也架着雨裡霧棍。說道你叫做甚麼姓名也須
通知與我。雨裡霧便道我也有姓名。你聽我道乃道

情性從來我最慙

終朝麩蘖口中食

曾向蜜淋擒打辣

也曾茅草釀中山

也曾麻姑謁中聖

也曾香藥造還丹

陶潛白社愁眉解

樊噲鴻門仗劍談

腰下金貂須可換

甕邊吏部不須攙

穆生懷忿辭丹陛

太白酣醺寫黑蠻

能使英雄生俠氣

從教感額解和顏

相逢不飲空回去

洞口桃花也笑姍

若問我名並我姓

聖君曾惡不須甘

盪着棍兒教你倒

難過崗中第一關

本定聽了笑道。原來你是個囊包。雨裡霧道。且請教你是那裡人氏。何方鄉語。囊包是罵是稱。本定笑道。我與你異鄉各地。談說不明。只就中華土語。你是飯袋的弟。醉漢的

兄我也不怕你。若不是我出家心性。一口吞的你無影無踪。雨裡霧笑道。口說無憑。量的你下本定也微微冷笑道。包你有憑吃的下你。便將棒去直打。關前大鬧一會。雨裡霧漸漸力弱。叫一聲雲裡雨兄弟。上前相助。雲裡雨乃舞動那把刀。奮身照本定砍來。本慧見了。忙挺長鎗。直撞上去。雲裡雨見了本慧。便也問道。來道何人。本慧答道。你要問我姓名。聽着我說。雲裡雨道。說來說來。本慧乃說道。

我乃岐岐路少年 家中頗富幾文錢

不宗經史學文字 情性生來好走拳

打盡世間無敵手 名聞海內不須言

刀鎗使得風難透

棍棒開來浪不旋

正在村鄉演手段

遇我明師把道傳

也會念經並禮懺

也會遊方去化緣

巨龜港上傳名姓

降了巫師拜我賢

要往東行過此路

何物么麼當住關

有禮送行須早辦

折乾也是你心虔

若問我名並我姓

洒家本慧姓辛田

本慧說罷把長鎗也架着雲裡雨。那把刀道你這淫污惡物。須也有個姓名。早早報來。雲裡雨道。我也有名。說來你聽。本慧道。你說你說。雲裡雨乃說道。

問我名須也有名 平生好樂不邪淫
假做陽臺夢裡會 巫山借喻雨和雲
曾把千金買一笑 莫須妖冶說傾城
餘桃食處楚王愛 書簡傳來君瑞情
只因結契三兄弟 靈通關上阻人行
兩把鋼刀腰下繫 守關鼙鼓夜間鳴
誰敢關前誇好漢 快輸珍寶與金銀
莫教惱了兄和弟 手內鋼刀不奉承
活捉道徒名本慧 還拿師父網蔴繩
休說兩裡雲名姓 說起當關第一人

罵的切
說的甚

本慧聽了笑道。你原來是個饒勞。只可恨當時。何人把你譬喻。這兩字名。姓傷毀好人。損壞天理。今日好好備辦齋供。送我等過關。便饒你性命。雨裡雲將刀直斫。本慧挺鎗相迎。兩個戰了半晌。雲裡雨漸漸刀法亂了。沙裡淘忙掣劍在手。舞上前來。這裡本智也舞起青鋒寶劍。上前對敵。沙裡淘見了本智。便問道。野道莫要亂舞亂斫。我也聞知你名姓。你只把你武藝法術說來我聽。本智道。我的名姓如何。你知。沙裡淘道。你師父附耳說與巫師知道。明明叫防來找尋你的。因此知道。本智笑道。你要知我手段。我說你聽。沙裡淘道。你說我聽。本智乃說道。

手段生來我最強
十八般藝出遊方
煉就渾身生鐵柱
打成道體發金光
只因騎鶴臨法會
屨氣妖氛弄海洋
爲貪景致投他腹
混攪三軍鬧一場
降却屨妖離海島
遠隨師父走村鄉
若說法術無邊妙
應變隨機件件長
入水不沉火不燬
刀鎗劍戟怎能傷
來到此關你說峻
我心覷作矮垣墻
莫教使出神通手
快早低頭來受降

本智說畢把劍停着道你這賊物也通個名姓來我却

知你的神通手段。沙裡淘笑道。說我名姓。真真嚇壞了你。却又喜壞了你。本智道。既嚇壞。如何又喜壞。沙裡淘道。我說你聽。却低頭不說。思思想想。怎麼思想不說。下回自曉。

第十回 賽新園巫師釋道 靈通關商客持經

話說本智停着雙劍。聽沙裡淘說名姓。他低頭不語。本智道。賊物。你便說罷。何故低頭。沉思不語。沙裡淘道。我的名姓說了。也要想想了。也要說。便是你伶俐聰明。術精藝妙。聽我說出。也要思想。本智喝一聲道。說便說罷。我們出家人。不想想。便亂了道行。沙裡淘笑道。莫騙我。只恐你們想了。又想本智。怒起把劍就斫去。沙裡淘道。莫性急。難道我

終不說我。我說你聽。

我名那個不深知
有我寒冬如挾纊
我能逆兒成孝子
弟兄有我相和睦
有我安康無疾病
我有雕梁並畫閣
我有莊田多僕妾
我有綾羅綉段錦
說起我名誰不想

走盡乾坤東與西
歲荒枵腹不能飢
我能妬婦作良妻
朋友有我不奸欺
有我憂愁轉笑嘻嘻
我有牛馬與豬鷄
我有林木共山谿
我有金石寶珠犀
尊富榮華無盡期

本智聽了。哇了一聲。道你原來是個虛利阿堵。我本智與你再續兩句。沙裡淘道。你怎與我續兩句。本智道。君子固窮。誰想你小人貪你反增悽。他六個人。在關前大開。沙裡淘也。劍法亂了。膽裡生看見。便惡狠狠鼓起胸膛。怒洶洶。睜着兩眼。口裡噴出一道烟。肚內忖量三穴狡。思量也要執一根棍。去幫助三個弟兄。又見梵志雄赳赳模樣。也像要尋敵手的。乃忖道。巨龜港。巫師輸了。與這幾人。特來煩弟兄們報仇。却又輸了。怎像模樣。想起救兵。早早去尋賽新園師父來救。膽裡生離開方行了半里。却好賽新園這道人。正在他十里崗頭。五里廟內打坐。猛然想起。雨裡霧

弟兄。崗中有人傳來。關前敵鬪。他便取了幾件法具。走近關前。却好遇見膽裡生。相見了一面。叙久濶私情。一面說當關急難。賽新園聽了。道阿弟休要怕。待我去救。飛步到關前。只見他六個人轉燈兒相鬪。賽新園袖中忙取出一個小瓶子。往上一擲。只見那瓶變的缸大。把本定當頭罩下。本定措手不及。倒悶在瓶下。道人又將袖子裡綿索一根。往空一擲。那索飛空而下。把本慧細倒在地。又在袖摸出幾塊銅鐵金銀大塊。把本智亂打。三個人無法施展。梵志見了。叫徒弟何不使法術。三個徒弟同口一詞。說道師父。弟子們不拘甚利害。能解惟有這三宗。没法驅除。望師

父解救解救。梵志便怒道。這三宗不能解脫。還出甚家。隨
 口中念念有詞。自己頃刻變的赤面紅腮。圓眼查耳。口裡
 噴出火焰。萬道毫光。那三個徒弟越發叫不濟不濟。瓶索
 銅塊。愈加緊了。梵志道。誰人緊你。你自己放鬆些纔是。當
 時急的三個人。抓耳撓腮。看看道人賽新園也。口中念念
 只見梵志那噴出來的火焰。漸漸消滅。三個徒弟道。好了
 好了。師父口裡沒有火焰。我們徒弟日子這回好過了。膽
 裡生。仍要賽新園道人作法。說把這四個野道。結果了他
 罷。道人道。兔死狐悲。勿傷其類。巫師便也說道。刀下且留
 人。想當日巨龜港也。只因我假設白鰻作怪。愚騙居人。惹

動這道徒惡狠。雖然惡狠。他也是爲居人縛魅驅邪。況我
那時投誠降服。他就好意寬恕。今日徒弟膽裡生。苦苦要
結果他們報仇。也沒甚來由。古語說的好。省一時。免百日。
依我巫師。饒恕他過關去罷。我當日也有些法術弄他們。
他們法術也不小。他今日弭耳攢蹄。只恐假詐。賽新園便
把繩瓶收了。只見本智三個人好好的站起立在關前。梵
志道。徒弟何故不使出手段。本智答道。這道人仗着他四
個弟兄。勢力惡狠狠。這關無法打得過。好及忍受他些兒。
哄過關去。再作理會。梵志道。便是我心也如此。巫師見賽
新園收了法術。梵志師徒却小心下志。上前躬身道。列位

若要金寶。我們設法不難。只怕哄你們不得。若要行囊料值不多。若是要報仇。我們與列位無干。就是相逢列位。必然恭敬。雨裡霧道。你們時常遠慢我等。今日過關。敵我弟兄。不過說出好看話兒。依我膽裡生兄弟。定要結果你們。出他一腔仇恨。依我巫師念你日前放他。他今日反來勸我們饒你也罷。放便放你們過此關。只是莫冷淡我們弟兄。梵志道。我貧道既過貴關。急切與列位相逢。甚少冷淡時。有雨裡霧道。別方遠處。有相知相厚。作成親熱。莫要說破戒。便就不是冷淡。梵志道。領命領命。兩下講和。巫師依舊請了梵志師徒。到賽新園道人小廟。設備齋供。雨裡霧

只恐這
有更親
熱的

弟兄。那裡肯吃素齋。乃治辦葷食。要强梵志師徒們吃。梵志不肯力辭道。若是開了齋素。便難過貴關。沙裡淘笑道。只要有小弟怕甚關難過。衆人吃了齋供。梵志辭行。巫師遠送幾里。回到關下。衆兄弟便留住巫師。巫師忽然耳中說道。關前有幾個。販珍珠瑪瑙。商客要過關去。巫師笑道。你如何幾日不報事。那裡去來。耳報道。只因梵志師徒在此。我邪不敢犯。巫師道。他們也非正耳。報道。雖然他們。今雖受了些妖法。却日後要遇正還真巫師聽了耳報之說。隨說與兩裡霧弟兄。衆人便知巫師有先知之術。因此越留在賽新園廟住。却說國度中。這起商販珍寶客人。各藏

貨物在身。要過靈通關也。聞的關前有截路剪徑強人。這離關三里。却有一大戶人家。衆商計議。先來投托。借勢過關。這大戶却是鄭修的兄弟。名喚鄭齊。此人家累千金。田園頗富。俱是倚強凌弱。占奪起的。年近六旬。尚無子嗣。一日正坐在家。計筭人頭上花利。家僮忽報。南路有幾個商客拜訪。鄭齊聽了。忙出戶相見。各叙賓主之禮。鄭齊開口問道。列位到舍有何見教。衆客答道。小子們販得些珍寶。要過此關。久聞關前有夥截路惡人。不敢輕過。願借勢力保護過關。謹備薄禮相酬。鄭齊聽了。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何勞厚禮。便是保護過關。有何難處。衆客大喜。鄭齊隨

備酒飯款留衆客。把行囊俱放在鄭齊家。少歇一日兩夜。那裡知鄭齊未曾保護。先起奸貪。暗約歹人要劫商寶。這商客中却有一人。平生吃素。好誦經文。早起望空禮拜。這善心就感動天地。幽有保護之人。却是何人。乃是尊者師徒。正別了鄭修。鄭修臨別。却也說道。我有一弟。在靈通關住。平日心術不正。師父們若過關。可會則會。如不可會。便過關去罷。不要沾惹他更好。此時尊者一面叫元通記了。一面行路。却又見三五個趕路之人。便消停緩步。或歇息林間。或棲遲道路。恰好離得關前三五里遠。只見一個高房大屋人家。隱隱在林中現出。元通向尊者說道。師父那

大房屋想必是鄭老弟家。他叫我們不要會他。如今稱早過關去可。尊者聽了元通之說。擡頭觀看。果然高房大屋。在那深林密樹中隱隱現出。怎見的。但見

瓦獸雄飛

粉牆迭出

層樓巨閣連雲

峻宇高垣

接漢

居非府第總是村落沒遮攔

家有金錢且做

快心違制屋

尊者看見大屋。向元通說道。徒弟依鄭老之言。可以不會論普度之心。怎教放下。我且見那大屋之上。若似日前。那還僕繼後的祥烟。却又伏着暗昧妖邪的氣焰。我且與你到他家探望一番。亦可。當時元通便隨着尊者。走到大屋。

門前。只聽的屋裡誦經聲出。尊者乃道善哉。人傳鄭惡。怎有善行。正說間。內裡却走出兩個客商來。見了尊者。便問長老尋誰。尊者答道。施主莫非地主。商人道。我等非主。乃是過客。長老要謁地主。少待家僕傳報。主人自是相見。尊者依言。便坐在大門外首。果然少頃家僕出來。尊者便煩他通報。那鄭齊心方在算計。客商又聽得遠來和尚。不知化緣的是販寶的。延捱不出。師徒聽這誦經聲止。乃有一人走出。也是個商客。他見了僧人。與他誦經吃齋。情意相合。便邀入尊者到他客寓。備問師徒來歷。尊者一一答應。却兩眼看那客人。面帶暗晦氣色。乃問道。客官有甚心情。

貧僧望色而見。客人便把過關的情由說了一遍。尊者聽了。暗暗在心。只候主人出會。少頃鄭齊出屋。見了尊者。師徒莊嚴相貌。不同凡僧。乃就延入正廳堂上。叙問來歷。尊者備細說了一番。却說到鄭脩身上。與那侵占他產的大戶。縱還家僕。繼人後嗣的功果。鄭齊便笑道。功果之說。似有似無。且問師父。比如一人飢餓。爲因無粟。一人飽足。乃是多金。得金易粟。怎教人不攫金。攫金換飽。怎便就無功。果尊者笑道。人人依施主。這說白晝。所以有傷人害命之事。罪惡無端。何言功果。鄭齊問道。功果可有報。罪惡可有應。尊者不答。只合掌誦了一聲善哉善哉。鄭齊不能解。兩

不然

賤却看着元通。笑道：長老合掌怎說善哉何意。我却不知莫解。元通乃答道：我師父已是明白說與施主了。鄭齊大笑起來。說道：往常見僧道們說啞謎糊塗話。令人猜解。愚昧的解不來。便磕頭禮拜。說長老師父度化他了。他那裡知都是他暗裡起發布施的行頭。只這一句尊者就答應道。施主這講道理說糊塗話。雖是暗昧。比那暗昧使心。用奸騙人的大不相同。鄭齊道：暗昧使心。怎麼不同。尊者道：施主備細問小徒自知。鄭齊乃問元通。元通答道：使心暗昧。在冥間報應。昭彰在世。上小僧有幾句三字語。施主須聽。鄭齊道：小師父你說來我聽。元通乃說道：施主小僧說

便說你莫怪和尚家多口饒舌。鄭齊道任小師父饒舌。元通乃說道。

漫饒舌

三字勸

願仁人

端正念

富休奢

貴休僭

勢毋驕

貧毋怨

德莫忘

愛莫戀

創業勤

處家儉

禁邪私

謹災患

若瞞心

將人騙

財貨侵

田產占

起奸謀

暗裡筭

天不高

舉頭見

神不欺

目如電

自禍淫

必惡厭

怎如心

一慈善

子子孫

永無間

高門楣

增福筭

元通說罷。鄭齊忽然自忖道。僧家說話。却也明白。若果有

誓

善惡報應。何苦我暗昧存心。乃口中說道。師父講便講的有理。只是人面不同。有如其心。我以善待人人。却不以好待我。俗語說的好。虎無傷人意。人有傷虎心。元通道。畢竟人遭虎咬。那曾有虎被人吞。鄭齊笑道。人多食虎。元通道。虎不能逃。人機穿。終是獵家食。獵家多是遇着大蟲。却也放他不過。鄭齊道。解脫何如。元通道。不如莫生機穿。兩個辨難了半晌。鄭齊心地覺明。便道。小子且留二位師父在舍。多任幾日。願聞教誨。當下家僕擺出素齋。款待師徒。收拾靜室留住。却說鄭齊心裡要串同。雨裡霧這一夥人阻截商客。被元通一番三字勸語。開明了他心意。自想道。我

生平侵占人田產。謀騙人錢財。雖然積累富饒。頗奈尚無子嗣。又想和尚在哥哥鄭修家。說那縱放家僕不絕人後的子孫蕃衍。我今日却又暗算商客。天理何在。這心腸想便想的端正了。只是三心二意。善根還不堅固。一面且不行暗約串同之計。一面且徘徊睡卧之間。這夜就做了一夢。明明夢中見他亡過祖父。托夢叫道。鄭齊你惡滿災殃大至。何不勇往遵奉僧言。急早回心。瑩白廣修方便善事。不但免墮輪迴惡趣。必且後接榮昌。鄭齊聽得後接榮昌四字。便想起他六旬尚無子嗣。一念動了善心。道謹領夢中之言。早起安排飯食。請客商入屋內。寫了數字帖兒付

與商客道過關。若遇強梁。此帖內必然解救。衆商接帖。吃了飯食。辭謝方行。只見那誦經商客。忪忪入屋。到靜室中。來謝尊者。說道。夜於夢中。見一僧人持一卷經授我。道。勿間誦念之功。自有風波不擾。虎豹強梁。不加害之報。暗想得過此關。却要借賴師父之力。尊者與元通以好言回答。這衆客方纔欣然而去。衆商客辭別時。齊又叮嚀附耳幾句。明說莫忘了簡帖中話。商客謝了。又謝。却是何說。下回自曉。

新編東度記卷之三

引記

爲問編成記欲何

只因人苦被邪魔

貪名逐利休云少

守義懷仁存義多

打破不須賁獲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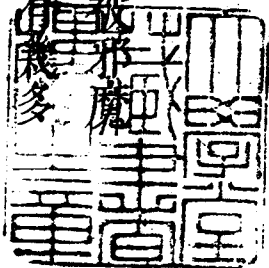
遣開何用范張謨

百年事業渾如夢

都在編中一笑呵

第十一回 兇黨回心因善解 牛童正念轉輪廻

話說鄭齊聽了元通三字善言。感動良心。丟開奸計。寫了一箇帖兒。付與商客過關。商客謝他禮物。一毫也不受。臨行耳邊。仍與他說幾句附耳低言。這商客持着帖子。大着



膽兒行到關前。只見把關的說道。客商們過關。須要小心。此。我。這。地。方。却。有。不。良。之。人。乘。黑。剪。徑。商。客。聽。了。口。裡。答。謝。心。裡。驚。怕。那。吃。齋。的。客。商。口。裡。咕。咕。嚶。嚶。只。念。着。佛。衆。人。走。過。關。來。天。色。黃。昏。正。欲。前。奔。宿。店。只。見。深。林。裡。走。出。幾。個。人。來。一。個。丟。瓶。一。個。擲。索。一。個。打。磚。石。一。個。開。口。叫。道。走。路。的。好。生。看。家。伙。商。客。把。眼。一。看。只。道。是。鎗。刀。棍。棒。却。原。來。這。樣。家。伙。心。裡。雖。然。不。比。器。械。驚。人。却。又。不。知。這。家。伙。怎。樣。利。害。只。見。那。家。伙。套。的。套。拴。的。拴。打。的。打。把。客。商。行。囊。搶。去。却。丟。下。這。客。商。在。僻。路。之。中。奔。店。又。遠。退。走。又。遲。只。得。坐。在。深。林。地。下。這。幾。個。人。搶。了。行。囊。回。到。家。裡。

善
人
多
如

開了一看。只見一紙簡帖兒。却是寫與賽新園的。上寫着。今有客商親眷過關。其中有一商人。修善感動高僧神力。警戒小子已回心向善。道兄可方便這商客過關。日下高僧過關。再圖面謝。這幾個人。却就是雨裡霧等。見了書簡。是鄭齊的。乃道癡客如何不當面說出鄭姓親眷。既是有來歷。便將行囊仍包封起來。送到林間。付與衆商。叫他往大道去罷。却說衆商得了行囊貨物。心喜神歡。他怎的不說出鄭齊名姓。只因鄭齊臨行。附耳叫他不要提名道姓。使衆各至奪行李。所以商客不言。反得方便過關。雖然是鄭齊的方便。却感激長老功德。畢竟是商中一人誦經的。

報應後人有四五句言贊歎靈異

詩曰 莫異誦經文 紙上空話話 善念到靈通

神哉諸惡化

却說鄭齊方便了衆商客過關前去。留着尊者師徒。在家敬奉齋供。誦念經文。懺悔平日過惡。尊者要辭行。鄭齊道家兄處。師父也多住旬日。小子處便求多住幾朝。未爲不可。只是褻慢高賢。得罪得罪。尊者稱謝。一日與元通到村鄉。善信人家。課誦經懺。歸來天晚。只見遠遠有幾個人。來的氣焰兇惡。尊者乃向元通道。天色夜晚。前面人來氣焰不良。多是關前截路剪徑之輩。我與你當迴避。元通道。此

怒

離身便
還了

地都說不良的多。弟子與師父也不當夜晚歸來。尊者道。爲人功課須當盡心。完了齋醮法事。豈有爲天晚路遙。便怠慢簡略善事。乃與元通避於深林大樹之後。偷看那幾個人。手執着兇器。口裡罵的却是鄭齊。侵占他田地。欺辱他弟男。怒氣冲冲。要去報仇。這幾人前走。後邊却跟隨着許多兇暴惡怪。那形狀真是怕人。尊者向元通悄悄說道。善哉善哉。徒弟你看做歹事的兇徒。後邊就跟着些兇惡。元通答道。師父這兇惡既去。害鄭齊施主。我們當去救護他。尊者道。出家人如何救護。手不能格。猛身不帶寸鐵。鄭施主惡結日久。勸化已遲。况這兇惡不可近。萬一遷怒我。

們反爲無益。我這幾日見商客去後。鄭施主面色光彩。覺似有些善念感發。定然不招兇惡。你與我且歇息深林。聽這究竟。元通領了尊者之言。雖打坐林中。却也心神不靜。怎似尊者如常入定。跏趺而坐。却說這兇人持械直奔鄭齊家來要。把鄭齊快心洩忿。恰好走至大門前面。只見他家門首兩個勇猛大將。項盔貫甲。把住門口。這幾人看見。嚇了一驚。只見那兩個大將怒眼環睜。虎鬚倒插。若有吞牛食虎之狀。宛然天丁力士之形。衆人心怕起來。說道。鄭家如何有人防範我們。想是他平日結交的好漢。及擡頭望上一看。又見他房屋上祥光瑞氣。蒸蒸現出。都在那尊

者靜室之處。內中就有一個計較道。列位且不消動手。打進他門。我聞他近日留着路過僧人。在家修善。這祥光多是僧人卧房。又聞道僧人有手段法術。萬一弄出事來。非但報仇。恐反害已。衆人也有見大將怕的。也有聽聞僧人手段的。既說到僧人身上。便也有悔心。要做好事的一時各相息忿。道且回家去。再作計較。衆人回到深林前過。這元通那裡打坐。只在林前窺探。忽然衆兇回來。元通忙入樹後偷看。只見衆人頭頂上祥光爍爍。後面却跟隨着些善眉善眼。福神待那人過去。乃走到尊者前。恰好尊者也出靜。元通乃問道。師父。方纔徒弟見那起人都回來。後

邊跟隨。不是前邊兇暴惡怪。都換了善相福神。又聽得他內中說道。鄭齊家門前有防守的頂盔貫甲大將。房屋上有騰起的瑞氣祥雲。這是怎說。尊者微微笑道。這就是解也。只是解便解了。還要費我們一片苦心。方能成就他無窮的功德。元通問道。師父一片苦心。却是師父開度的美意。無窮的功德。却是怎說。尊者隨說了四句偈語道。

天地無窮盡

善根無了期

人能常固守

葉底又生枝

元通覺悟。當時天漸明亮。師徒乃回鄭齊靜室。此時鄭齊尚寢未起。只見鄭家一牛童走出屋來。向尊者說道。師父

我有一件事情。敢請師父去看。尊者問道何事。牛童道。事却在靈通關前。一座破庵堂內。請師父去看。尊者道。有事便講。牛童那裡肯講。只要尊者同去看。尊者見他意專。却是庵堂內事。便叫元通同他去。元通同牛童到得破庵堂前。只見庵久頹傾。殿塌。聖像風雨淋漓毀壞。牛童便向元通說道。師父小子別無他說。只因往日放牛遇雨躲避。這殿中見雨淋聖像。小子不忍。發了個心願。欲修理這殿。裝塑聖像。頗奈無有錢財。意欲煩師父們轉說知主人。把一二年放牛的工銀。先借出修理這一件事情。元通聽了。牛童此話。合掌向聖像念一聲彌陀。滿口應承。回見尊者。

不得工
六要經
書理

身月言

卷三

三

備說這一件事。情師徒歎道。一個村野牛童小子。起這一片善心。鄉村多少富室大戶。偏無一人動念。乃隨候鄭齊出屋相見了。鄭齊問道。二位師父。昨日歸來天晚。却在何處經宿。尊者答道。便是昨夜歸來天晚。昏暗難行。貧僧師徒只得在深林打坐。天明方來。鄭齊道。深林恐有蛇蟲虎豹。師父們不當住此。尊者笑道。貧僧出家人。隨所住處。常安。但只有一件奇怪事情。小徒於黑夜間。見有數人。各執兇器。口稱報仇。往林邊過去。復來。小徒見這數人去時。身後有許多兇惡邪怪。隨着回來。便換了許多福善人形。這人却是何處行兇。要報那個仇恨。貧僧想這兇人去時。一

種惡意。便是一種惡報的怪孽。回來時必是事未曾遂。悔心發萌。便是一種福善隨身。但不知貴村鄉。誰與人仇。誰存惡念。老施主若知此緣由。也當暗行勸解。免教積忿。生出這種根因。不但後悔已遲。且於陰功亦損。鄭齊聽了。渾身冷汗交流。一心小鹿兒亂撞。便道半夜犬吠。想是此因。半日沉吟。乃向尊者前稽手。說道實不瞞師父。此事情亦幾乎弄出。明明夜夢祖先。說道不遇二位師尊。此惡怎解。却實實是小子平日。中了此惡毒。與前村這幾家人也。但此事如何化解。望師父指教個良策。尊者道。語云。一善能解百惡。施主但行一善事。自然化解。試想你平日與你結

仇的何事。懷忿的何人。天地間財產容易得。便虧欠了些微。也是小失。萬一傷損了心術。占奪了人便宜。弄出惡報。爲害不小。鄭齊點首說道。而今而後。小子知過隨改。元通乃開口說。施主如今却有一件事情。要施主慨然行去。鄭齊問道。甚事。要小子行去。莫不是有甚緣要化。小子一一奉承。元通就把牛童的心腸說出來。鄭齊慨然道。這個愚蠢牛童。怎麼發出這點心腸。小子既承師父說。一一應承。把三年顧覓他工錢。算明躉借與他。這牛童接了工錢。便遞與元通道。師父你便與我計算裝修聖像工價。元通道。這還是你家主計算興工爲便。乃擇日興工修理。後有誇

牛童感發善心。五言四句

詩曰一嗟彼放牛童。而有此發善。富貴具鬚眉。

陰功能幾勸

話說真。有報應神司。專掌人間善惡。這神司却是楚大夫。伍生爲忠義死。做神靈。一日正檢善惡報應簿籍。見上面。鄭齊過惡多端。當遭兇害。只因毀心救放商客。受僧教戒。且解兇報。却又成就牛童一點善心。遂查他身後根因。當作何報。見他註下尚無子嗣。遂降他一子。正分付侍從。將應脫生人類的。送令投鄭婦之腹。忽然西邊毫光爍爍。金甲護教神人下降。神司執香拜迎。只見那神人說道。報應

司神既查出鄭齊修善解兇。成就牛童功德。如何不查牛童善心。作何報應。他以愚蠢傭兒。發大善行。當從厚報。神司接了護教旨意。隨查牛童前世。乃奸盜詐偽之屬。身死名滅。已兩世水滄。虎咬報應矣。這轉應當同鄭齊受殺。傷兇惡之報。鄭齊以供奉聖僧。受教行善。解化兇徒。牛童尚未勘報。將有兵刑之加。却喜他發了這件善念。當免其死於兵刑也。護教聽得神司之說。乃道裝修聖像。苦蓋神殿。其功德非小。今鄭齊既無嗣。應給其子。何不便把牛童爲其後裔。神司領旨。護教金光從西而去。有此一段根因。這鄭齊與元通。到得破庵堂。看見聖像。雨淋毀壞。殿宇風打。

傾頹。自己也動了不忍心腸。隨喚木匠泥工。裝塑作人。估工修理。便傳的大村小里。老幼婦女來看。莫不稱贊道。鄭家一個愚蠢牛童。發這一種善念。各各捐錢鈔的。施米穀的。同他一樣斫柴牧羊的孩子也。出心來幫拾磚瓦。運漿泥。成就這件功果。不數日功完。這村里善信人等。見鄭家做這好事。又有尊者師徒在其中。化緣幫助。便商議功完。做個圓滿道場。尊者依擬行教。遂修建善事。這日村里大小婦女。老幼男子。正來隨喜道場。只見牛童歡歡喜喜到庵堂禮拜聖像。忽然倒地。奄奄絕氣。身死把村里衆人歎的嘆。說道好心的如何沒好報。笑的笑。說道牛童微賤。有

何力量。做此僭妄之事。褻瀆聖賢。惟有尊者微笑不言。把慧眼四面一望。向元通道。善哉善哉。報應神速。亦至於此。元通問道。師父這牛童事。奇怪。灰了衆心。如之奈何。尊者道。頃刻自明。這衆心自解。却說鄭齊的妻。久未懷孕。十月之前。懷着一個積惡來的冤家。只因善根充滿。牛童忽死。隨投其腹。鄭齊正坐在廳上。忽見牛童從門外直入。鄭齊見了。說道。庵堂道場善事。你在彼處瞻拜。如何回家。那牛童全然不答不採。直入卧內。鄭齊疑怪。隨後跟入。牛童忽然不見。只聽得哇哈之聲。出自卧內。婢妾歡天喜地。說道。孺人生產個小員外來也。鄭齊一面大喜。却又疑牛童入。

內不見何說。正裁度間。尊者師徒。道場事畢回來。鄭齊出會。元通不知鄭齊生子。便把牛童身故事。情說出。鄭齊聽得。吃了一驚。向尊者說道。這事却蹺蹊古怪。奈之何也。尊者問道。施主何事蹺蹊。怎生古怪。鄭齊便把牛童入內之話。說出。尊者合掌道。善哉。善哉。施主作福。有種行善。有根也。這事也不消貧僧細說。料施主心地自明。鄭齊也合掌稱揚。尊者功德。元通道。施主生子陰騭。却不是與貧僧稱揚功德的。當下鄭齊備齋供。款待尊者師徒。因此鄉村傳開。都說牛童行善。鄭齊得子。牛童死時。入鄭齊臥內。這善功。感應真實不妄。那執兇器。要報仇的衆人。不但懷忿。頓

消且各各暗地稱贊。又遇着鄭齊被尊者師徒勸化。他把
侵占人的田產。盡行退讓還人。以此好名。反震動鄉村遠
近。都稱鄭齊爲老佛。尊者見鄭齊行善。聲聞村里。乃與元
通辭行。鄭齊苦留不住。師徒決意前行。方近靈通開口。只
見四個人捧着香爐。上前問道。二位師父。可是在鄭員外
家裡來的。元通答道。貧僧二人。便是鄭員外家裡來的。這
四個人執香拜倒。開口尊者忙答禮說道。衆善信何爲恭
禮貧僧至此。衆人道。凡愚墮落火坑。無從解脫。聞鄭員外
供養高僧。成就了無邊善果。解釋了萬種冤愆。某等欲遠
投瞻仰。只爲塵情羈絆。今日幸得寶蓋遙臨。故此焚香迎

默尖刀
午

接望發慈仁。降臨敝處。開度愚蒙。幸甚幸甚。尊者但拱手謙讓。元通乃暗向尊者說。弟子聞關前有一夥剪徑歹人。這衆人形貌却像。語言何文理。温恭尊者道。這言辭情景。正是此輩着人的去處。却是何事着人。下回自曉。

第十二回 元通說破靈通關 梵志擴充法裡法

話說這衆人說了些温和道理言辭。把香爐焚着沉檀速降。往前引導。尊者師徒只得舉步隨行。到了一處崗子林深。茅屋數楹。衆人請尊者入內。却早有兩個道者出迎。尊者師徒看那道者。打扮的齊齊整整。舉趾却肅肅雍雍。上前恭迎。道久仰高僧功德道行。今見莊嚴色相。果然入聖。

尊者亦以禮答。坐定。尊者乃問道。檀越高姓大名。從未識。荆何緣過辱。接待。只見兩個道者。答道。小道。一個喚做巫師。一個喚做賽新園。這四個。一喚雨裡霧。一喚雲裡雨。一喚沙裡淘。一喚膽裡生。尊者聽得。已知這幾個行徑。平日攔阻過客。劫掠行人。今日如何謙恭下氣。接待我等。想是鄭齊的交契。曾有幾行信寄先容。乃正色問道。久聞列位洪名美譽。未曾會面。今覲英風偉貌。果是名傳不虛。只是貧僧師徒。借行關前。直探大道。望列位光照一二。賽新園便開口說道。小道與這幾弟兄。結納契交。只因這膽裏生兄弟。有些小忿到此。如今忿已解去。終日與巫師在此。因

見兩裡霧弟兄。雖日日相逢。過往不虛。未免勞擾。度日小道。與巫師閒居在此也。虛度了時光。聞二位師父在鄭員外家。大開方便。感化有情。伏望不吝慈航。一垂普度。尊者聽得。一句不答。只把手內數珠兒輪着。賽新園叩問再三。元通見尊者不答。心已了明師意。但新園等不解。便把眼看那新園貌。似蓮花形。同菡萏。不像個五蘊皆空。到似有百千變化。更見他那三寸舌。爽朗高談。把幾個人行藏盡吐。他便指着兩裡霧。向元通說道。師父你看我這契弟。他性秉醇濃。情高放達。待人真個識冷煖。行事却也甚和同。只因他與人過於情愛。壯添顏色。反使人顛狂忿戾。今日

請教個解脫。意欲與師父結個契交。元通答道。雨裡霧裡。越莫怪貧僧說。你今後只一味淡淡相識。薄薄時光。那受你惠愛的。不困得你情意的。不見罪與你。莫造醜毒傷人。釀作極佳待客。自是人。不病你。你多與人有益。雨裡霧聽了。便拱手謝道。師父可謂知己。小子欲與你結個往還。兄弟。元通道。貧僧出家人。局量徧淺。久已謝絕交情。不敢扳援親近。雨裡霧聽了。惶恐起身。道空費了虛文。接待這沒緣法的和尚。不如離了這關。再尋度量大的去也。乃避席飛走而去。賽新園又指着雲裡雨。說道。你看我這個契弟。他態度風流。情懷嫺雅。常結交幾許同氣連枝。亦且感

就人間佳偶也。只因人爲他縱情過度。逞慾勞傷。反使人
荒亡多病。今日請教個解脫。意欲與師父結個婚姻。元通
答道。雲裡雨檀越。莫怪貧僧說。你今後只是正心寡欲。保
命養神。令那愛你的毋勞。其形貪你的毋搖。其精你勿作
邪荒嬌媚。勾引浪蕩春心。自是落花流水。兩作無情。雲裡
雨聽了。便整衣上前道。師父可謂情深。小子與你結個通
家契合。元通道。貧僧方外人。嗜慾不染。淫私無挾。難做通
家契合。雲裡雨聽了。羞澁滿面。道沒趣沒趣。可惜興頭空
與這和尚講。不如棄了這關。另尋嬌媾去也。乃慚面汗顏
而去。賽新園却又指着沙裡淘說道。你看我這個契弟。他

此兄原
有些

生來富家大戶。貴重華美。常託付着幾個貪戀儉嗇之交。莊了人多少顏色膽子。也只因他勢利炎涼。嫌貧愛富。反令人驕傲的輕狂。窘乏的寂寞。今日請教個解脫。意欲與師父結個神交。元通答道。沙裡淘檀越。莫怪貧僧說。你今後只如貧賤交情。潔廉自守。勿做孔方兄之勢。免教人阿堵物之稱。任人滿櫃盈廂。只當空囊竭橐。自是說伊有禮。沙裡淘聽了。便和容悅色。說道。師父足見你語言寬裕。小子欲與你結個忘懷合意。元通道。貧僧已超塵外。久處空門。不慕奢華。焉敢趨教。沙裡淘聽了。歛容屏息。道着甚來由。不自安享充饒。與這和尚捨白一場。不如別了這關附。

昏着便

個鄙吝哥哥去也。乃抱頭竄耳而走。賽新園見他三個都被僧人叅破使性而去。把手將欲指膽裡生說他生平來歷。只見膽裡生豎起兩道眉。橫睜一雙眼。大叫道。師兄不必說我的行徑。說起來。這長老難免一番騰騰火性。直燒巖廟。我也不能忍。一朝忿忿不平。趕趕心腸。賽新園只得吞聲忍耐。不敢多談。却惹的元通和顏悅色。降心縛志。說道。膽裡生檀越。你莫怪貧僧說。只因你見理不透。不忍一朝之忿。行事欠明。頓發五內之烟。不是傷了交情和好。便是損了願養天真。浩然空做了暴戾睚眦。一腔盡成了強梁跋扈。萬一遇着英雄豪輩。豈不鼓動彼此閒爭戒之戒。

之少年免淘勿鬪。膽裡生聽了笑將起來。師父你教誨極切骨入髓。真淪肌浹膚。小子實是敬服。欲要與你結納。扳援無奈。你坦然謝却也罷。既承點化。我也難據此關。別處去投個暴躁心性。不耐的弟兄去也。急走如飛。不顧而去。元通見這四人遽然而走。便辭賽新園與巫師要過關前去。只見巫師向賽新園說道。我與師兄往日會着的那道徒。雖說逞妖弄法。却還有些情意。與我們結個師徒交契。今日這長老們把我們幾個結交。都說的沒興趣去了。只有膽裡生是我個徒弟。他如何也離開而走。賽新園道。正是正是。如今之計。孤立無伴。在此也無用。不如我與師

元往東趕那道衆去罷說了一聲。二人不顧尊者與元通。往關前直走而去。元通見二人徑去不顧。乃向尊者問道。適纔弟子與這幾個阻關之衆。講辨這一番。都離開散去。師父以爲何如。尊者但答道。是你做徒弟的本來。是那阻關的去往。他們既去。我且與你暫留住空宅。明早東行。却說巫師與賽新園。離開往東路趕長爪梵志。巫師道他們前去已遠。怎趕得上。賽新園道。趕路隨路。再作道理。正說間。只見雲端裡。兩隻青鸞飛來飛去。當初原是一隻青鸞。尋取道童。如今原何兩隻。這一隻原來是梵志摘的林樹枝葉。幻化的青鸞。與假道童騎回。兩個拴縛林間。真假莫

應好

辨被尊者解救。那真的一心要尋道童。未歸海島。在這雲間。飛來飛去。巫師見了。便與賽新園說道。當日在巨龜港。我拜梵師他。託我留了幻法。但逢青鸞。便交阻。攔莫令東飛。今我與道兄。既趕梵師。何不就借鸞作馭。去趕新園聽了。擡頭果見兩隻青鸞。雲端裡雙飛。却向巫師說道。好一對青鸞。你看他。

彩翎鋪錦。青翮凌雲。乘風蕭蕭。參差上下。摩空

對對。並耦和鳴。雙足直逼翅間。兩眸徧觀宇內。

一隻是海島奉真仙。令旨迎童。一隻是樹林被道人。變成幻化。他兩隻巧遇。有心情。這二人恰逢多呈碍。

話說賽新園。擡頭果見兩隻青鸞。聽了巫師說話。把手一招。只見兩隻青鸞。雙雙飛落在地。他二人各跨一隻。飛騰霄漢。往前直趕。梵志師徒。梵志師徒自離了靈通關。往東行走。正走間。只見雲端裡。雙鸞飛來。却跨着兩個道士。梵志見了。向本智說道。罷了那海島老仙兒來也。本智道。來也無用。弟子久已隨師。無心舊業。師父何不仗一法術。使他回鸞而去。梵志聽得。忖道。本智既發此念。我且使個神通。把飛鸞攝下。叫他跨鸞的。跌下半空。一口氣望空吹去。那裡知假鸞跨着新園。真鸞騎着巫師。真鸞那口氣。不下來。假鸞原是林葉。被梵志一口氣。原來還歸原去。把個新

園半空跌將下地。也是新園晦氣。跌的他頭破血流。及使
法術已遲不及。那巫師跨着真鸞。在雲端裡見新園跌下
受傷。忙從空飛下。梵志師徒見了。笑道。原來是巫師兩人
急救起新園。新園抖然發起怒道。我有情奔你。你如何不
以禮待。却弄術傷人。把眼看那青鸞。却是樹枝枯葉。他從
地跳將起來。分明是賽新園。却把臉一抹。就變了個海島
玄隱道士的模樣。叫罵起來。道。何處山野村夫。如何把我
道童徒弟拐騙前來。梵志見了。也只道是真玄隱假託新
園來。尋取徒弟。却又見巫師近傍解勸。只有本智。他原是
跟隨玄隱師父日久。雖然被蜃氣妖氛迷亂。真元却還認

得舊師道貌且忖道吾舊師道力洪深大宗正乙他怎肯
跨假驚被梵師法跌定然是新園使法他既會弄神通難
道我偏不會也便弄法只見賽新園抹臉假變玄隱一面
嚷着。一面看着本智道。你是我道童徒弟。如何忘却舊恩。
不歸海島。本智也把臉一抹。隨變了個新園道。你是那方
來的無名野道。妄認徒弟。兩個渾炒亂爭。巫師在傍。那裡
分辨真假。只是心疑亂勸。與梵志幫着本智。假變的新園。
反來攻說假變的玄隱。這賽新園見了本智變的。却是自
己。笑了一聲。道精晦氣真。渾帳如何。他却是我。他却是誰。
只因一笑。就復了本像。本智也笑了一聲。復了本像。巫師

方纔明白。梵志師徒都笑將起來。乃問道。二位緣何跨鸞
趕來。巫師半句不提。尊者師徒事情。只答道。兩裡霧四個
離開各散。我與新園道兄。思慕師父道範。特地趕來。不意
兩隻青鸞飛空。借他四翮遙臨。却怎一隻枯葉。一隻又騰
空而去。梵志道。我以假渾真。纏繞他。忘歸海島。你今誇真。
他見假自然颺去。只是新園誤跌。反爲我等之罪。新園方
知這情節。心方息忿。說道。弟子二人。願隨師父前行。伏乞
教誨。萬求不隱。正說間。忽見前村路口。有個界石。乃是海
外印度國。五處通道。師徒們往東行去。見一村落人家。彩
旛高掛。鐘鼓聲聞。却是許多火居道人。輪修法會。梵志們

見了徑奔前來。道人們見了梵志師徒，便邀入堂中，各相叙禮。乃問道：衆師何方來？欲往何方去？還是禪宗？却是道教？梵志答道：吾門傳教，不論禪宗道教，俱在修行。衆道人說：師父既不論何宗教，請問可會甚法術麼？梵志道：乍爾相逢，怎便問起法術？道人說：我這地方，常常有遊方異人到此，弄甚障眼法，使甚五遁術，因此我等也學習了幾椿。在此輪流作會，若是師父們有甚神通妙法，使一兩椿，與我等一看，我們却也不敢怠慢。梵志聽了不言，只見本智答應道：法術我們也會得三兩椿，不知道衆友要如何作起。衆道說：我這村里人人都知弄法，却只是一法，不能法

裡通法。師父們若能法裡通法。便請試一二。本智不知。兩眼看着本慧本定。他二人也不知。却看着梵志。梵志笑道。這有何難。乃向賽新園說道。此法裡通法。道友知否。新園答道。知道知道。但被假鸞跌損。不能神運。乞借梵師法力。顯示梵志。乃對衆道說。貧道能法裡通法。就請道友示個法來。貧道能通。只見衆道中一人說道。我等請師父示一法。梵志乃叫本慧。汝試演一法。本慧不敢違教。隨演出一法。只見茫茫大海現前。衆道人齊稱好大海水。梵志却叫誰人。能法裡通法。衆皆不應。梵志仍叫本慧。汝能麼。本慧也不答應。梵志隨把手一指。只見水中一隻老虎。咆哮出

來衆道人看見那虎金睛白額鐵踞班毛吼一聲威震山
谷。跳兩步勢搖林莽。衆人且驚且喜。驚的是惡狠狠狀若
撲人。喜的是氣馴馴形如蹲伏。莫不稱師父好法裡法也。
衆道中一人道。再求一法。梵志便教本定汝試演一法。本
定也不辭。隨演一法。只見騰騰烈焰燒來。衆人齊道。好大
火焰。便求師父也。示個法裡通法。梵志不辭。把手一指。只
見火裡一條赤龍。躡旋出來。衆道人看那赤龍。紅鬣金鱗。
赤鬚白角。舒四爪。柱若擎天。展雙眼。光如飛電。衆人齊誇
齊看。看的是從來未見火中鱗。誇的是梵師好個法裡法。
只見衆道人中。又有一人問道。師父的法裡通法。我等盡

見不知此外更有何法。梵志答道。吾法無窮。各隨理現。適纔龍向火裡。虎出水中。若要推廣。自有妙道。本智便向衆道人說。小道能推廣吾師法外之法。道人便問道。師兄以何法推廣。本智道。誰能再演出火龍水虎。小道試以一法請看。賽新園道我能演。乃口中念念有詞。只見半空火龍出現。水虎示形。本智把手一指。那龍現處彩雲飛。漢虎嘯。處烈風揚空。把些衆道喜的聲聲叫好妙法。梵志見衆道叫好。便說道。貧道遊方過此。豈在試演無用幻法。實欲借勢修行。衆位道人不修些有用的道理。却只教貧道演法。非貧道遊方之本意也。衆道聽了梵志之言。乃歛手問道。

師父欲借何勢修行。梵志答道。貧道說來。乞衆位垂聽。却是何說。下回自曉。

第十三回 指迷人回頭苦海 持正念靜浪平風

話說梵志見衆道人。乃習俗染成。好奇弄法。雖然敲鐘打鼓。結彩揚旛。却是個燈燭的道場。那裡做得實用。因果見這衆道人。齊齊整整。威儀體面。都是有家私勢利的。可以借此來歷。遂他遊方修行之志。乃乘他誇好道妙。就跟進一步說道。修些有用的道理。必須借勢能行。衆道人問借何勢。梵志乃說道。貧道欲借個大大施主。富貴檀越。與貧道成就了這九轉還丹。一真合聖的功德。衆道人聽了個

恁

個不答。梵志復又說道：如衆位力量不能一人成就，便是三五人共力合成也可。只見道人中一人答道：師父你要尋大頭腦施主，我這村却少。往東百里有一村，名喚勢里。這里中富貴人多，有一廟，叫做通神廟。廟有一僧在內出家，頗知道術。師父們若到彼處，可以如意。我等此地結會，不過是火居有家眷，焚香課誦，修祈來世因果。况師父說的九轉，不知還甚麼丹，一真不知合誰家聖。梵志聽了他言，笑了一笑，便起身辭謝要行。衆道說：師父既來請安坐，待我們供奉素齋而去。梵志師徒聽得前行百里，有勢里通神廟。那裡肯久住，吃了些素齋，師徒們往前行去。後有

指明水火龍虎道法詩

詩曰 火屬心兮水屬腎

龍虎坎離交相認

風從虎嘯雲從龍

識得玄詮當謹慎

按下梵志師徒。望勢里行來。且說蜜多尊者。與元通在靈通關。度化了雨裡霧四人。暫住空宅。次早東行在路。師弟子閒叙。一路來相逢的人物事蹟。元通乃問道師父。我等離國度行來。並未見個光明正大善人君子。都逢着些瑣瑣屑屑。如昨日這關前。一起有姓名的衆人。雖被弟子說破了他去。他這心腸。生來不悔。又不知何處去。算人可憐。愚昧的被。他勾結坑陷。怎得師父法力。驅除了這業障。尊

看小
慶慶大

慈

者答道。徒弟我若不言。你却怎曉。我若說出。此業入了昏。愚殊爲可憫。我如今言與不言。只教你自省悟。師徒閒叙。間。却走到一處。見四面沒有行人。乃是荒沙去所。尊者道。徒弟。怎麼這路的大道。只因講話迷失。元通道。徒弟看來。元通左望右顧。找尋大路。却走到一處海沙淺處。見一人。跟踰在水中行走。漸入深洋。若艱難形狀。乃想道。海中行走。莫非捕魚。試叫他一聲。問個路境。大叫數聲。那人不應。元通又想道。此不像捕魚。莫非涸水。却又如何掙掙剝剝。跟踰跟踰。好似迷路失水。無目之人。他一心驚恐。何暇答我。我乃裸衣入海去。扯這人。這人摸着元通之手。方纔開口。

警情

警言

氣喘喘的說道。老哥救命。我是個聾聵之人。往時到海邊。等販海的商船。乞化些錢米。今早到此。被狂風把我刮倒。不知如何失脚海中。只因雙目不見。那知東西南北兩耳。不聞。怎聽水响人聲。進前不敢。退後不能。往左不知。往右不識。驚惶苦惱。怕的淹沒死亡。大哥救我登岸。得了殘生。陰功保佑你福壽。元通聽了他說。便扯他手。引上海岸。這人上得岸來。謝了元通。就問道。大哥那裡是紅牆廟。元通問道。那個紅牆廟。這人不聽的。只問紅牆廟兩個正渾。問莫解。却好尊者近前。元通把這人失水聾聵事情說知。尊者尊者道。此人爲利失水於茫茫苦海。何不探水勢。早早

回頭是岸。他既遇救得生。尋家找道。幸喜還不昧良心。這紅牆廟必是他來的。路境指與迷人。便就還了我們大道。元通聽得尊者之言。乃登阜處。向四面觀望。果然見南來東往。正中左處一座紅牆小廟。便引着這人而走。這人走近廟前。摸着牆垣。方纔笑道。我得生也。深深拜謝。後人有五言四句。叫明。

詩曰 茫茫苦海內 世法迷昧多 岸頭有紅廟

取道必須摸

話說聾聾人摸着廟牆。便大膽前走。行近半里。就有人來。見這人渾身水濕。便問情由。元通却把前情說出。因說他

出分明

耳目不見不聞。失水的寒冷苦楚。行人嘆息。因問元通來歷。元通說出東行。迷失途路。行人道。師父你們走雖大道。此去東路迂遠。近來因人奔新開邪徑。便迷失此途。不是此紅廟尚存。行商過客。誰不錯入迷途。前去却無處棲止。須是這紅廟清淨可住。元通聽得。與尊者回走紅牆廟來。遠看窄隘。近前却也不小。高門大殿。宛然一座禪林。邃宇重楹。却是滿堂聖像。師徒進了廟門。只見殿內走出一個僧人。相見叙禮。便問尊者來歷。尊者一一答應。因問僧人道號。僧人答道。弟子法名正持。也叙出家始末。尊者見廟臨海岸。果是塵情不擾。主僧賢德。可共安居。便與元通住。

下日間化緣。夜裡打坐。却說這正持和尚。與尊者師徒。終日講些靜定工夫。他方知空閒的實行。乃向尊者說道。弟子雖披剃多年。終日只知接待施主。有時誦念經文。叫行者敲鐘打鼓。喚沙彌點燭燒香。今朝方識得修行的本業。却只是有一件。請教師父。弟子禪關未透。凡念每生習靜。不靜。求靜。反擾。這却怎生持守。尊者答道。師父你思名。顧義入道。何難。你若求靜。其心卽動。這正持和尚。那裡解悟。尊者玄旨。却又夜夜隨着習靜。一日打坐天明。尊者見他色相變常。靈光却似入幻景像。乃與元通說道。正持入定不出。必是業魔纏繞。元通答道。正持入定不出。正乃得彼。

常清何爲業繞。尊者答曰：色相失了，真常靈光必有他向。元通問道：師何以度？尊者答曰：待他出靜，吾自有度。後有說化緣禪和子，幾個識修真。靜修識得處，須忘貪與嗔。却說這正持僧人，雖是披剃出家，終日忙忙應教。他那裡知靜定工夫，只因伴師徒學習，勉強跏趺，便成幻境。却說他靜中，一靈飛越，有如駕霧騰空，五體端凝，却似木雕泥塑。忽來嶺畔，偶見白鶴凌霄，遂賞心樂事，誇道：好白鶴，怎見得好，看他。

毳毛弄雪，丹頂呈珠。搏風摹漢，上盤桓於九天展翅垂眸。下瞻視乎四野。山明水秀，都在他頡頏之下。

樹頭林杪盡教的俯仰之間。

這正持方誇揚好鶴不覺便入了鶴窠却飛在半空遍觀海島恰好玄隱洞間那一隻病鶴正在青松深處白石洞前往來行走見了正持這靈入的白鶴意氣相投便抖搜六翮屈伸雙足一翅直上虛空他兩個翱翔霄漢俯仰乾坤見山林樹木葱菁崗阜巔巒凸凹賞心樂處雖多却有一纖介意雌鳴雄不應乃是一種伴道根因彼樂此不知只因兩意不通言語正持化鶴雖遂了誇揚心腸却入了那迷境界又因這心中喜悅樂處不似人能言語說出最樂極佳乃是個不言語的物類把心一急便出定覺來見

樂在說
出處

尊者師徒在堂中對坐。方纔說出這般情景。尊者不言。元通乃笑道。正持你持守不正。已入幻門。幾成物化。正持也笑道。弟子們出家在這廟內。只曉撞鐘打鼓。念佛看經。答應一村施主。收些三月米齋糧。那裡知止靜坐禪。祛魔絕妄。尊者聽得也微微笑道。坐禪止靜。正是僧家本領。脫離生死機關。若只攻鐘鼓香花。化緣秉教。便與在家凡俗。只多了幾根鬚髮。正持了悟。稽首謝教。一日與元通海岸閒行。見大海汪洋遼濶。正持乃問元通道。師兄你看大海茫茫。無涯無際。世間可有與他比並的。元通答道。我與你心胸寬廣。比並也無差。只是莫生風浪。正持問道。怎麼莫生風

浪。元通答道。廣大光明。怎麼教他波濤洶湧。正說間。只見兩三個海鷗飛來飛去。隨波上下。正持便問海鷗來往。是戀海不去。還是海戀鷗來。元通答道。還是海鷗相戀。正持答道。鷗戀海。海豈戀鷗。元通也笑道。如何叫海濶從他來往。有以使他不去。忽然風生浪湧。見兩隻海舟泊淺。正持又問道。舟人在海裡。還是海在舟人眼裡。元通答道。總是海舟人都在這裡。正持不能解。却好尊者見二僧閒行海岸。不歸。恐其世事觸目亂心。乃步至海邊。果見他二僧站立海岸之上。見了尊者端莊恭伺尊者。便問正持師有見解否。正持答道。弟子與元通師兄正在此辨難不解。尊者

更進一
步

分
辨者幾

道何事辨問。正持道弟子說大海茫茫。無邊無岸。世間可有與他比並的。師兄道我與你心胸廣濶可比。尊者笑道。此內大包法界。比不得比不得。正持道弟子見海鷗來來去去。狀如不捨。不知是海戀鷗。鷗戀海。師兄道是海鷗相戀。尊者道誰教海引鷗。鷗來海。你二人戀戀。正持又道舟人在海裡。還是海在舟人眼裡。師兄說總是海舟人都在這裡。尊者道誰教你我都在這裡。尊者與元通正持三個海岸上閒講。只見海舟裡幾個客人見海岸三個和尚站立。俱各猜疑。一個說是抄化的。一個說是做道場吃了齋。閑走消食的一個說是庵廟裡招商接客的。只見一個客

人道何必猜疑淺。沙可登上岸。相會一問自知。衆客上得岸來。彼此叙禮。客人便問三位長老。站立海岸講論何事。正持便說紅墻廟住處。化緣貧僧尊者也。答應附搭在廟居住。欲東行前去。客人道。小子們却也東行販賣貨物。偶遇風波。暫泊在此。二位師父必善法事。便順搭小舟。我等正欲修一善功。祈保風恬浪靜。尊者聽了。順舟東行。一面謝辭。正持一面附搭海舟。上得船裡。狂風不息。尊者合掌念了一聲佛號。頃刻風靜浪平。衆客大喜。後有稱揚尊者登舟。平風息浪功德。五言四句。

詩曰 海浪汹汹日 天風烈烈時 慈悲有尊者

靜定仗阿彌

風既平浪自息。舟人駕船東撐。却來到一海洋港口。客商要停泊販賣貨物。尊者便辭別舟人登岸。客商見尊者平定風浪。同聲乞求道力。擁護行舟。尊者乃將經文一卷。送客供奉。客商方捧經在手。果然天風効靈。轉順而去。尊者上得岸來。方欲問東行大路。只見港口一座牌樓。上有三字篆文。元通識得。向尊者說道。東行有了路頭。師父我們行舟播播心倦。且在這牌樓下少歇息片時。再走。尊者道。正是。正是。你可將經文取出。誦念幾卷。元通依言取出經文。方展卷誦念。便引動港內多人。都來聚觀。只見高樹枝

頭一個烏鴉聲叫不休。衆聽經的。擲石打飛鴉去。頃又飛一靈鵲來枝聲叫更多不住。衆人聽經如故。毫不介意。經文誦畢。尊者乃問元通。徒弟你見鴉鵲枝頭同一聲叫。原何衆人一惡擲石打鴉。一喜任鵲咕噪。元通答道。衆心惡鴉聲惡。故擲石打鴉。衆心喜鵲聲好。故任其噪。尊者道。汝言又拘在海舟。都在這裡。那裡知善惡。在鴉自取好善惡。惡出自人心。鴉豈自知。况他乃無心音聲。便動了十方法界之憎人。若有心作惡。未有不動了萬年之臭也。正說間。只見鴉鵲去又復來。那聽經多人。又擲石打鴉。連鵲都驚飛而去。元通偶發一言說。列位善人。由他罷了。或者禽鳥

濕癩
足之喻

老僧功
穩

也來隨喜。只見衆人中一個老者說道：「你這和尚怎麼說鴉鵲也來隨喜？我等在此隨喜，便也是禽類也。」元通忙陪笑說道：「貧僧也只爲說人與禽鳥各隨其性，旣飛來却被善人以石打去，這其間根因，便有個兩失其性也。」老者道：「如何兩失其性？」元通道：「鴉鵲被石驚去，善人因鳥怪貧僧一言之犯，那老者聽了元通之說，笑道：『這和尚講的到也。』有理把手望空一指，說道：『長老，我便還了你個兩全其性。』只見空中飛來兩個鴉鵲，連聲不住，衆人聽得齊叫好。老道尊者見了，把慧眼一看，對元通道：「此幻法也。」海港老人如何會法，乃把一手捻了個心印，只見那鴉鵲化了兩塊。

石頭落地。老者怒起。說道。和尚如何破了我法。元通笑容恭敬起來。道。老善人。貧僧們往東行度。偶順海船。到貴方化緣。少坐歇息。有何力量。敢破老善人之法。且問老善人。何等道法。被貧僧們破了。老者道。我們有幾們會友。都是在家修行。火居道人。平日雖結會焚香課誦。却人人都拜了師。習學幾件法術。方纔見長老坐地誦經。走來觀聽。只因鴉鵲根由。是我偶施小法。怎麼仍還化石。必定長老又有高出我的手段。破了我法。既說東行化緣開度。且請到小村。與我衆道友相會。供奉些素齋。指一條大路。前行尊者聽了。便起身跟隨。老者過長街。轉小道。却來到一座高

本願

門大戶人家。果然有幾個火居道人。在門前站立講話。見了尊者。師徒都迎入屋內。茶敘來歷。尊者便說出名號。東行緣由。衆道乃問同來老者。如何得遇二位長老。老者方說出鴉鵲根因。只見一道人說道。遊方僧道。法術手段。強中更有強中手。比如我們有幾件法兒。那曉的有個法裡。法如前日去的那幾位道衆。只這一句有分。叫惹出慈悲。念度盡有情。因下會自曉。

第十四回

破幻妄一句真詮

妙禪機五空覺悟

却說道人說了個日前過去的幾位道衆。又誇自己。有幾件法兒。尊者見他弄幻術。以石化鵲便忖道。這起人聚會

講法。必定是方纔那石化鴉鵲的術兒。却又說日前過去的道衆。想也是走方耍戲撮桶子的。且問他個明白。方好度他。乃問道衆。有幾件甚法。貧僧們却不知可見的麼。道衆答道。長老有甚奇妙法術。請試演幾個。我們一看尊者。道貧僧却不曉的法術。只知誦念經文化緣行度。衆道說。誦念經文。我等全曉。化緣是長老的疏頭。行度却是何法。尊者道。比如道衆會法。貧僧就會隨你法。類行度。道衆說。隨類而度。可碍我法。尊者道。只恐貧僧行度。你法就不靈。衆道說。這等講來。却比那法裡通法。又高出一等。尊者便問道。如何法裡通法。道衆說。日前有幾個道友過此。我等

行一法。他便推廣一法。如大海汪洋。乃我等演出的法。他
 就海中跑孝猛虎。我等演出大火烈焰。他就火裡盤龍蛟
 龍尊者道。這何足奇。若是貧僧虎裡還有水。龍裡還有火。
 衆道笑道。長老。這是何說。尊者道。水原還水。火原還火。但
 使他水火各安。莫叫他彼此爭勝。只見一道說。長老誇張。
 隨口答應。我等既學習了幾分法裡法。便演出來。看他們
 如何抵對。尊者聽得。乃向元通耳邊說了一句真詮。元通
 點首道。謹領師旨。這衆道中一人說道。長老。我如今先演
 一法。你却莫要心慌。元通答道。貧僧不慌。只見那道人口
 中念念。頃刻天昏地暗。烈風暴雨。轟雷掣電。衆道一面誇

揚好法。一面心驚膽顫起來。尊者閉目靜坐。那雷電直近元通身來。元通只把左手一張開。頃刻風雨靜息。依舊白日。又一道人口中也念念。頃刻狂風大作。黑霧漫空。見幾個兇神惡鬼。手持杵械枷鎖。直奔元通。若似捉拿之狀。元通却把右手一張開。頃刻兇惡消散。依舊青天。二道方演了兩個法兒。皆被元通破了。便拜跪在尊者面前。說道。老師尊。我等已知你神通高大。只求你方纔與高徒耳邊說的一句。不知是甚話。我等法術入火不燬。入水不沉。怎麼到得高徒身邊。只見他把手一張開。法便解散。尊者答道。貧僧閉目靜坐。便就是妙法也。未嘗見若是附耳一句言。

好正
和尚

語問我元通徒弟自知。二道方跪在元通面前。求說明張開手是何法。元通被二道乞求不過。只得把手張開與二道一看。那左右手心中。却是二字。道人齊來觀看。墨跡未乾。乃忠孝二字顯明手心。衆道不解。齊向尊者說道。求明附耳一句話說。元通忙答道。列位道者。何必深求我師父附耳一句。叫我徒弟應答衆法。只須發見一個正大光明心腸。小僧想來正大光明。莫過忠孝。一時便填寫手心之內。却也不知怎便解了妙法。二道聽得稽首頓首說道。忠孝二字。果是正大光明。連我等法也破了。又何必結社做會。只是有一件拜求師尊說明了罷。尊者道。何事又要說。

者聽得說道。貧僧離了印度國中。正要普度化緣。可不知何處遊方行教。不做修行。實果敗壞。玄門釋教。貧僧本當住此。與衆道友講究玄理。只恐旁門惑亂。正宗少不得前行開導。且問道友。這衆道從何處去也。衆道說。去日已久。趕恐莫及。只是他要尋大大檀那施主。前往勢里行去。尊者聽得。便辭衆道。欲投勢里路走。衆道苦留。要做個課誦。功果尊者只得留住。道人中有一個老者問道。師父我見幻法無用。一心要拜投你做個師父。與我弟子剃個光頭。披師父這件衣服。隨你方外化緣。只是一件。我年過六旬。恐已老邁。若是師父不拒我。這點真心。收做個老大徒弟。

說了便跪拜在地。尊者忙扯起老道來說道。出家在家。總是一件道理。年老年少。不過這點靈心。你老人家。若把三惑。輕看。便就五空不擾。剃這幾根短白頭毛。何用披我這一件破緇布。衲何爲尊者說畢。只見衆道說師父。你便收這老徒弟也好。這老者生有五六個子女。俱各自衣食。一個也不供贍他。他每每要包個布巾出外求食。尊者只聽了這幾句話。便動起慈心。說道你衆道。叫貧僧收他做徒弟。却帶他去不得。我們飢飧渴飲。曉行露宿。老者如何行得。衆道齊聲道。若是師父肯收他。我等各捐貲財。啓建一座小庵。與他出家。况我這地方。只因好弄法術。故此無個

庵廟尊者依允。便與老道披剃出家。檢個良辰。修建善事。一時傳的鄉村。大家小戶。都來布施。尊者師徒爲此多留旬日。只見衆道說師父。旣收了徒弟。也當與他起個法名。受他個戒行。尊者聽了。乃道我前說他。老人家若把三惑輕看。便就五空不擾。可叫做法名五空。這三惑。卽是戒行。衆道不解。願求尊者指明。尊者乃說一偈。

酒色財三惑

雖然老者輕

尚有未了者

五蘊怎空清

按下尊者與老和尚起名受戒。且說梵志師徒。聽了往東百里村鄉。有大頭腦人家。便趲步前行。到得村口。問人地

名指說勢里。就問通神廟。村人指道。前轉灣。後抹角。自知廟所。梵志聽了。同衆徒找路走來。果見一座廟宇。在那勢里鬧處。正走間。遠遠只見一個僧來迎接。道列位師父。是投小僧廟裡來的。遠路辛苦。小僧有失遠迎。得罪得罪。梵志聽了。一面答謝。一面與本智說。這僧却有些古怪。怎麼先知我等遠來迎接。且到廟中再查他來歷。入得廟中。參禮聖像。却與僧人稽手。梵志便問師父法號。僧人答道。小僧法名妙虛。在此通神廟出家已久。便問梵志師徒名號。梵志一一答知。且就問妙虛上人往來的施主何等名第。妙虛也一一說出。盡是些富貴高門。便就欣動了梵志們。

的心腸。却說這勢里高門大戶。第一有個趙一品。第二有個錢百萬。却常來與妙虛講究。也只因這和尚有些道術。一日正在家閒暇。思欲到廟來走。忽家僕報道。廟裡來了幾個非僧非道之人。狀貌不凡。趙一品聽了。卽傳與錢百萬知道。他兩家來廟。便引動多人。內中也有富貴的。也有貧寒的。入得廟門。妙虛長老。只向那富貴的趨迎。把貧寒的怠慢。梵志見這光景。便也動了勢利心腸。向那趙錢起敬。起畏。把貧寒的藐視。不採。却不知本慧本定。原是個豪俠少年。出家隨行梵師。並未曾見這勢利態度。今偶然見了。兩人暗說道。原來梵師尋問大頭腦。只爲勢利。勢利二。

字豈是修行出家本意。我們既爲他弟子。怎好叅破了他。不如試一個小法兒取笑。正在妙虛敬那富貴之際。慢那貧寒的之時。他二人看他情景。便使出一法。只見一個寒士坐在堂中。衣衫襤褸。面貌慘淒。衆不爲禮。被本慧把手從外門一指。本定袖中扯幾塊碎紙飛出。頃刻門外車馬僕從填門。擁入廟堂。見寒士跪倒。口稱奉印度國王旨令。幣聘先生入朝講道。這朝士便更衣冠。那衆人抖然刮目。趙錢二家乃近前盡禮。那廟主何等樣奉承。只有梵志見了。微微笑道。徒弟曉人不當。如是勾了勾了。我師父到受你教誨了。賽新園也笑道。一家人算一家人。巫師說這

教做師不明。弟子拙。本智道。師怎不明。弟子怎拙。正講笑處。只因一笑。那法便解了。車馬僕從。頃刻無踪。寒士情形。依然傍坐。衆人正疑。妙虛抖然發笑道。原來梵師高徒。捉弄妙法。貧僧也知一二。梵志道。妙虛師父你。既知一二。法術。我徒弟們。便也與你賽個玄妙。妙虛道。小僧試演一法。把口望香爐吹了去。只見那爐烟騰起半空。化成紅霞。萬道這裡本定也。把口望空吹去。只見狂風大作。把紅霞刮散。本慧把衣袖一拂。頃刻只見堂前。變成一沼紅蓮。妙虛也把袖一拂。那沼內紅蓮盡化作錦雞。飛去原是廟前墻地。妙虛却又喝一聲。金刀子何在。只見廟堂屋內。飛出兩

高價
預撥

個紫燕雙飛。雙舞漸漸近。本智頭上化成兩把刀子去。剃本智鬚髮。本智也不慌。便叫一聲葫蘆兒何在。只見天井中葫蘆架子上跳下一個大葫蘆。直去撞那妙虛的頭。妙虛也不忙。叫一聲金刀子快快。剃他鬚髮。本智也不急。叫一聲葫蘆着實撞他頭腦。衆人看見齊聲喝采。也有那眼乖的。只見見剃鬚髮。也有那近觀眼。把耳聽。只聽的撞的頭聲笑的。個趙一品錢萬貫。只叫好手段。收了罷。莫當真剃光了。衆人有笑倒的。說道好神通。再變別項罷。莫要耍撞破光頭。梵志見幾個鬪法。心裡也要弄個手段。妙虛却早先知。只叫一聲青鸞跨着一個道士來尋徒弟了。只這

一聲叫。打動了本智真情。駭倒了梵志舊念。把眼望空四方。一看那裡有甚青鸞。跨着道士。乃笑容向妙虛問道。師父你的法術固高。小徒們也鬪賽的過。只是你原何叫出青鸞。跨着道士來。搜出我們師徒的根脚。妙虛道。實不相瞞。貧僧有個未卜先知的法術。比如師父未來時。我便知你到廟前。故此離廟遠接。梵志聽得。乃稽手請教。問道。玄隱道士可來。妙虛道。來便來。尚早。只是我輩有兩個從後。梵志問道。這兩個從後來。何事何人來也。妙虛道。禪機未可盡洩。小僧有幾句話兒。當作偈語。師父留驗說道。

相彼白毫光

騰騰高法界

此際動王公

徒勞頂禮拜

梵志聽了不解其意。要妙虛說明。妙虛道。貧僧受這法。未曾修到靈通處。只能說的。出却不能解。若能解。便成超凡入聖也。梵志道。比如前知小道來。又知青鸞事。這却如何。又能說能驗。妙虛答道。小事則能。梵志乃請教。前途去事。妙虛只念這四句偈語。却好趙一品。見了梵志衆徒。演弄幻法妙處。方纔問梵志來歷。梵志乃說出修行實事。不在這設奇弄詭的法兒。却要尋個大頭腦的外戶。趙一品笑道。我便肯與你做個外戶。只是外戶也做了。幾次俱未成的。錢百萬笑道。要成的。我也千千萬萬了。梵志聽了也笑道。

秀

二位便也做不得大頭腦。趙一品道。你說我們做不得大頭腦。却做個小施主麼。梵志道。貧道不求小施主。一品道。比如東印度國。有個左相。他執掌國度之綱。把握王侯之紀。此人可做的麼。梵志道。也差不多做的。一品道。左相與我契交。我以一紙薦引。何難得個外戶。梵志聽了大喜。當時便乞求一品薦引書簡。一品道。薦書容易。只是法術再請師徒。饒幾宗兒。我等一看。梵志道。我門下法術頗多。那裏演試的盡。一品道。有數目麼。梵志道。有數的。三千八百錢。百萬道。只求再試三兩件罷。梵志聽了。便叫巫師。你也有些手段。莫教空遊此處。巫師道。弟子便演個金寶法罷。

急

東月言 卷三 三三
把手一指。只見廟門外。山崗盡變做金銀山。積衆人看見。莫不歡忻鼓舞。惟有錢百萬。面帶愁容。你道他如何愁容。後有猜着他的賦。一西江月說道。

百萬貲財不少。此何山積饒多。顯他不顯我如何。我怎得這山幾座。

趙一品見了道師父。你們既有這手段。何不收貯自家做個大頭腦。巫師道。我這是眼前虛幻沒用的。一品道。再求那一位。試一法。梵志便叫賽新園。你也有些手段。莫使人笑你不能。新園道。小道便演個天人法罷。把手望空一指。只見白雲天際。碧漢空中。現出玉橋金殿。衆人看見個個。

尚也
高

好

稱奇道好。一品却悶悶不言。你道他如何悶悶。後有猜着他的也賦一西江月說道。

一品當朝極貴。榮華也有歸期。暗思昔日拜丹墀。今日閒居家地。

錢百萬見了道。原來天宮景象。這等榮華。我空有百萬。怎能勾脚踏金塔。嵩呼舞蹈。趙一品道。我却見過。不如你多得幾貫。一時收了幻法。一品寫了薦書。付與梵志辭別。妙虛離了勢里。望東前進。師徒們在路。只見三春花紅柳綠。許多遊人玩景。雖然異鄉花木。外國時光。辦理譯音。也有吟詩作句。梵志因也賦出七言四句。

詩曰

紅桃綠柳應春妍

粉蝶遊蜂未許閒

只有道人心緒淡

任教粧點兩眸前

第十五回

茶杯入見度家僧

一品遺書薦梵志

且說尊者收了老道披剃做了個和尚起法名叫做五空。衆道要與他創建個小庵廟。他不肯說道我見有子女如何任庵廟惹人笑子不養乃拜禮尊者問道弟子既披剃出家必須也要明白些禪機玄妙道理若徒在庵廟如常敲鐘打鼓禮懺誦經有何用處尊者答道汝手能敲鐘打鼓口能禮懺誦經便是禪機自有用處五空言下大悟稽首拜謝衆道却不解乃問五空你如何往日愚昧今日做

了和尚就明白師父禪機妙理。五空答道。經文內多少禪機。口能誦。難道心不想。鐘鼓響多少。叫醒手能打。難道耳不聽。衆道中也有點頭的。也有笑的。點頭的說我明白。笑的說我尚不知。五空說道。友只恐你打不得。誦不得。那時要打。要誦。遲了。無用。衆道齊叫明白明白。尊者見五空受度。又想前行有弄法術變壞人心的。却辭衆道東行。五空要隨行。只因披剃爲僧。便動了他子女本來天性。哭泣不捨。各相供養。遂別了尊者。尊者與元通趲步趕行。來到一處地方。四顧荒僻。不覺腹中飢餓。乃叫元通尋個人烟去處。抄化一齋。元通道。師父且在這路頭少坐。徒弟去尋此。

齋供。却走得一處平平山徑。漸入松林。望那深處。却似人家。走近來看。乃是山堂空屋。急回舊路。只見一個兔子奔來。直向元通身袖鑽入。似有躲避之狀。元通想道。莫不是人家養的家兔。乃坐地摸那兔子。那裡肯出袖。忽然兩個獵人從山徑走來。見元通坐地問道。長老見一隻兔子來麼。元通就知兔子是獵人趕捉。慌來躲入袖中。乃答道。小僧未見有甚兔子。獵人道。明明兔子入這林內。莫非長老藏了一個道。我們鷹犬弩矢。尚不能捉。任這狡兔。長老空拳量。怎捉他。元通道。善人說的。正是動問善人。小僧是東行道遠。無人烟處。所化齋。不知何處方有人家。獵人道。此

荒僻去處。那討人家。往東更有十餘里。到大灣口。方纔人烟湊集。說罷。獵人走去。元通却摸袖中。兔子已閉息。死在袖中。扯將出來。僵死不動。元通嘆道。兔子想你是畏獵奔來。破膽喪氣。能知我僧家救你。不知你喪在袖中。如今棄你林內。只恐又爲鷹犬之食。欲帶你去。僧家又無用處也罷。掘地藏埋。使你原歸於土。元通乃掘地。把兔子埋藏。又把往生呪語念了一遍。那裡知狡兔臨埋。忽然脫手飛走。元通見了。一面心喜。一面心嘆喜的是慈悲心。見兔復生。歎的是想物情。這般狡詐。後有比喻世情狡詐。豈止一兔貪生。總是一般仁人。當行惻隱。五言八句。

狡詐在心間

豈止一鬼子

蟲蟻豈作僵

蜘蛛善推死

蠢物尚如斯

人情豈異此

念我同生人

側隱推元始

元通歎了一回。復走到尊者前。說此荒僻處所。無有人烟。再行十餘里。到大灣口。使人烟湊集。尊者乃與元通前行五六里。到一水涯去處。三五隻漁艇泊岸。元通近前。只見男女相雜說笑。兩個和尚來了。元通乃上前說道。小僧們乃東行的。腹中饑餓。此地沒有人家。善人舟中可有便齋。願化一盞。漁艇上無一人答應。元通與尊者只得在岸上打坐片時。漁艇上却來看的一漁人問道。長老們你果然

飢餓。我這魚籃內。有小魚食。胡亂吃幾尾充腹。元通道。善
 人。我們出家僧人。不吃魚腥。漁人道。你不吃魚腥。却吃何
 物。元通說。只吃水飯素食。漁人道。爲甚。只吃水飯素食。元
 通說出家人念佛看經。五葷三魔不染。况魚蝦乃血肉活
 物。與人共一生靈。食他肉害他生。僧家不忍。漁人道。魚蝦
 乃水中無知蠢類。應該人食。若依你僧說不吃。則我等無
 此。何以資生。元通道。善人莫說他蠢類無知。他在這水涯
 中。洋洋知樂。涸水處乞憐。知苦。驚人駭影。知避。畏冷。附泥
 知煖。怎說他無知可憐。他只爲貪餌。被釣。誤入網罟。坑於
 漁公之手。爲人之食。漁人笑道。長老你說的雖是。怎曉的

世間。物物相食甚多。我們食魚蝦魚蝦食水蛭。大的吞小的。強的食弱的。總是天地間消長道理。無生不滅。無滅不生。若依長老不食。反於生機窮矣。元通被漁人說的不能答尊者。乃向漁人說道。善人你說食魚總是力我徒弟說不食總是心食也罷。不食也罷。何必連累了心力。乃謝漁人。起身行去。却到了一個大灣口。果然人烟湊集。師徒方到村邊。見一老者。鬚鬢坦腹。立於戶外。見了尊者。師徒二人趨迎。上前問道。二位師父何處去的。元通答道。貧僧欲往東印度去。順過寶方。偶因行路饑餒。便齋乞化一食。老者乃請尊者入屋。喚家僮烹茶具齋供奉。便問師父道號。

見

來。歷尊者一一答應。隨問老善人姓名。老者答道。老漢姓名叫做家僧。只因喜談禪理。未曾削髮。又有這世法難丟。在家結幾個老友做會。雖然在家出家。興味蕭然。却也不異。乃手捧一杯清茶。奉尊者。尊者方接茶在手。家僧隨問道。師父道從何處見尊者。隨答道。從茶裡見。家僧又問從何處入尊者。道從茶裡入。家僧道。老拙未曾見。却怎生入尊者。答道。善人未曾入。却怎生見。家僧忙向尊者茶杯內一看。照見鬚眉。笑道。老拙見了。入了尊者。搖首道。未真見。豈能真入家僧聽了。隨拜於地。道老拙求師父開度。尊者道。貧僧已開度了。善人也。後有贊嘆尊者答禪開度。五言

八句說道

杯影見入道

鬚眉豈是真

離却杯中影

又侵物外因

杯中與物外

總歸仁者心

慈悲贊尊者

開度實恩深

家僧感尊者開度。一時傳知老友。說東行的長老。講道參禪。大有見解。許多老友。齊到家僧堂上。相會尊者。見其狀貌莊嚴。都說比趙一品。舉薦那起道衆不同。元通聽了。乃問趙一品。是何人。那起道衆。是誰處來的。家僧便答道。日前有幾位道衆。路過前村。却都有手段法術。在通神廟。住了旬日。與廟僧賽鬪。却也無窮妙處。元通便問前村何處。

這是禪
夾的

地方。廟僧何名。家僧道。離此三十里。地名勢望。廟僧叫做
妙虛。這師父有無限量的道法。却有一件最神的。是先知。
比如師父們在這裡。不想到他廟去。便罷。如舉心要去他。
便未卜先知。你來歷。若是有些勢頭。便遠遠來迎接元通。
聽了道。這等說來。廟僧却有些勢利了。家僧笑道。正是正
是。這廟僧却也有些道行。怎麼勢利。想是地名風俗。使他
如此。元通道。貧僧也少不得路過彼處。與他相會。尊者道。
徒弟那廟僧。既有先知法術。我等不當預期到彼。入他術
中。家僧道。師父你一舉意到彼。他便前知。尊者說。正是莫
先舉意。他自然不得前知。貧僧也有使他不得先知的道。

力家僧聽得。忙合掌求尊者。破解尊者。乃合掌說了四句偈語。說道。

五。內。我。不。出。

一。外。人。怎。知。

於。我。且。不。知。

靈。通。自。莫。測。

按下尊者在家僧屋裏。與衆道友講論不題。且說梵志師徒離了勢里。望東前進。當春花柳鮮妍。不覺賦詩幾句。有遊人聽聞。便道遊方道人也。解吟詩。却傳語一個公子。這公子叫家僕來請。梵志師徒借此便前去。到得一座花園。甚是華麗。怎見得。但見。

百畝垣圍

千林徑接

朱門內。藏着萬卉奇葩。

粉

牆中長成千竿嫩竹。薔薇架繞層臺。芍藥亭連遠閣。綠樹深陰。黃鸝聲巧。紅芳簇錦。粉蝶飛忙。荷香池裏錦鱗遊。柳色堤邊玉驄繫。假山石排列雕欄。流水橋清分玉砌。真是數不盡的畫樓朱檻。看不了的當景名花。

梵志師徒進得園來。公子却也有禮。見他師徒狀貌不凡。便問其來歷。梵志一一通出名姓。却纔問公子姓名。公子答道。某係當國左相之子。偶爾遊春郊外。適聞道衆吟詠甚工。故此令家僕奉請。梵志聽得是左相公子。便說出趙一品。見有薦書。即時取出。遞與公子一看。公子見有一品。

有本領
附

薦書。乃留梵志師徒在園居住。款待齋供。帶書回衙傳報。左相左相折書讀過。把書往几上一擲。說道。趙通家開居。何不親近些正人賢士。怎麼與方外僧道往來。就是與僧道來往。必須簡擇高僧高道。了明玄理的。如何書中誇揚他丹汞。且說他的法術玄奇。若待不接他。又恐一品體面也罷。且從容相會。再作計較。梵志師徒在公子園中居住。連謁左相。只推政事不暇。公子供奉有限。一日巫師與梵志計議。說師父我等久候左相消息。供給不支。俗語說的好。三日賣不得一件真。一日賣了三件假。想我徒弟在巨鼇港。假托白鰻。哄誘村里多少財物。今日也說不得弄個

玄虛。哄騙些金寶度日。也可。梵志笑道。往日雖弄法術。不過物來順應。人以法愚我。我以法弄人。今日却教我先設幻詐。人情理有碍。豈是你我出家人做的。况我有大道在手。如何性急。料左相事暇。自然容見他。縱拒人千里。難道不看不一品之面。梵志雖說無奈。這衆徒弟各動了邪心。借口外遊。都去賣弄手段。只有本智他原是海島真仙道童。立心還正。終日隨師守法。這巫師與本慧本定新園那裡熬得寂寞。巫師和了些泥丸。賽新園熬了些膏藥。本慧去做戲法。本定去撮桶子。且說東印度國中往來稠人廣衆。都來看本慧做戲法。只見本慧當場把一枝榕樹叫一聲。

開花頃刻。楷枝發盡。開了滿枝桃花。又叫一聲結果。頃刻
 花落。結成滿枝桃子。摘將下來。賣與看的衆人。衆人爭買。
 將口去吃。都咬着手指。本慧頃刻得了多錢。本定見本慧
 手段。便把兩個桶子。放在地下。望東取了一口氣吹入。只
 見桶子飛禽走獸。陣陣出來。本定却要看的出錢。方纔弄
 法。一時好勝的。便爭出錢。本定得錢。與本慧歸來。甚喜。那
 巫師與新園泥丸子膏藥。賣了一日。那有人要。二人見本
 慧本定。弄幻法得錢。忿忿不平。道你會弄法。偏我們不會。
 次日本慧二人。又當場作戲。巫師與新園雜在衆人中去。
 看恰好。本慧又將樹枝插在地上。叫一聲開花。只見枝上

桃蕊密密匝匝頃刻花開。巫師與新園齊誇道。却也好手段。莫要與他騙人錢鈔。待我破他的把口吹去。只見本慧正叫結泉。那花落處却不結桃子。都變做大蜂飛擁去。亂釘人衆看的一齊驚笑飛走。本慧見了忖道。是那個破了我法。把枯樹枝拔起來望空一擲。那樹枝卽變做狼牙棗刺。徑去尋破法的頭面上亂刺。却不知是巫師。巫師眼快。便使個五遁法把身一抖。樹枝那裡尋的着。便是本慧也。看不見巫師在衆人內。本定見本慧桃花落處。盡變了大毒蜂。知他法做不來。乃將桶子放在地上。望東取了一口氣。叫一聲飛禽出來。只見桶子裡飛出黃鶯兒對對紫燕。

兒雙雙衆人喝采。新園與巫師說道。他們原來弄這妙術騙錢。待我也破了他的。本定正看着桶子。叫一聲走獸出來。新園忙也吹口氣去。本定連叫幾聲。那裡有個走獸出桶子。只見鑽出一條大花蛇。張牙吐焰。衆人害怕起來。有的說道。昨日飛禽出後。便是兔子。獾兒出桶。今日如何這等惡蛇。好怕人。看的走了大半。本定見了不靈。知有人破。忙把桶子望空一擲。那桶子卽變做大鐵罩。從空尋破法。的罩將下來。賽新園却是騎了假青鸞。跌傷眉眼。害花矇矓。一時照顧不到。却被鐵罩將下來。把個新園罩在地。下衆看的驚走散去。本定却把桶子揭起來。口裡罵着破。

妙處

我法的。破我生意。你却也被我桶子罩住了。且拿出你來打一頓。消這一口氣。揭起桶子。原來是新園。二人大笑說。道本慧師兄。桃花變蜂。必也是你。如何棗刺却不尋你想。是棗刺傷了你頭面眼睛。故此看不見桶子。罩下新園道。桃花變蜂。乃是巫師本慧聽了說他如今想是刺戳了去也。本定說刺若戳着他。怎肯放他去。想是先去了。那裡知巫師仗着隱身法。與他三人對面站着。便說道先去了。不是好漢。被刺戳着的。也不是好漢。本慧聽了巫師聲說破人生意的。却在那裡說話。三人齊看不見巫師。只一聲笑。便現了本相。四個人正講笑間。不防對面樓閣上。有一人

看見他們這樣手段。歸家說與妻妾。妻妾們聽得。都悄悄
出來。觀看撮戲法。不是看戲法。有分叫做邪迷奪。却本來
面點化。弘開普度門。那樓閣上看的。却是何人。下回自曉。

新編東度記卷之四

引記

人生切莫使機心

機巧傷人孽作深

渾厚福基德所致

狡奸深處禍須侵

天堂顯顯開賢路

地獄冥冥報惡因

爲甚彌陀能解孽

梵音勝彼世間音

第十六回 弄戲法暗調佳麗 降甘霖衆感巫師

話說本慧四個。瞞着師父進城。鬧熱去處。使弄戲法。騙人錢鈔。一時傳到左公子耳內。叫家僕尋一樓閣。却好本慧們弄法。公子登樓看見。誇妙道奇。歸家說與妻妾。都來登

多有不
虛

樓觀看。其中却有兩個美妾。一個喚做天香。一個喚做國色。他兩個偏好賣嬌粧。俏占衆妾之前。露出頭面。在那高樓之外。這本慧本定二人。却是在花柳店。被歌婦引惹過的心腸。一時見了。把持不住。就動了邪心。放蕩禮法之外。不記修行。此中他兩個手裡弄法。眼裡瞥樓。乃對巫師二人說道。泥丸子膏藥。師兄們既賣不得。又忿忿不平。我二人弄法。我如今把這變桃撮桶的法兒。料你俱會。且讓你做出騙錢。我二人却把你丸子膏藥。到城外賣去。巫師新園不知他二人卸擔子與他。便答道。好情好情。把丸子膏藥。交付與本慧二人。二人接了丸子膏藥。他那裡城外去。

賈走到樓前。使一個隱身法。他便見人人。却不見他。走進大門。直奔樓上。見兩妾一。貌如花。花不如貌。他二人飽看了一會。說道。徒看何用。不如耍他二人。回去房櫳裡。再作計較。乃取兩丸泥丸。變做兩個磕睡蟲兒。飛入二妾鼻孔。兩個卽盹睡起來。便回衙去了。本慧本定。仍仗着隱身法。直跟入卧房。不匡兩妾是公子寵愛的。見他盹睡歸衙。隨跟入卧內。本慧二人。只得隱身等候。怎敢戲弄他。爲甚不敢戲弄。豈無幻法算公子。只因同伴的能中有能。恐又被巫師們忌妬。知道了。又來算他。只這一個心腸。也是二妾不該點染。却好本智在梵志面前。忽然想起四個人。終日

外遊。做的何事。乃向師父說道。本慧們四人瞞師外遊。聞知弄法騙錢。萬一惹出事來。與師不便。徒弟去探訪看來。梵志道。正是你去看來。本智出得園門。進入城內。四處探訪。只見巫師與新園。在熱鬧街市上。賣桃撮桶。賺哄人錢。却不見本慧本定二人。他一壁廂怪巫師弄法。一壁廂找尋慧定。二人找尋不見。只得見了巫師。審問詳細。賽新園道。我們作法。對樓上有美貌婦女觀看。本慧二人眼不住的睜看。他莫不動了春心。去弄巧術。本智道。這二人日前曾在花柳村店。若非我看破。幾乎壞了門風。我與你到那美婦處。探個消息。當下巫師收了戲法。同本智新園。到得

樓前找問誰家婦女有人說是公子衙內本智與巫師計議門第深遠如何尋訪乃作起隱身法逕入內宅會法的便看見本慧二人在卧房伺候公子動身公子坐久不出他兩個將膏藥變做兩個大蝴蝶飛到房內又飛出房外那公子見蝶心裡喜愛出房來看蝴蝶飛飛引引直出堂外公子跟隨出堂他二人正要假變公子調弄美妾却未防巫師把臉一抹變出公子的正妻帶着丫環進房來本定見了却是巫師假變大家一笑即現出本像驚的兩婦大叫起來有賊只見房外走了幾個家婢來慌的本智本慧本定三人忙使隱身法往外走了只丟下賽新園被婢

妾們拿住新園如何被捉。只因笑不休。便隱不着。衆婢捉
扯到公子處。問他來歷。新園乃招出是梵志的徒弟。只因
做戲法。誤入衙內。公子聽的是梵志徒弟。不便處治。乃帶
到園中。本智此時已回園與本慧三人方便。瞞過梵師。只
有新園被公子帶到園中。他想有何面目見師父。把身一
抖。騰空一路烟飛星去了。公子見沒有對證。不如不言。只
得飲忍回衙。後有誇衆道徒。弄法虛幻。真乃妙術。七言八
句

道有法兮真玄幻

人有靈兮神萬變

化羊跨鶴太史慈

籠鵝吐婦稱陽羨

長房騎竹化條龍

隱娘神劍飛雙燕

莊周夢蝶莫言虛

雙鳧化履人曾見

按下梵志與徒弟在園中。只候左相一會也。知衆徒生事。賽新園逃走。進退正在無計。却遇着東印度天氣亢旱。人民望雨。一日國王坐殿。執事官奏王國中無雨。王問無雨當作何事。左相奏道。當竭誠祈禱。王曰。祈禱上在予。下在各臣。修省左相奏道。我王固要修省。還須着令僧道祈禳。執事官道。近日國中僧道有道行的。少。往年旱澇畢竟是我王虔誠祈求得雨。王曰。一面子自修省。一面出令。不拘遠近僧道會祈禱的。令來求雨。當下執事官朝散。寫一張

榜文。令有遠近。不論僧道。能祈求雨澤的。准來祈禱。榜文張掛。却好巫師見了。到園與梵師說知。梵志大喜。道大頭腦。檀越可相會也。乃令巫師揭下榜文。傳入王內。執事官乃喚巫師。問其來歷。合用壇場器物。巫師道俱各不用。只求我王誠心朝。叩拜。焚一炷香。大雨隨到。執事官聽得說道。往日祈禱雨澤。僧人道士設壇行法。這個道人如何俱不用。一時傳的國城內外。都來看道人祈雨。公子却也到園中看梵志師徒如何祈禱。只見巫師手執楊枝。口裡念着經呪。從園門出去。遍走國城裡外街坊。頃刻雲霧蔽日。大雨霖漓。那雨只隨着巫師大下。一日一夜。人民那個

不稱好道人。國王大喜。因此公子在左相面前舉薦道。趙一品薦來道家。果是道行不凡。左相聽說。乃到園中相會。梵志請到衙內。大設齋供款待。因講些修煉丹汞工夫。說些保和性命的道理。原來這梵志是個旁門。外道。口能講的。天花亂墜。事那裡有半分能行。專靠着些障眼幻法。引動到處人心。這左相只聽的他講的合道。遂留他衙內。終日談論。後有譏外道惑人。五言四句。

詩曰

道原不可道

講論何所稽

只因愚不悟

多被外旁欺

按下梵志在左相衙。終日談論內外事理不題。且說海島

玄隱道士丹鼎已成。將證真仙。偶出洞門觀看。見白鶴形孤。青鸞影絕。乃想起道童久逃在外。心裡却也知他誤入旁門。乃又憐他邪迷歸路。把慧眼一觀。嘆道。這劣徒。原來在東印度國。我若不度他。回島豈不叫他入了邪宗。乃將仙丹一粒。先度了白鶴。只見白鶴得丹。抖一抖羽毛。一翅直入雲端。頃刻把青鸞引歸。玄隱正欲跨鶴來尋道童。只見毫光朗耀。一個童子從蓬萊仙境處來。坐於松陰之下。玄隱道士看那童子。年紀不過十六七歲。頭挽着個小髻兒。身穿着件百衲衣。項上掛一串纓絡。只疑是道童歸來。近前却不見。乃問童子何方來的。童子便答道。何方來的。

玄隱把慧眼一看。隨稽手道。童子往何方去。童子便答道。往何方去。玄隱也不問。却把青鸞喚過來。道。童子我小道。知你東方去。順便青鸞奉騎。只是一事敢求。小徒弟道。童得度。乞度他回島。料童子慈悲。定然不拒。童子只聽了一聲。慈悲二字也不問。也不辭。跨上青鸞向東而去。玄隱依舊洞中高卧。這童子跨鸞直到東印度國中。遊行閭里。乞化齋供。昂昂氣象。不同塵俗。行路如飛。人問他姓名。答道。與汝同姓。人問他你行何急。答道。你行何慢。人見他語言。隨口而答。必要問他名姓。童子道。何必苦苦。詢名問姓。只我這纓絡便是名姓。人遂稱叫做纓絡童子。一日梵志同着。

本智閒遊城中。童子見了本智。笑道。這道童迷痴在腹。怎怪他忘却舊境。乃將手把本智腦後一打。說道。玄隱道士尋汝。本智聽了。抖然喚醒。道。呀。我如何忘却海島。只管浪遊在此。也不問童子來歷。把眼望空一看。只見一隻青鸞。從天飛下。本智卽跨上青鸞。飛騰霄漢。望海島而去。梵志見本智跨鸞飛去。知是日前光景。隨於路旁取樹葉化鸞。叫本定變做本智。依舊去趕。那裡知纓絡神通。把手一指。那東度海洋。卽現出一座海島。也有一個本智。跨隻青鸞。兩假渾攪。海島空中。本定眼看海島在前。越奔越遠。梵志見本定去久不回。心內疑惑。把幻法救來。只指望本定與

假鷺飛回。那匡本定被假樹葉墜地。化作南柯一夢。脫胎換骨。又入了別姓人家去也。梵志見本定不回。悶悶不樂。回到左衙與巫師本慧譎議。說道新園走了。本智本定無踪。左相道心未見堅固。如今不如遠去名山。再作修行之計。巫師道弟子祈了一場雨澤。功德及民。難道國王不加獎賞。師徒正議。只見左相出得朝來。與梵志說。國王要喚祈雨道人。想必有執事官來宣你。梵志聽得忖道。除非這個施主。方纔算大。果然執事官到了左衙。傳國王令旨。着梵志進朝。梵志領旨。次日換件道服。頭垂半髮。進朝。國王王見了梵志狀貌。却也昂藏。舉止却也端莊。乃問道。汝出

家幾載。梵志奏道。貧道出家五十載。王曰。汝年歲多少。梵志答道。貧道八十春秋。王曰。觀汝面貌。不過四五十歲。乃云八十。以何修如此。梵志答道。貧道性命。雙修。王曰。修性何如。梵志答道。天所賦。使常惺。王曰。修命如何。梵志答道。人所稟。使常保。王曰。汝當傳予雙修之術。予試學習。梵志答道。貧道欲傳不能傳。我王雖學不能學。王曰。何爲不能傳。不能學。梵志答道。貧道所修。卽父不能傳之。子子不能學之。父道家說的好萬兩黃金。買不得十字街頭。送與人。王聽了梵志之言。乃笑道。予不能解。汝還有他道麼。梵志答道。貧道有三千八百種道。惟王意取。左相在傍奏道。王

如此便
不真

欲學道不當空言。且不可以勢習。必須以師禮相待。然後道可授受。王聽左相之言。卽令執事官擇日設壇郊外。拜梵志爲師。一時鼓動大小臣工民庶僧尼道俗都來瞻仰。敬禮。梵志洋洋得意。遂願且莫說投教拜門的接踵。只說僊金獻幣的填門。後有誇梵志得時。又悲他未能證道。七言四句

詩曰

論道非難體道難

得時正好證三三

想因未請玄玄理

空負當年郊外壇

按下東印度王師事梵志不題。且說尊者度了家僧師徒。要趨路前行。家僧道前去三十里便是勢里。這里中富貴

之家不少。聞日前經過的僧道。俱到通神廟住幾日。講玄論道。師父必須去隨緣一遇。尊者道。出家人隨路遇緣。不當預設向處。家僧口雖答應。心裡只要往通神廟去。元通也只得隨走到得勢里村口。早已妙虛迎接。說道久已知這位師父。同家僧老施主到來。小僧有失遠接。說罷看着尊者不言。暗想這個老師父。從何處來。怎我便不先知。乃問家僧。這老師父從何處來。家僧道。同來的。便是這位師尊。妙虛疑道。小僧因何不知。進得廟中。再叙來歷。妙虛一面獻齋。一面恭敬。家僧與尊者。禮貌甚隆。那裡簡畧。元通乃忖道。人言此僧勢利。僧豈勢利。人有取世的勢利。比如

天地生物。栽者培。傾者覆。卽人之養嘉禾。去根莠。理之自然。吾等莊嚴。不同凡俗體貌。自爾起人之敬。元通乃私自忖度。尊者見了他思想。想乃微微笑道。徒弟動了妄想。妙虛師遠事。且知。難道近事不知也。妙虛聽了。乃稽手問道。老師父弟子先知。何不知師來歷。今乃知師天人佛也。元通師兄私議。非妄。委實是天地間一派正理。乃向家僧說道。小僧向來原不以勢利待人。實欲人自警省。把生人事業努力向上做。一番莫要使人以勢利加我。亦勸化世情耳。家僧聽了。乃向尊者問道。妙虛之言。老師尊信其是。否。尊者答道。出家人自有真知。妙虛拜謝。方纔識尊者天

清物名
爲別標

人以師禮稱拜。正說間只見妙虛忽然道：弟子失陪廟門外一品百萬來也。忙出迎接。家僧乃問尊者：妙虛百事先知如何？師尊來便不知。尊者道：他亦知我。只是我在汝家。汝說他有先知，我便示他一個無始有的道理。他便不知也。家僧聽了不解。尊者道：汝若不解，便把几上香丁一把，不知其數。遞與家僧說。妙虛進來時，汝將此香暗令他射覆。家僧依言只見妙虛迎接一品百萬入得堂來。與尊者各相叙禮畢。家僧便把手中香丁與妙虛猜。妙虛笑道：此香丁也。家僧道：既是香丁，却有多少數？妙虛不能猜口中。誦答家僧乃向尊者拜謝道：妙虛先知弟子解也。一品與

見透

百萬聽了。乃問家僧你解的却是甚理。家僧乃向他二老說道解的是無始有的理。却是怎麼無始有。下回自曉。

第十七回

賽新園復修舊廟

東印度重禮真僧

却說尊者以無始有的道理度明家僧。一品不解問家僧。家僧既悟。乃向一品說道。先神先鬼先稽我智我智。乃我知我知。卽始有我不知。乃無始有無始有。天地也不知。妙虛不過一幻法。焉能知道。一品聽了。乃問元通。家僧這斷議論。可是元通答道。是則是矣。恐未盡。是家僧乃向尊者稽手請教。尊者不答。但說一偈。

偈曰

未始有無始

無始猶然後

盡此是仍非

知悟總皆謬

尊者說偈畢。只見妙虛垂膝而坐。仰望尊者道。師父。弟子此時五內若矇。不復知來事矣。尊者見他垂下一膝。乃答道。妙師。你這會蒙然垂膝處。便得了無始有未始矣。妙虛點首謝度。趙一品乃說出。梵志在東印度國。王以師禮拜他。衆徒弟法術高妙。這一席話百萬也。說是一品薦書。左相引進這一種的根由。尊者只是捻着數珠兒不答。一面辭謝衆人。一面與元通往東印度國行來。不題。且說賽新園被公子捉住。怒他弄障眼法。隱身入他妾室房內。到園中來見梵志。新園心愧。便了一個脫殼金蟬法。一路烟

飛星走了。他却走到靈通關。原住在崗前小廟兒裡。乃收拾廟堂。打掃房屋。說道：我久離廟內。你看這鼠穴蛛絲。把個房屋傾頽。可見要人居住。乃歎道：了幾句。後人遂爲新園代著了古風一律。說道：

生來有房屋

居此屋者誰

靜省三更夢

安常四序時

晨修明德廡

久輯太平基

屬耳休頽壞

明堂未可歆

毋令鼠作穴

莫使蛛網絲

勤勤時洒掃

刻刻莫輕離

百年常固守

合宅得撐持

奈何人好動

鑽穴隙相窺

傷却原来宅

此離故遷移

久去不復返

致令房屋虧

墻垣頽乃塌

樓閣參且差

及時忘葺輯

老大徒傷悲

寄信知音者

克復莫教遲

重整百年業

安居永不衰

話說新園復歸舊廟。意欲再尋兩裡霧弟兄。據開隘處。忽然陰風慘慘。形影悽悽。一個人魂立於其前。新園喝道。吾久未歸廟。何處精靈。敢侵吾廟宇。舊主已歸。尚敢白日現形。這人魂漸漸顯明。答道。新園別來不復相識耶。新園定睛一看。原來是本定。忙驚道。師兄。我爲遁法。一時計拙。幾弄出醜。惶愧隨那梵師。故不辭。逃復舊廟。你緣何不跟隨。

意

梵師來此何幹。想是梵師不棄我新園。或者公子不執我作對。使你來尋你。却如何藏藏躲躲。弄些悽慘陰風。本定乃泣道。青鸞假馭樹葉不靈。跌落塵埃。南柯夢裡。想梵師迷入外道。衆徒誤入。怎得超凡。我如今四大無收。想你爲吾指個脫離。故此來尋契交。新園笑道。師兄你當初如何投拜。却爲的何事。旣入梵師之門。做的却是何道。今日所欲脫離。何等方向。你自不明說。我如何指你個路境。本定道。師兄我不說。果然你不知。你聽我道。

當年生長岐岐路

未識人倫把自誤

拳打高山猛虎降

劍揮大海蛟龍怖

只因戲法賽神通

要學修行拜師父

三尖嶺上救道人

花柳樓上原吃素

巨龜港裡戰巫師

撮桶街前迷美婦

樹葉兩扮假青鸞

前趕猱兒後失兔

法收樹葉復原來

一夢南柯本定數

本定說畢新園笑道。師兄原來苦苦爲弄幻。誤投門路。我
新園自巳尚錯。今日方整理舊屋。有甚教誨指你。你莫若
權安小廟。待有行教的。不拘僧道。指點你個方向可也。本
定聽了。忽然不兄。新園歎怪。嗟異不題。且說東印度國王。
名堅固。這國王愛民禮賢。素稱有道。既爲雨澤蒼生。聽左

相薦引梵志立壇瞻禮。一日坐朝。梵師上殿不趨。國王迎待。恐後。乃設玉團花寶座。尊梵志坐了。國王問道。國師所談的性命雙修子。一時未便得就會。聞說你道法能指滄海變桑田。指高山成平地。予欲國師演試一二觀看。梵志道我王畏修道之難。欲觀法術。不知這法術。只可愚凡俗。未可使於王所。國王不聽。再三要觀。梵志乃喚徒弟演法。徒弟只有個本慧巫師在傍侍立。乃問道。師父叫弟子演個甚法。梵志道。就把王言滄海桑田。高山平地。試一法來。只見本慧把手一指。堦前茫茫大海。汪洋邈濶。本慧却又一指。只見波浪汹涌。卽時變阡陌井畝。那桑田中人民濟

有德
言

濟分勞任苦。巫師也就把手一指。只見那桑田即時變成高山。巍峩形勢。險峻巒巒。又把手一指。依舊桑田平壤。國王一見說道。國師且休作法。予聞桑田乃民生大事。予見此法。雖說是變幻虛設。却動了予憫念人民分勞任苦。乃即傳命執事官排齊鑾駕。出郊勸課農桑。執事官奏道。桑田乃海變平壤。法術假托。國王道汝等說假。予心却真。乃命駕出郊。與梵志同車共輦。正行之際。只見城外白氣漫漫。自南而東。貫於上下。王見了問梵志。此何祥瑞。梵志早已知是尊者自南來。將入國境。恐怕國王改了念頭。懈怠拜師的禮節。乃佯言答道。這白氣蔽空。毫光直射。那裡是

祥瑞是魔王妖氣耳。王可傳諭各門城外。但有外來僧人。卽是此妖魔來到。勿容其入。王依梵志之言。卽傳諭四門。勿得縱放外來僧道。四門把守官役遵諭。但遇僧人。更加盤詰。國王退朝入內。梵志乃歸私寓。對巫師本慧說道。勢里妙虛曾遺四句偈語。說出白毫光事。今日與王出遊。見南來白氣。果應此偈。我想自岐岐路。收你本慧。本定不知。駕青鸞。作何究竟。新園又愧心逃走。如今門徒落落晨星。這般稀少。萬一南來僧道。應此白毫。我等事體必被他奪。汝二徒有何計策。能阻逐他去。本慧道。師父不必多慮。料小徒法術能驅逐他去。何足爲患。巫師道不然。往日有本

智本定新園衆弟子。今日五去其三。勢孤力寡。萬一來的妖魔力大。可不徒勞了國王。這一番頂禮。巫師只這一句。便動了梵志疑心。說徒弟你言越合妙虛之偈。如今之計。只得能中顯能。你與本慧多方延攬幾個徒弟。演習些法。裡通法阻過南來的僧人道士。堅確王心。勿使更改。巫師依梵師之言。便設方法延攬弟子。這城中只因巫師祈禱雨澤。那一個不認的。且衆見國王師事。往日要入門爲弟子。不可得。今見巫師。明言廣收博錄。一時便動了那少年。蕩遊閑。不顧父母之養的。或博奕飲酒。花費了浪家產的。或無計資身。有過欲逃罪。躲憲的。紛紛亂投。一時便動了。

此便
真出家

纓絡童子憫衆之心也。隨着這一起投名拜門的衆等。渾入郊壇。巫師正入壇場。端坐問道。汝等欲拜師學道。心各不同。只是吾師以大道傳度入門的弟子。汝等以何智力進門。衆人那裡悟巫師的言語。各各面視不答。纓絡童子便越次答道。我等以正進門。以大求教。巫師道。何爲而正。童子道。不外不旁。便正。巫師道。何爲而大。童子道。盡却生人。飯依無量。巫師聽了。忙下座來。一手扯着童子說道。吾師得汝傳道有人矣。扯衣要走。那衆人見了齊齊說道。師父你廣收博攬。門徒緣何不容我等。只扯着一個童子。巫師道。汝等來意在外。我便知內。做不得吾師門徒。就是我。

也不收你等。惟這童子。可以收入門中。做個徒弟。巫師正說畢。要起身。只見童子說道。我非投師。實來收徒弟的。巫師聽了道。童子如何說此妄言。你有什么能。敢誇大口。童子道。你便是妄收徒弟。徒誇大口。巫師道。汝敢比法較術麼。童子道。比較便生。嗔心法術。豈爲正大。巫師那裡覺悟。把手丟了童子衣袖。只一指。只見黑氣漫空。對面莫見。少頃那黑洞處。青面朱髮。山精水怪。無數見前。嚇的衆人要。做徒弟的。走不敢走。站不敢站。只叫好師父。怪道。祈雨。頃刻就風雲雷電。若像這樣神通。便是真仙活佛。童子見了。把手也一指。黑氣卽變做金光。青面朱髮卽變做善男信。

女各引着寶蓋長幡。乃喚衆人道。你們從那門投入。衆人見了道。爺爺呀。怎麼巫師見的那等惡童子見的。這等善惡的嚇人。善的快意。罷罷罷。我等到隨童子去罷。童子見衆人要隨去。乃飛走離壇。衆人趕來。那裡得近。巫師也顧不得。喝一聲疾風快雲何在。只見風從壇起。雲自空生。巫師駕風雲。直追南向。那裡見個童子。只見尊者師徒行來。將近國城之外。白毫光頂上騰騰。緇色衲風前擺擺。巫師忖道。這光景。便是師父那椿兒事也。他不趕童子。竟回梵志寓處。備將這事說出。梵志沒奈何。只得靜聽。後有贊揚惟天惟地。乃正大功果。五言四句。

詩曰 玄黃正之色 洪荒大之形 於此有功果

昭昭屬聖人

話說尊者與元通走近國城。只見宮牆黑氣騰騰。乃對元通說。弟子你可見宮牆黑氣麼。元通答道。弟子目見。但不知主何兆。尊者微微笑道。妖孽計吾等。小難耳。何足介意。乃大踏步入城。把門人明明看見。兩個僧人入城。正欲攔阻。却又不見僧人。只見兩個執事官員把門人。且迎接過去。尊者直至王所。國王忽然見了尊者。莊嚴色相。也不疑怪。便問道。師來何為。尊者答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尊者答曰。各以其類。度之。國王聽了。方纔叫執事官供具。

素齋在朝堂正殿。只見梵志進入朝堂。見了國王。却與尊者稽手。隨問道。僧人到此何事。尊者也把答王的話說出。梵志聽了。不勝大怒。說道。何方野僧。敢到此誇張大話。便叫本慧徒弟。何不以法壓之。只見本慧把手一指。頃刻化了一座大山。現前。怎見得大山。但見

巔巒接漢 崗阜齊雲 高聳不說須彌 廣濶過如

泰嶽 登峯嶺只訝天低 覽形勝偏嫌地小 飛漢

倒影宛如萬丈玄巖壓下 峭壁層巒有如一天泰岳

飛來

尊者見這大山。漸漸從天壓將下來。只把手一指。那山忽

然皆從梵志師徒。頭上壓去。梵志慌了。忙跪在地。道。凡愚不識聖僧。望賜指教。尊者憫其愚惑。再以前一指。那化山隨滅。國王見尊者開度梵志。便問道。梵師誨予性命雙修。此道非道麼。尊者合掌答道。性命雙修。他原未嘗非道。只是有道修。要有道行。口能言而心不能應。徒自遠道耳。王曰。心何爲應。尊者答道。王所爲問。卽是應已。王聞尊者之言。乃拜尊者爲師。願聞其法。尊者曰。王欲問法。法有法要。王曰。願聞法要。尊者曰。當趣真乘。卽是要已。國王信受。回宮。着令執事官役。修葺潔淨寺院。延尊者師徒居住。後有僧名懶雲。嘆是法要。因贊一偈。

偈曰 本無有爲法 如何爲有要 如如何爲如
卽是法要已

却說梵志聽了尊者法要。又見本慧巫師。幻法不能阻真。
辭王從海島而去。本慧與巫師不忿尊者。指破他化山。他
却也不隨梵師。各自懷忿散去。不題。且說本智原是玄隱
道真的道童。只因誤入蜃氛。迷了原性。忘却舊師。跟隨梵
志爲徒弟子。梵志道術原來也正。只因他門類繁多。時演
幻術。亂收徒弟。遂入旁門。道童跟隨着他。起了法名本智。
兩次青鸞接引他回島。只爲蜃氛堅固。且以幻法迷留。今
旣爲纓絡童子度脫。復明原宗。遂跨着青鸞。回歸洞裡。謁

見玄隱真師。玄隱見了道童回還。憫其誤被蜃氣妄宗外道。今感纓絡度回。他却知纓絡非凡。且令道童仍守丹爐。却往蓬萊赴會。後有妙真道士贊嘆五言四句。

詩曰 妖氣聚仍散 道童去復還 不教仙聖引

迷昧怎超凡

話說東印度國王重禮真僧。一日聽尊者說法。要論真乘心地了明。忽然左相朝王說出城市中有纓絡童子遊行閭里。莊嚴色相若常不輕。市有人見他臨水欲渡。棄履赤足。浮水而行。登高山嶺。未見跋跣。突然行於巔上。閭里焚燒。能輕身入救不燬。見孤苦乞兒。乃哀憐說道。汝如風刮。

楊花入投糞穢。雖然。是你遭遇。却也有。一種惡孽。因緣。積來。市人與的飯食。卽施與乞者。王聽得左相之說。乃問尊者。有此事麼。尊者答道。此國中。當有聖人繼我。卽是此婆羅門子也。國王乃分付。排列車輦。與尊者共轅而出。正纔到通衢大路。只見一人。直闖車旟之前。左右那裡阻遏得。住。却是何人。下回自曉。

第十八回 二十七祖傳大法 達磨老祖度元通

尊者正與國王同車在道。忽然。纓絡童子。立於車前。望着國王。與尊者稽首。尊者一見了。便問道。汝憶往事否。童子答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

多羅。今日之事。蓋契前因。尊者點首。乃顧謂王曰。此童子非他人。卽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人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國王聽罷。隨下車敬禮。童子復向尊者求度。尊者乃以昔因。遂呼童子名爲般若多羅。說道。吾爲普度化緣。特行到東。來來路。世法紛紛。度不能盡。我於光中。已知我國。後有東度之人。能繼我志。願汝其留意。隨付法眼藏。偈曰。

真性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尊者付法與般若多羅畢。乃辭王曰。貧僧化緣已終。當歸

仁心
藏

寂滅願王於最上一乘。毋忘外護。王聽了尊者之說。乃道
師何遽然辭去。我方欲大建道場。奉師廣演上乘。普度羣
生。以昌國運。尊者道法器吾已付般若多羅。道場功果尚
有元通。元通聽得。亦求終始度脫。尊者道。汝尚有東來一
路。因緣返國。須當收拾。莫遺因中之因。以造未完之度。元
通誌記了。國王乃命車載般若多羅。同歸國內。尊者到得
國內。入得寓中。卽還本坐。跏趺而逝。國王之下。無不悲泣。
元通亦慘然落淚。惟有般若多羅說道。我王不必悲泣。元
通也未可哀號。俱是滯泥。凡情未曾燭照。吾師已返。未始
有始。到彼極樂世界。我王當以龕輿送出南郊。吾師自有

神化國王乃造以木龕送尊者郊外。元通等香花圍繞。只見龕中尊者化火自焚。王乃收其舍利。造塔瘞之。後有僧名覺義。贊嘆一偈曰。

本來何處 既往何處 未始有始 是往去住

話說東印度王安痊了。密多尊者乃建道場。崇修佛典。拜般若多羅尊者。傳度國中。多羅尊者辭謝。王曰。吾師原自南印度來。今彼度復有聖出。吾當行化彼度。這道場當付元通王之言罷。向王一稽手。如風行電掣而去。元通只得完了道場。別王亦以禮送出東郊。辭謝方行。回歸南印度時。德勝王已賓天。繼國度後王名香至。賢明好道。崇奉

有根因的

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衆。一日查閱庫藏。見有寶珠。乃命臣工。布施僧衆。有此功德。國王先是生有二子。長名月淨。多羅次名功德。多羅。這日元通回朝。王問不如。密多尊者。東度事蹟。元通一一啓王。王聽畢。合掌稱贊。忽然後宮祥光。遶殿異香。襲人。官人來報。生產一子。國王大喜。當時起名菩提多羅。賞賜一領錦爛袈裟。與元通令其淨利。養道不題。且說香至王。自生了二子。長大却與兩子不同。穎悟非常。仁賢出衆。一心只要出家。爲僧父王及妃嬪。屢勸不從。一日到淨利中。閑行。見元通閉關入定。乃問左右服侍行者。都說師尊自隨二十六祖。東度歸來。多年

閉關入定。王子聽了。把手指彈關門四下。不言而回。左右不敢啓問。却說香至王。喜捨寶珠。忽然一個僧人來乞寶珠。口稱自東印度來。且求會三個殿下。國王隨傳諭三個王子。迎進僧人。入得朝堂。望上稽首。國王答禮。賜坐。問其法號。僧人答道。貧僧法號般若多羅。國王聽了。合掌道。原來就是吾國。不如密多尊者。法嗣元通禪師。回國備稱功德。隨奉寶珠。尊者接了寶珠。三位王子出得官來。相見了尊者。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受寶珠。問三位王子。此寶光有能及此否。第一月淨多羅。與第二功德多羅。同聲答道。此寶七寶中。貴重無二。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惟第三

大哉師
言

菩提多羅答道。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衆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衆光中。智光爲上。師如有道。其實自光。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辨慧。乃復問道於諸物中。何物無相。答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尊者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答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答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卽以寶珠拜還王所。不受稽首辭王。並三位王子出朝飛步而去。後有贊揚菩提多羅三殿下辨慧五言四句。

詩曰 莫載惟法性 人我皆具中 天生菩提祖

獨悟無上宗

却說三王子自與般若多羅尊者辨論法性。尊者知是法嗣。辭謝王去後。他却在宮朝夕。只是打坐修道。一日香至王厭世。二王及諸妃嬪等號泣欲絕。惟獨三王子在父王柩前。入定七日七夜。出定來對衆說道。汝等休要悲號。太過當盡事死事生的道理。我於定中已知父王賢聖。上登極樂。衆方安慰。三王子乃求出家。二王苦留不住。正纔出得國門。忽遇般若多羅尊者。道汝來也。三王子喜不自勝。乃拜尊者。從行到淨刹中。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華開世界起

却說三王子菩提多羅。正名開士。非他几等。乃是初祖達摩大師。般若多羅。便是二十七祖。般若尊者。既以大法付達摩祖師。祖師因問尊者。說弟子得法後。宜化何國尊者。答曰。汝得法後。俟吾滅度。六十餘年。當往震旦國闡化。祖師曰。彼有法器。堪繼吾宗。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答曰。汝所演化方。得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度後。彼有劫難。水中文部。善自降之。汝至時。南方不可久留。聽吾偈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悽悽暗渡江

日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桂久昌昌

尊者說偈。一日呼達摩近前。復演八偈。皆預爲識言。卽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人目。躡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當時衆信。收了舍利。建塔安痊。達摩祖師自尊者示寂。乃於國中尋得一清寧觀宇。在內面壁而坐。按下不題。却說元通自受了不如密多尊者度語。回國閉關入定。多年被祖師彈關四下。不言而去。一日關內警欵之聲。左右行者忙啓關。只見元通開眸問道。誰道此動吾關門。行者答道。有二王殿下到此。手彈關門四下。元通道。曾說何話。行者道。不

刻刻
忘

言而去。元通合掌道。善哉善哉。吾師昔日示寂。已盡言矣。吾豈忘失。行者便問師尊。這是何意。元通答曰。吾昔年遠隨吾師東行。化緣普度。一路根因緣識。尚有未盡度化。乃今閉關。非示寂忘却前因。以遺後也。正爲了明此緣。尚留世法。殿下之四彈關門者。教吾不忘四緣。不了之因也。行者聽得。又問師尊。那四緣。元通答道。汝等只知出家。雖然。是了生死大事。那裡知是報四重大恩。行者問道。何謂四重大恩。我等不解。元通答道。人生在世。要知天地蓋載之恩。日月照臨之恩。皇王水土之恩。父母養育之恩。若不知報此四重大恩。出家何用。行者道。我等出家念佛修善。就

是報恩。元通道。這雖是未盡爲是。行者道。如何方盡了。是。元回答道。只要莫使人說我等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只要我等苦行實修。要完全了。這忠孝二字。行者聽了。合掌稱贊。又問道。師尊殿下彈關。豈止這四重大恩一件。却還有他意否。元通道。四彈之意。四事之教。我者頗多。非汝等所知。我自收拾於不言不知之境。所以殿下不言。正謂他不言之教耳。元通言畢。依舊閉目入定。左右行者。仍閉關門。這元通那裡。是入定爲自己成就功行。却乃爲東行完了。未結之局。四彈之教。他却推廣到四裡身上。說我當初隨師到靈通關。說破了那兩裡霧。四人彼時雖開度了他。只

老和尚
又發一
老事

恐他們尚未盡化。流蕩着在不明人心地。我如今只得神行遠近。道路村落。把個寡慾廉靜四德變更。這四裡心。情方爲不滲漏的功德。只這一片心性。假作閉關。乃神遊道路。却來到昔日惺惺里中。見卜漁父卜公平已故。漁父之子。得了笑不老靜定之方。弱體復壯。卜公平之子。只因他父刻薄不明心地。雖得了靜定功夫。却又時作時輟。那刻薄舊病兒。尚然未改。既故了。留害其子。蒙然愚昧。况又是那奸巧海蜃輪迴化生。元通神遊到得里中。雖說是神遊。他却不是凡人陰魂。乃是久修和尚。陽神顯化有形。這愚昧之子。雖然頑冥不靈。却因其父在日。得僧普度微力。偶

發一念。與漁父之子說道。往劫真僧將復至此。當修齋供。以待漁父之子信其言。乃設齋供。次日果有一僧到門。卜家大小。都說馱子說話。今日如何奇中。漁父之子見和尚進門。便把馱子話向元通和尚說道。我家有一個愚昧之人。却說了一句奇中話。今日果驗。和尚問道。何言奇中。答曰。他說道。往劫真僧將復至此。當修齋供。以待今日師父到來。想是前因。和尚笑道。果是前因。漁父之子乃問道。師父法號從何方來。和尚答道。山僧無號。只以和尚稱。便是。若問我何方也。無定處。且問施主何姓何名。漁父之子答道。小子姓卜名垢。這是我族弟名淨。曾聞先世有聖僧過。

度脫父老輩。不知師父到此何事。和尚答道。山僧有未了之願。欲完路過。到此因而化緣。卜垢道。已設下齋供。請師父少留一飯。卜淨見了。却又昏昧問道。和尚那裡來的。因何留他齋飯。卜垢笑道。真是愚頑。早時說的。此時如何便忘。和尚道。暗昧覺照。反復俱從。未淨根。因卜垢問道。師父根因何在。和尚乃合掌口誦一聲。彌陀佛。那卜淨也隨着和尚口念了一聲。便破愚頑。而啓慧。開昏昧。而成聰。乃向和尚稽首道。小子生來黷黷。惟知飢索食。寒索衣。不知天高地厚。安識古往今來。今聞師父一聲佛號。便似幽谷見天。寒霜遇日。往昔根因。從此識也。和尚道。你既識了根因。

能歸淨業。行行不昧。真如自成。正覺若忘。彌陀正念。恐又復障。碍卜淨稽首禮謝。後有贊嘆一聲佛號。頓開愚蒙。小讚

佛。卽。是。心。無。心。佛。在。何。處。心。卽。是。佛。有。心。佛。又。非。真。有。有。無。無。何。處。是。佛。只。在。那。一。聲。感。應。便。啓。愚。還。覺。又。恐。定。靜。不。常。昏。愚。復。昧。所。以。千。聲。萬。句。念。念。叫。省。

卜垢見卜淨禮謝和尚說的言語合理。且是明白。便也合掌稱誦功德。說道矇然蠢陋。承師一言。大開覺悟。小子不知此大因緣。自何感召。却是靈通垂庇。却是衆生有緣。還是偶然奇中。和尚道。感召之因。爲義最大。說之則小。凡惟

警

慧照自得其因。和尚說畢。齋供已備。吃了齋飯。忽然屋裡
走出一個老婦人來。向和尚說道。師父我方纔午困。見卜
公平丈夫。托夢與我說。只因他在日刻薄。自恃伶俐太過。
當有此子。往劫就是師父。點明他定靜功夫。他不當時行
時止。這刻薄依舊未改。今承師父道力宏深。得度明了。他
子叫他又不可復恃伶俐刻薄。又使他不能往生善地。和
尚道。汝不夢不說。山僧已久知這段因果。只是靜定功德。
汝等到今尚復知否。卜垢道。小子深知。卜淨道。小子却未
深知。和尚道。往業未消。空費口傳心授。這卜淨勉強習學。
跏趺妄演靜定。方纔閉目端坐。忽然似夢非夢。見兩個赤

髮藍面精怪。一個口稱渾沌子。一個口稱睿智生。兩個在
下淨面前。爭鬧不息。只聽得渾沌子把睿智生罵道。你這
精細怪。怎麼斲破我本來。因圖竅。那睿智生也罵道。你這
愚蠢物。怎麼蒙蔽我虛靈不昧真。一個道。你馳神耗精。聰
明何用。一個道。你幽昧昏暗。矇矓何知。一個道。我惇慤自
守。一任春秋來往。被你開發的。知來知往。一個道。我推測
爲用。頗知上下古今。被你蒙蔽的。遺今忘古。一個道。操戈
逐儒生。只因你提撕警覺。一個道。朽木比宰予。只爲你寤
寐晨昏。一個道。似我朴素渾堅。乃入道之質。比你澆漓成
性。天真喪而壽筭虧。豈能長生不老。一個道。似我靈通虛

應乃察理之姿。比你魯鈍痴呆。頓悟少而智識昏。怎能參
玄了道。混沌子大怒起來。罵道你誇圓活。乃是個鷄卵外
活。潑而中混沌。睿智生暴躁起來。罵道你逞堅確。乃是那
翁仲。外人類。總塊石頭。混沌子道我是石頭壓卵。彼惡敢
當我睿智生道我鷄卵樣。鉄鎚把石頭擊成齏粉也。和尚
見卜淨眼前現了這段情景。便看着卜垢。他却綿綿若存。
寂然不動。便叫一聲。卜垢清寧觀宇。靜刹關中。自有你功
果。把卜淨也喝一聲道。蜃妖兀自留氣。你不九轉彌陀。真
如怎成淨業。和尚說畢。倏忽不見。他兩個都坐地驚醒。却
不見了和尚。卜垢於定中。明明聽的和尚說。清寧觀宇。淨

刹關中。自有功果。乃默記在心。這卜淨被兩怪爭鬧了一番。便復昏憤。懨懨成病。反恨和尚糊塗說壞。遂而一劫遠投。按下不題。且說卜垢得了和尚靜定功果。一心想起淨刹清寧去處。却知國度中有。乃離家別業。走到國中。訪入淨刹。只見一個行者。守着個禪關。他便問行者。關內師尊。可瞻仰的否。行者道。師尊有戒。我不敢啓關。與你瞻仰。卜垢只得在關門前稽首。方纔禮畢。只見半空中一道毫光。自個觀宇處。飛騰而起。却是那座觀宇。下回自曉。

第十九回

清寧觀道副投師

輪轉司元通閱卷

却說達摩祖師在清寧觀中。面壁而坐。忽然出定起來。向

聖像前。叫一聲當仁樣子。乃想起四彈老和尚關門。却是教他不能完普度之局。當指引四個向道之人。元通和尚。推原雖錯。因緣却也自然。湊成祖師叫畢一聲。只見聖像頂上放大毫光。騰騰如白練虛空。卜垢見得毫光。遂隨光處找道而來。乃是清寧觀內入得觀來。見祖師跏趺坐於蒲團之上。卜垢稽首師前。祖師便問汝自何來。卜垢答道。未明來處。止識惺惺。祖師又問汝今何往。卜垢道。未知所往。志願皈依祖師道。時日尚早。汝且到廚房吃常住齋飯。去卜垢復稽首求立法名。祖師乃與他起個法名。道副。卜垢當時三稽首。祖師道。汝三稽首。乃三皈依也。道副拜求。

問道弟子止知今皈依我師也。祖師曰佛法僧汝今從此
進步道副拜謝方纔到廚房吃齋晨夕侍奉祖師之側後
有稱揚卜垢皈依正覺五言四句。

佛法僧三寶

總是一皈依

一從何處入

豈南北東西

按下祖師收了道副大弟子且說人情本來清靜中和
能知恬澹自守不汨於私慾不迷於貪嗔綱常倫理是人
性分中物能不虧缺富貴貧窮是世間倘來的遇一任有
無却也古怪能盡了本來自然便成個富貴延年注福毫
髮不爽有等貪戀私慾鑿喪本真使盡心機希圖富貴逞

剛愎不仁。動暴戾不忿。却又古怪。眞實就有地獄。劫劫便入輪迴。一入輪迴。豈無主宰。這輪迴的。比如有這理。就有這事。有這事。就有這事的根由。却說元通和尚。神遊十方法界。天堂地府。一任他往來探視。他自指引了卜垢。警戒了卜淨。逍遙雲際。忽然俯觀。見一座大第公廳。老和尚到得面前觀看。只見那大第

巍巍閣閣

聳聳門楣

鹿角分排八字

螭頭高列

兩楹

白茫茫玉砌長堦

綠陰陰松連甍道

東西

廊廡列着許多青衣牙皂

南北坐向儼然一個赤服

郎官

案頭堆集山樣公文

廳下輪旋風車物件

元通進得門來。見了這風車兒物件。心下不識。便大踏步直上廳來。只見赤服主者。忙下廳迎接。各相舉手。主者便問高僧來自何處。有何事故。到我敝廳。元通和尚答道。老僧只因未完普度。偶爾神遊到此。見貴廳傍列旋轉車輪。從來不識。故此直趨台階。唐突威靈。慚懼惶恐。主者微笑答道。此世間生人善惡輪轉。高僧未見。難道不知。元通道。老僧久識在心。頗知其理。但未見其事。未觀其物。今神遊物接。願明府把風車兒輪轉幾轉。老僧一看。主者笑道。高僧久見性明心。寧不知這輪轉一轉。卽是世人善善惡惡。一切死生。比如善心一轉。自下而上。你看那金童玉女。長

不虛

都是人

旃寶蓋。在車輪頂上。這就是三十三天王。侯將相。富貴福壽的。境界。比如惡念一轉。自中而下。你看那牛頭馬面。長鎗大戟。在車輪底下。就是十八層地獄。疲癯瘠瘦。貧窮苦惱的行頭。老和尚聽了王者之言。合掌稱道。善哉善哉。一至於此。便問道。據明府所說。山僧所見。如是凜凜可畏。那世人愚昧的。怎得曉明。府却不明明的。與他說。乃暗暗的變化。這一件形像兒。世人怎知怎見。王者大笑起來。說道。高僧。這何必要我細說。難道世間一個睜着眼。觀盡色相。何等爽心。一個閉着目。不覩光明。何等苦悶。若想生前寧無來歷。老和尚聽了。又合掌道。善哉善哉。無病無災。便無

眼界猶還是好。有一等飢寒困苦。又有一等遭刑受法。看起來這分明說白了。叫他回頭一看。再請問明府可憐世人。受此苦惱。可有個解救的方法。主者道有個解救的方法。也只在他自己。我當初自他脫生人道時。便就與了他一個風車兒輪轉樣子。隨身他如是能自家往上轉。莫下轉。自然下的往上。便離了苦惱。若是上的不回頭。把那下的比並一比。並說他也是生來承受我。也是承受生來他如何。這愈趨愈下。我必定要越轉越高。這便是我冥冥明白。與他說了。老和尚只是合掌道。善哉善哉。果然不是暗暗變化。真乃明明說知。只是老僧從東度。見了些善善惡

惡之輩。不知可曾輪轉。王者笑道。輪轉一日。百千萬億。善惡各有其類。高僧既要知。却也不在你那東度。一時能有幾件。乃喚傍邊吏役。可將那善惡文卷。取過來看。老和尚展開來一視。乃合掌念了一聲佛號。道。世事人心。幽微曲折。有如此瑣瑣細細。開註在此。乃有一善至百千萬善。小善大善的。有一惡至百千萬惡。小惡大惡的。有一善解了百惡的。有一惡壞了千善的。有有心爲善的。有無心作惡的。有他人的作自己的。有自己善在他人的。有他人惡在自身的。有自己惡在他人的。俱無富貴貧賤異等。却有尊卑大小殊途。老和尚見了。又念一聲佛。乃去尋那南印度。

自東行的善惡人文卷。見那紛紛錯錯。四海九州。昆蟲鳥獸也。載在上面。那裡去尋一個舊知故識。便向王者又念了一聲佛號。問道。老僧閱卷。萬國九州。廣註善惡。生人如何。不見一個知識。主者道。人有一聲彌陀。改了一劫惡業。不曾往上往下。尚在五行中。未超三界外的。卽就高僧。這一聲看來。文卷便註着惺惺里。卜淨的根因。只因他父刻薄。生他愚昧。又以一聲佛號。度脫原來。雖免惡道。他却未堅信心。又復障碍。元通和尚。閱得文卷根因。乃乞求與他輪轉個善地。使他完了度脫之局。主者道。高僧德力。便轉他善地。却要他堅心修行。莫教怠惰。前因若是善惡不改。

大果六
小也不

孽障再新。縱是彌陀萬句。怎得上通天界。必定下墮地獄。
老和尚合掌稱謝。說道。老僧也是神遊奇遇。望明府把這
百千萬億大善小善。大惡小惡。賜教何者。爲大何者。爲小。
何者。一善解的。百惡何者。一惡壞了千善。怎的叫做有心。
無心。怎的叫做他人自己。明分細剖。不獨老僧受教。且利
益衆生主者。笑道。高僧要知大善無如綱常。倫理。子孝。臣
忠。小善便是安分守己。濟人利物。能安分守己。何惡不消。
不能濟人利物。何善能稱有心求佛。佛也靈。無心之過。過
卽改。種種根因。高僧豈不久識。何須問我老和尚道。他人
自己老僧。却尚未知。望明府備賜教言。主者聽了。便往廳

上把手一拱。道高僧你明明知識。故意嗷嗷問我。你豈不知善積兒孫。惡辱宗祖。說罷把袖一拂。竟入廳去了。元通和尚心生歡喜喜的。是出家得證了慧覺。又動哀憐哀的。是愚昧不種下善根。後有清溪道人發明善惡輪轉在心。五言八句。

詩曰

天堂問何在

在此靈明中

地獄問何在

在此暗昧中

靈明與暗昧

俱在轉輪中

惟有善知識

不墮惡趣中

話說元通和尚識了風車兒輪轉根因。俱是世間善惡輪

迴百千萬劫。他的慈悲心腸。怎得家傳戶論。叫醒了凡愚。無奈天地遼濶。生人繁多。只這慈心。却復到靈通關上。想起昔日度脫的四裡因緣。只見賽新園仍居廟內。乃到廟相見。賽新園一見了元通老和尚。非復昔日。老和尚見了新園。也不似日前。兩人俱熬過春秋。雖是出家道體。却也改變了些形容。話敘生平。便入玄論。新園乃問道。師父你到何處化緣。見了些何方的光景。元通和尚答道。老僧實不相瞞。隨師功行已滿。只是願未終消。東行道路。光景料師兄也經遊覽過。只是善根惡孽。師兄恐未盡知。新園道。地方風景不殊。果是善惡根因。真未盡曉。老和尚便把博

輪司的話。脩細說了一番。剛剛說到卜淨的因果。只見卜淨與本定兩個。站立廟廡之下。齊道了一聲師父。你修道的陽神。安逸快樂。我二人迷昧的陰魄。苦惱淒其。望乞慈悲。指明超脫。老和尚見了。笑道。誰教你一個誤入旁門。一個佛心不固。若知修省。還可度脫。終若不悟。只恐你再墮無明。便沉苦海。兩個聽了。口應心却懷疑。頃刻只見陰雲漠漠。黑氣濛濛。兩個辭別新園。與和尚道。生方去也。臨行和尚囑他。勿忘正念。他恍恍惚惚。化一陣業風而去。元通和尚乃微笑了一笑。乃問新園四裡形跡。尚在何方。新園道。這四裡弟兄輩。無形少跡。到處便安。他却那裡。顧甚人。

據

情物理。只是要陷害生人。師兄若要滿遂化緣。完了師尊的普度。說不得借勞神力。廣尋遠找。莫使他昧了大道。阻了善心。我弟子也要探尋我師真。並同門的道友。叫他要知風車兒輪轉。惡業莫昧了大道善根。老和尚道。正是正是。說罷。倏忽陽神起在半空。莊嚴色相。賽新園道呀。原來是元通師父。顯靈塵世。想是本定師兄。脫生人天去也。我在這廟中。徒老歲月。不如再探梵志。師弟們下落。說罷。鎖了廟門。方纔要走。只見雲端裡。老和尚道。新園那裡走。前已一誤。安可再誤。清寧觀宇。勝似山崗小廟。何不往投。正路說罷。不見新園。一念警省。離了廟門。過了山崗。四下裡

我問清寧觀宇。有人指說。國度中有座清寧觀。新園乃飛奔前來。入得觀內。見一僧侍立雲堂之上。蒲團上坐着一個禪師。閉目入定。新園乃向僧稽手。問打坐禪師是誰。僧答道。善師入定。汝從何來。新園道。小道從靈通關來。僧問。到此何事。新園道。有舊識僧人。指引清寧觀宇來投正路。僧何法號。答道。小僧法名道副。入定禪師。乃吾師道號。達摩大師。汝若要投拜。當俟出定。新園却將元通指引四字。說出。道副方知是老和尚度來。乃道大師出定尚早。元通禪師在靜刹閉關。汝當趨拜。新園聽了。便往淨刹投來。只見老和尚緊閉關門。他兩無叩問。只得暫住淨刹。寄食行。

只得說

者。見行者們。晨夕課誦如來。新園偶生歡喜。隨行者晨夕焚修。一日走到清寧觀中。適遇祖師出定。新園上前稽首。備細說出來歷。祖師道。我豈不知汝來。但。你一片塵情未化。不是你入淨刹焚修。把念頭歸正。安可與語。只是吾教無言。汝當自悟。新園想了一會。雙膝跪地道。祖師不言。弟子終是不悟。祖師不言。依舊把壁手彈了四下。道。汝在這裡。清寧了道。吾方納汝。如不能了。終是不納。說罷。又復入定。新園依舊不悟。苦苦哀求。道。副度脫。道。副却也不解。師言。新園只得暫住觀中。又隨着道副晨夕功課。曉夜思想。祖師彈壁四下。忽然想起。元通老和尚在廟講到四裡根。

因乃發一念道。是了是了。祖師之意。叫我清寧了四裡。因緣。方纔收我歸正。想這四裡弟兄。泛泛萍踪。何有定跡。何處尋他。怎生勸化。說不得。還尋我往日。梵師同門舊友。求他們幫助。勸化了他。乃向祖師前稽首辭別了道。副出了清寧觀。走得力倦。坐在地下。猛然想道。向來全仗些幻法。飛空。只因要歸正。棄了。今到此勞倦。且要找尋舊日師友。只得重理法術。當時在地上練一個天馬行空之法。氣厲青雲。便飛騰直上來的疾。去的快。不勞剎那之間。便歷山海之內。他擡頭一望。只見個青鸞與白鶴盤桓松陰之下。乃想起昔日乘假鸞誤跌情由。因知本智歸鳥事蹟。乃按

落雲頭。下臨松嶺。只見白鶴叫了一聲。那洞裏走出一個
小道士。新園見他打扮的整齊。玄巾道服。真乃神仙中人。
聽得那小道士口裡唱幾句道情。新園躲於松陰聽他唱
的。那裡是道情曲兒。原來是仙家道語。他唱道。

養氣忘言字 降心爲不爲 動靜知宗祖

無事更尋誰 眞常須應物 應物要不迷

不迷性自任 性任炁自回 炁回丹自結

壺中配坎離 陰陽生返復 普化一聲雷

白雲朝頂上 甘露洒須彌 自飲長生酒

逍遙誰得知 坐聽無絃曲 明通造化機

都來二十句 端的上天梯

那小道士唱了念念了唱。似歌非歌。似曲非曲。總是適情。養性。逍遙在洞口。新園聽了。却走出松林。上前一看。原來那小道士。不是別人。乃是那個。下回自曉。

第二十回 陶情逞能誇造酒 風魔設法警陶情

話說新園。上前看那小道士。原來是本智。本智却也認得新園。兩個笑敘別來多時。本智道。師兄因何憔悴。不似往日。新園道。自弄法入公子衙。被獲無顏見師。走回小廟。見本定陰靈。備知他被假鸞誤墜而殞。今與一卜淨墮入輪迴。小弟得元通和尚。指引清寧觀。投歸正覺。那祖師又不

納。叫我幾句法言。尚未明悉。細想莫非叫我勸化四裡舊
交。我一人那裡去找尋這四裡望師兄指教幫助。本智道
我只因妄投蜃腹。迷了道心。撇却舊師。誤隨旁門。今承師
真度脫。復歸島隨師。日守丹爐。怎得閑暇幫助。况那四裡
見了我等。遠避不敢相親。師兄既無投託。何不候我師真
蓬萊會回。求賜收納。做個徒弟。新園大喜。正叙間。只見鸞
鶴飛鳴。舞跳起來。彩雲藹藹。果然玄隱道真回島。本智接
了。便引新園上前稽首。玄隱問是何人。小道士備言來歷。
玄隱聽得。笑了一笑。說道。這四裡行踪。我已洞曉。收服極
難。勸化怎解。你不該設新園而弄幻。投左道而逃真。聖僧

不納也。爲此一件。只是你有一點道緣。我且指汝個投向。我於八極普照見。這四裡各分境界。迷惑人情。汝一人力量。焉能開化。還當仗託老和尚。高僧道力。方得度脫。新園拜倒在地道師真。弟子也不願去找尋。這四裡也不能開化。這四裡良心方纔在。洞前聽得小師兄唱念的詩句兒。其實有味。望傳授了弟子。且暫借這海島閑洞。待弟子且做個閑散逍遙也罷。道真聽了。笑道。小徒自與汝等。渾跡東行回來。想是學得我仙家些妙訣。閑吟歌唱。汝既要學。當叫他授你。只是我這海島勝汝在小廟。止可暫居。只恐四裡未化。終是汝要勤勞一番。新園拜謝。在海島暫居。且

說這四裡。自靈通關被和尚叅破。各自離關分頭散去。那雨裡霧。走了些地方。沒個資生道路。一日來到一國度。鄉村他迷失路頭。只見鄉村人烟鬧熱。許多人叢雜生理。都是牛羊豆穀交易。往往來來。自思我遠投到此。又無個知識投託。欲待要交易些市物。又少本錢。四面看了一回。猛然想起說道。這個鬧熱村鄉。人烟這等叢雜。却怎麼沒一個酒肆茶坊。我想我生平技藝。會造醇釀美釀。何不設法他幾斛豆穀。造成些春夏秋冬美味。滑辣香甜好酒。賣與這鄉村人家受用。雨裡霧想了一會。恰好一個老漢子。坐在那市上。手裡拿着一杯水吃。雨裡霧看見道。這老漢子。

吃的不是茶。定然是酒。乃上前問道。老尊長吃的是茶。還是酒。老漢答道。老兄說甚麼茶酒。我這地方。不長茶芽。無人吃酒。老漢杯中吃的是些白水。雨裡霧道。地方無茶也。難怪你。豆穀頗多。如何不造些酒賣。老漢道。我這地方。原不吃酒。雨裡霧道。酒乃世間一件美物。如何不吃。老漢道。這東西如何是世間美物。雨裡霧道。老尊長不信。我有四句古詩。說的好。說道。

酒是人間祿

神仙祖代留

三杯和萬事

一醉解千愁

老漢聽了。笑道。你誇酒好。其如我這鄉村。不吃。何雨裡霧

也是

道老尊長你這鄉村。難道一個人也不吃。老漢道。不但
吃。還有聞名。不知是甚物的。只我老漢曉的。不吃他。雨裡
霧又道。老尊長你爲甚不吃他。老漢道。酒乃爛腸之物。伐
性之斧。吃了他。顛狂放蕩。助火傷神。好好的。一個白面郎
君。頃刻成一條赤臉漢子。盪着他些兒。不是踢脚輪拳。便
是拿刀弄杖。雨裡霧笑道。我聞糟物能久不壞。何云爛腸。
散悶陶情。怎說伐性。佳人一朶桃花上。臉好漢。三杯壯起
威風。合歡結盟。那個不要他。兩相和好。却怎說踢脚輪拳。
拿刀弄杖。老漢道。這還是小事。還有幾件大事。都是他弄
出來。雨裡霧道。甚大事。請老尊長說了罷。老漢道。干名犯

義都是他弄出來。爭強鬪勇都是他使出來。傷災害病都是他生出來。倒街卧巷都是他發出來。雨裡霧道。倒街卧巷。小事小事。怎麼也說大事。老漢道。你却原來不知。威儀濟楚。倒街像甚模樣。街頭破面卧巷。成甚男子。雨裏霧聽了道。實不瞞老尊長。小子路過到此。見交易處。這等熱鬧。如何不沽釀賣酒。小子却會造麴蘖。釀蜜淋。只少些本錢。老尊長若肯扶持我。逆旅窮途。有這造酒手段。假貨幾貫。備辦家伙。倩間房屋。開一個酒肆。得以資生。便是大恩大德。老漢聽得道。老兄莫怪莫怪。我這國度中原。禁吃酒。便是我這地方。個個莫說不吃。連酒字也不出口。其實安你。

不得。且要快快走去。莫教有道行的。知了。把你指做酒頭。不打逐你。便送了你性命。兩裡霧聽了。涕泣起來。道老尊長。你可憐我窮途逆旅。懷抱不開。不肯借本經營。求指引。個吃他的地界。老漢聽了。道隣我這國吃酒的我還要勸化他。如何反指引你。快去快去。莫要撞着天性不吃的來。老漢說罷。忽然不見。兩裡霧把眼四下一望。只見半空裡。却是一個老和尚。雲端現身。他定睛一看。却認得是靈通。關被他說散的僧人。乃道走罷走罷。莫要又惹他了。後有士人說酒可飲。不可飲的。五言四句說道。

漫道酒爛腸

伐性亂方寸

能調五臟和

智者不爲困

雨裡霧見這鄉村不吃酒。却是元通老和尚。化做老漢子。又與他辨駁這一番。乃想道我當初不該起這個霧字名。姓惹那和尚惡到底。走到這個地方。他又來撿嘴撥舌。不如改個名姓過了這國度。到個吃酒的所在。或是自造巧立個名色。寫在招牌。引人來賣。或是零買治備些餚饌。引那饞嘴見菜來。沽想了一會。乃自己起了一個名姓。叫做陶情。他一路走去。未過十餘里。只見漸漸有醺酣之人。陶情乃上前。聞那人口內噴出一團酒氣。便扯他衣袖要問個路境。那人袖內却藏着一個酒瓶。陶情見了。怎肯放他。

說道你這村鄉不吃酒。你如何酒氣噴噴。袖裡又籠着壺瓶。那人慌了。答道。老兄。你休怪我。我是沒奈何。好吃一杯的。只因我村鄉不吃酒。有戒。漸漸過來。便有偷着吃些的。再過百十餘里。就通行大飲。此去十里。也有零沽藏賣。小子悄悄偷買些吃。不匡撞着老兄。莫怪莫怪。陶情聽得滿心歡喜。道不吃酒中尚有偷吃的。那通行大飲地方。不知吃的怎個樣子。乃忖道。我一個孤身。又無資本。不如扯着這人。做個夥計。生理。乃問道。老兄。高姓大名。那人道。漢子。問我名姓做甚。陶情道。小子會造酒。欲到前村去賣。實不相瞞。孤身無本。若老兄方便。做個夥計。甚好。那人聽得笑。

道。小子姓吳名厭。平生好吃一盃。只因居住不吃村鄉。沒奈何。袖着壺瓶。做個小人計較。老兄既有高手。會造佳釀。正遂我心。願出資本。夥計營生。落得終朝痛飲。早晚醺酣。強似在家裡。躲躲拽拽。吃不快活。陶情大喜。隨到吳厭家。裡吳厭收拾些本錢。與陶情出門。望前路走去。行到百里境界。却又是個國度地方。他二人辛苦道途。正思吃這幾杯。却好樹陰下一個牌坊。上寫着兩行字。陶情近前看那兩行字。說道。

過客聞香駐馬

遊人知味停舟

二人走入樹陰深處。却好一個酒家。入得門來。吳厭道。有

不短
糟也少

好酒釀來。店家忪釀煖酒。擺出些下酒餚饌。他二人輪杯把盞。只見陶情攢着兩道眉。摸着一個胸。說道。哎呀。螫殺人也。脹壞人也。吳厭問道。老兄如何這等模樣。陶情道。掛真牌。賣假酒。這壺中精。精是醋。活活是水。怎生叫我吃得。店家聽得。忪走到二人面前。說道。二位。吃我這好酒。比衆店不同。如何說是醋是水。陶情道。比如你這酒。造作可有一個舊方。店家道。怎無舊方。陶情道。我那敝地舊方。却是一斗糟。店家道。是一斗糟。陶情道。便是三担水。店主道。也是三担水。陶情道。却要一担穀。店主道。便是只少這一担物。件。吳厭笑道。這等還喜得一斗糟不少。纔有這些些酸味。

大家笑了一回。店家便問陶情來歷。陶情纔把會造酒與吳厭做夥計的話說出。店主便道。小店雖開來沽的甚稀。想因造作不如法。陶兄如肯與小店代造幾甕。若是生意通行。却也不忘大德。我這國裡。都却會吃。只要造的有些名頭。名頭若好。便是金生麗。也要來買些。噹噹。陶情道。我小子若造出來的。名頭却也多。店主問道。請說幾樣。一聽陶情乃說道。

蜜淋滄 打辣酥 燒罈時細並麻姑 蒲桃釀薏苡
香 金華蘇壽各村鄉 惠泉白 狀元紅 茅柴中
聖不相同 珍珠露 琥珀漿 玉蘭金橘果然香

少

店主聽了陶情這許多酒名大喜道。老兄有這手段。小子願把店中家伙本錢交付與你。大張起個門面。攜帶小子起個家業。襯個典頭。陶情應允。當時就寫立一紙券約。糴穀造酒。開張發市。一時吃了陶情的美酒。大家小戶。遠鄉近里。都來買酒。真是填門塞巷。吳厭把些本錢也交付陶情。他只是終朝要吃。醉了便去羅攬事端。却好逞醉在那街坊生事。只見一個風魔道士似醉非醉。如痴非痴。手內拿着一個葫蘆。口中叫賣幾丸靈藥。吳厭也不管個好歹。向前把葫蘆搶入手裡。便倒那丸藥。那道士笑了一笑。把拂塵一揮。只見那葫蘆中倒出許多大蜈蚣。滿頭滿臉。把

吳厭釘的手慌脚忙。那裡趕得他去。那葫蘆如火熱。丟又不得脫手。只叫好道士。饒了我罷。街市衆人看見齊來幫助。吳厭說道。你這風魔道士。如何使障眼法兒。捉弄我們地方酒客。陶情與店主知道。也來看吳厭。被道士的葫蘆兒粘着手掌。火燒般痛。那吳厭始初還求饒。見燒的又痛。蟻蜂釘的又狠。越發怒罵起來。道士只是大笑道。只釘的你酒醒盪的你住口。方纔饒你。衆人與陶情都怒道。這風魔道士好生無禮。不打他。怎生饒恕你。一拳我一脚。登時把個道士打的直僵僵無氣。那裡知國法不饒。那村鄉却有官長。即時把吳厭拿去。供說是陶情酒釀致醉。生出致

酒使氣

一種事端。一時把陶情也捉將到官。五刑三拷。可憐陶情。那裡叫屈。繫在獄中。他猛然想起。在靈通關。賽新園。與他結義。遇僧人一番議論。在前村中。那老漢化出和尚的根。因便道了一聲。新園道兄。你如在此。可也。與你道友說個。方便。饒了蜈蚣。火葫蘆。也不使吳厭醉狂。惹出這一番禍。害正纔說了。忽然市上來報官長。說風魔道士活了。官長乃押着陶情去看。只見那道士把臉一摸。叫一聲。雨裡霧。契兄。極早改業。訪問高僧。莫叫墮落。作吳厭于連。陶情一看。原來是賽新園道士。他乘此機會。只答應了一聲。問也不問。一陣烟飛星去了。丟下個吳厭。到店家去住。風魔道。

士昂昂而去。後有歎逞醉生非。弄出禍害。都是這陶情釀美。五言四句說道。

萬事無過酒 生非惹事端 不飲從他美

安居天地寬

却說元通老和尚。一心悟那彈關之教。只是運陽神尋那四種根因。見陶情國度鄉村造酒。却有那新園得真仙妙訣。也能變化。去度他。可怪他逃尚不悞。得道士救了。不答飛星逃走。恰好老和尚在雲端遇見新園道士。說雨裡霧。更名陶情。這一番事蹟。如今他不悟玄機道性。犯戒生非。不如罰他到輪轉司。與他個異劫警省。這却又不是我僧。

家慈悲方便。新園道師兄此言。也是成就他的方便。不似我們門中正法。勦除元通老和尚聽得。只念了一句梵語。頃刻把陶情被神司捉到。陶情見是昔日辨論的僧人。便說道。小子不曾違背了昔日之盟。雖然廣造多方。博名勸飲。原教人薄薄酒。勝茶湯。誰教那吳厭醉狂。惹出禍害。和尚道。雖是你自作自造。未嘗叫人生事。怎教你造出醇釀。使那吳厭顛狂。我如今奉教如來。只戒得沙門弟子。却也難禁世人。你且去轉輪司。異變一切。不飲人天。那時也注個無量功德。陶情不敢作聲。抱頭竄耳。跟着神司。直到那轉輪司主者。正在那裡閱寶卷瓊書。查世間有情無情。

應緣脫化。乃查到十垢信道不篤。本定幻法迷真。一個尚有一。句彌陀救解。一個也有梵師。雙修的玄功。主者查到此有情。說叫轉輪使者。且把他二人輪轉中上。一個不離道岸。一個不出僧門。使者方纔要把那風車兒左轉。只見堵下神司。押着陶情。主者見了。怒道。你這業障坑陷了多。少風流浪蕩。鼓動了無限暴戾。顛狂。應付異劫。漂沉陶情。泣道。信如官長之言。只是陶情。却也有一種好陰功善果。主者道。汝有何功果。陶情道。散抑鬱。不伸之氣。救好了無限災。速解吳越莫大之仇。合歡了兩家世好。主者聽了。笑道。也只因你有這一種功勞。便救了你萬分的罪案。你既

說有功。便查你的功罪。叫吏役取
載的百千億萬功。是功罪。是罪。
處分。却是如何處分。下同自曉。

來看。其中却也
叫開註明白。自有

東度記卷之四終

身月書

卷四

七

新編東度記卷之五

引記

饒舌人間事直譚

只緣叅破法

貪嗔盡是一癡人

酒色誰教罪不堪

矢口勸人剛且勁

忠言如藥苦非甘

光明大道能行也

分外管管卽是貪

第二十一回 妾婦備細說衷腸 王范相逢謀道路

話說夷狄造酒。大禹惡之者。恐後世被他迷亂。乃酒固迷亂人性。却是世間一件要物。僧家戒他。正爲亂性。世間又有一等豪放縱恣。嗜嗜嗜。嗜糟啜漓。飲無曉夕。沉廂荒淫。不但迷

正

亂而且爲害不小。惟有仲尼至聖說惟酒無量不及亂。曰不爲酒困大哉聖言。界於可飲不可縱之間矣。誰叫人縱飲入於迷亂。造下這輪轉之業。再說冥司王者處分陶情。將他功罪查勘。罪大則輪轉自中而下。功大則輪轉自中而上。司吏執卷主者展開。從無始以至於今。世人被他迷亂放肆邪侈。無所不爲。却也盈盈滿卷。主者怒目視着陶情。說道你造出這等惡業。罪如丘山。怎肯輕恕。叫把陶情推入輪轉而下。陶情那裡肯服。說道官長以罪加陶情。造此惡業。却也要說出何業。王者便把文卷中註載的念與他聽。說某人酗亂逆親。皆因陶情所造。王者只念了這

何所逃
罪

一宗文卷便恨了一聲道罪何大於此以下註載百千萬宗却也不小左右可把陶情推入輪轉陶情又辨道逆親的王法不赦這一宗却也消磨了主者道王法所誅的是故犯的還有逆愛的柔儒的不會犯出幽有鬼神怎肯輕恕正纔叫牛頭執叉馬面操戟來推陶情只見西邊白毫光燦燦飛來黃封冊明明投下主者忙恭禮仰視見一個神司說陶情功可折罪主者折開黃封上註着孝子慈孫祭奠祖考酌地獻神一種誠敬都在陶情所造將出主者道他逆親以下註的違法百千萬宗不小神司道他誠敬之外解鬱却病和餌療人却也百千萬宗不少主者聽得

同嘆拱手謝去。神司隨把陶情放了。道諸事且看黃封。恕你只有你有四裡俱係一黨。在世弄人。惟有雲裡雨胆裡生。皆是你造出他迷入惡業。我如今且放你。速去改正了他們。這綱常倫理所關係。命護身所係。都在你就正他。不。小。若是他縱慾敗度。好勇鬪狠。不就你的規正。或你故違。有以使作鼓舞他。罪却也在你不輕。陶情口裡連聲答應。心裡却有幾分狐疑猶豫。忖道天生我。這個招風惹草的情性。撞着我的。能有幾個斯文典雅。入我門來投了。意氣便是斯文典雅。不覺的手舞足蹈。如今要脫離這輪轉。只得且口應了主者而去。方離了大第公廳。走未十里。陶情

見一人跟跟踉踉。走將近來。後邊跟着四五個美貌婦女。清俊兒郎。陶情想道。這人跟隨許多男女。若是妻子。也該攙扶他。若是僕婢。便是富家。也該用個驕馬。若是同行走路。怎麼讓他慢慢行走。却都退後。正在疑猜。却好那人遠遠望見陶情。叫道。舊相契。你何處來也。陶情方纔睜眼看。明道原來是雲裡雨契兄。你如何這樣瘦弱伶仃。行步踉蹌。一向何處安身。雲裡雨愁着眉。苦着臉。答道。小弟自靈通關。被那和尚瑣瑣碎碎。說的沒趣。離了關。走到甚麼巫山地方。遇着高唐孟禮兩個男女。惹了些風月機關。撞着甚麼水人月老。把我勾引到一處。叫做甚麼陽臺地界。沒

誰叫你
當這門
戶

保將強
制生痛
乘於

奈何只得跟隨着這幾個。在那地界。做了幾載伐柯生理。誰想這買賣順利。便起了千百兩家產。沒來由。自恃有幾貫錢鈔。動了那風月情懷。今朝娶一個美妾。明朝買一個侍兒。被他們朝也來尋雲暮也來尋雨。便惹了個門戶在身。這門戶難當弄的。在此鼻塌嘴歪。裹了幾兩銀子出外。別尋個事業。他們如今還跟着我不放。我再三苦苦哀求。饒了我罷。他們越不肯放。口裡還說要押解我。到甚麼超生地界。正在此噓噓氣喘。懨懨要病。却喜幸逢舊契。沒奈何。替小弟方便一聲。到此地界。饒了我罷。陶情聽得笑道。老兄原來有此苦情。何不當初緊咬牙關。強制慾火莫做。

這超生的買賣怎得的到這個境界。你放心放心待小弟
與你說個方便。叫他們放鬆你些兒罷。乃向跟隨的婦女
侍兒面前。方纔要開口。但見那婦女侍兒。果然生的美麗
一個個 千嬌百媚 多趣多情 烏雲半軀雙飛
粉黛淡粧濃抹 十指露纖纖春筍 兩鞋尖寸寸金
蓮 一個個藕絲嫩織羅裳 蘭蕙香薰玉袖 不說
蕭娘風韻 真堪楚女標題

陶情見了。上前唱了一個諾。說道衆位娘子。爲甚跟隨我
這契兄不放。婦女道。誰叫他狂。夫不禁陶情道。難道是他
鑽穴相窺。婦女道。他縱不是鑽隙相窺。誰叫他房櫳充棟。

陶情道：齊人，巧子也。有一妻一妾。婦女道：宋弘、義士、生平只個糟糠。陶情道：他居累千章，便多置幾寵也無害。婦女聽得，把眉一攢，道：你這引頭奪脆的，都是烘動他淫心，勾惹他春興，害的他如此。你那裡知世間陰陽配合，男女婚姻，只該一夫一婦處室，誰叫他吃一看二，你怎知他多占了。我們一個世上就有個鰥夫。陶情道：自古一妻三條，原該有的。假如人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娶妾生子，理該情當。這難道不許他？婦女道：許便許，你却不知嫡妻生妬，能有幾個得完全的。陶情道：這完全的道理，我陶情到不知。請說請說。婦女愁着眉，說道：娶妾納寵，你道世間最樂殊。

可憐

不知其間傷害倫理處十有七八最苦最苦嫡妻賢德知
自不育爲丈夫捐簪珥納妾生子以繼公姑之脉以續夫
夫之嗣若是不賢德悍婦不容娶淫婦心不忿妬婦生謀
害惡婦動箠楚可憐人家嬌生嬌養也是父娘一碗肉或
爲官錢私債沒奈何嫁了人家做妾且莫說這女子做了
人妾不能勾一夫一婦白頭斯守心腸裡怨恨只說遭逢
嫡婦妬惡百般樣欺凌千般樣謀害這其間說不盡的苦
惱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染病亡身也不知多少陶情
笑道做男子的只要自家風流那管妻妾相妬還有一等
嫡妻良善寵妾惡狠再加丈夫愛俏喜新寵妾嫌妻難道

有盼

做妾的。只是苦惱。婦女道。這越不好。男子寵妾。傷害了。止。嬌夫婦。倫虧本。當有子。只就這。倫理虧處。便生了。個絕滅。根。因多妾。必多慾。多慾便傷精。耗神。身心失養。這叫做粉。骷髏。伴着死。骷髏。婦女說罷。陶情又把眼看那侍兒。那裡。是侍婢丫環。却是幾個龍陽小子。陶情看着他。也裝媚。做。嬌。便向雲裡雨說道。這却是老兄放蕩。禮法之外。損傷元。氣之根。怎怪他們。齊齊押送你不放。乃對婦女道。小子聽。了衆位娘子的言語。實是有理。千萬只看他平日恩情。饒。了他。押解罷。看起來。爲後嗣。娶一個偏房。也是情理所該。比如一妾不生。再娶一個。也未爲傷害倫理。婦女道。你此。

話。差。了。一。個。不。生。再。娶。一。個。便。替。他。淫。慾。開。門。路。娶。一。個。可。該。打。發。那。不。生。的。出。門。與。他。個。門。路。誰。叫。他。三。個。五。個。都。留。在。家。這。其。間。許。多。不。完。全。處。陶。情。道。又。有。甚。不。完。全。請。說。完。了。罷。婦。女。道。老。夫。不。能。遍。及。少。妾。間。有。調。私。其。中。還。有。妾。妾。相。妬。不。容。怎。得。完。全。陶。情。聽。了。方。纔。點。頭。只。見。那。婦。女。侍。兒。彼。此。亂。打。起。來。你。道。是。我。不。容。你。我。道。是。你。不。容。我。你。打。我。我。打。你。先。把。侍。兒。打。的。一。陣。風。去。了。婦。女。只。剩。了。一。個。看。着。雲。裡。雨。說。道。我。叫。你。寡。慾。養。心。節。慾。生。子。你。不。依。勸。以。至。於。此。雲。裡。雨。答。道。從。今。依。你。只。是。兔。押。解。就。得。生。路。那。婦。人。又。看。着。陶。情。說。道。十。個。九。家。都。是。你。

便作的他淫心助起他的春興。以後他也該節你也該戒。說罷那婦人把臉一抹。那裡是婦人。原來是新園賽道士。陶情見了。笑將起來道。師兄你活活騙殺人。我前開店被你。把吳厭捉弄一番。帶累我費了多少磨折。今日却又來。捉弄雲裡雨契弟。雲裡雨也說道。娶妾近侍兒。雖也是小弟。近日病根。只是婦女們。那裡會多嘴饒舌。與陶情兄辨論這一番。却原來都是你。我想靈通關自被那和尚辨難了幾句。便別了道兄。你如何今日有這等法術神通。能變婦女。說一派道理的話。新園答道。話長話長。陶情道。便是長腳話。也請說來一聽。新園乃說道。

自從別却靈通關
投託梵師爲徒弟
巫師與我同入門
共師還有慧定智
修行本欲證大羅
誤入旁門終未濟
跨鸞幾被假鸞傷
隱身法調佳人麗
弄術迷人自着迷
左衙偶被公子繫
愧心怕見那梵師
一路烟走知迴避
小廟久離狐鼠傾
重新再整安居計
因懲本定墜鸞亡
清寧觀裡求了義
僧家不納道緣深
海島相逢舊結契
歌吟指出大丹歌
暫居洞谷真師地

元通和尚出陽神

將吾摩頂授四記

普願勸化四裡身

寡慾廉靜保精炁

假婦化身說盡情

特來度你無他意

新園說罷。一陣風踪影不見。陶情也要走去。雲裡雨說道。契兄當初也是你作成。入這門路。雖然道士教誨這一番。只他個個離了我身。莫說免了押解。便是心腸也快活許多。但好言好語聽了也該三思省改。只是我生成骨格長成心性。鰥寡難過慾火又騰。說不得學老兄也改個名姓。前途再更換個計較。完此一世事業。陶情道事便是好。只是我改名換姓。做了一番事業。到墮入輪轉。主司責我勸

化你等回心向善。方纔饒我。今若依你。又隨你計較個事業去做。萬一再犯。如之奈何。雲裡雨笑道。料你事也只如此。有罪過。却也有功勞。只是我弄的小男幼女。沒顛沒倒。畢竟要完全了一樁事業。陶情道。你正該在幼小時。養精蓄力。莫要弄到老來。精力衰朽。悔之晚矣。雲裡雨只是不聽。陶情道。你且三思。我如今要去。勸化沙裡淘。胆裡生。兩個去哩。說罷。飛走雲裡雨。乃改個名姓。叫做王陽。他只因婦女侍兒。離了他身。心裡又不愁。這幾個押解他超生的地界。一時便四體舒暢。六脉平和。那裡跟跟踉踉。走步如飛。往前行去。後有說婦女侍兒離身。便康健善走。兩個歎

世西江月。說道

可嘆人生在世

遭逢美色無情

火坑明曉要邪行

多少因他成病

智者遠離保命

寡慾百體康寧

東垣健步藥雖靈

怎比這神藥性

話說雲裡雨不聽陶情勸化改名王陽獨自一個走在路途。想個一世的事業。走了十餘里。見一人獨坐在路口小亭子上。呻吟若有所思。王陽也來亭子上坐。那人問道。何處去的。王陽答道。小子原離此處百里。一向伐柯生理。頗賺了幾文。娶了幾房家小。門戶難當。裏得幾貫出來。要尋此一世的事業。請問老兄。何方人氏。獨坐在此。若有所思。

何意。那人答道。小子名喚范俏。也爲裏幾貫鈔。出外尋個事業。頗奈這地方。近日事業難做。正在此思量。老兄若是有高見。小子到與你計較個事兒去做。王陽答道。三百六十行。小子都會。只是勞碌辛苦。到是當年做伐柯生理。見有等快活道路。思想這事到做得。范俏道。甚快活道路。王陽道。如今不如買幾個婦人女子。販賣與江湖上做妓爲娼。儘有些利錢。還討些好便宜。范俏道。有甚利錢便宜。王陽道。比如人家有好婦人女子。或是有丈夫的貧窘。養贍妻子不能。央免伐柯。賣與外方客人。明說爲妻作妾。或是女子。父母欠了官錢。少了私債。也圖幾兩銀子。賣與遠鄉。

積景

人氏明說做妾爲妻。買將過來帶到別地。賣與娼家買一
販。三利錢頗多。那明說的意思。却是買過來。一日未轉販。
權。且一日做夫妻。這却是便宜幾倍。范俏聽了。笑道。原來
老兄道路。就是小子道路。今日正在此想。一向這道路。傷
害天理。比如窮迫賣妻。貧窘鬻女。這個苦惱情景。莫說那
骨肉兩分。異鄉生死。莫得再面。只說這賣與娼家。老媽子
要他接客。婦女非他親生骨血。若有不順他心情。棒打鞭
敲。苦情向誰說訴。王陽道。旣接客。便有客人的情意。妓女
可以說訴。計較逃走的。也是娼妓的常事。范俏道。老兄莫
要說這計較逃走。娼家老媽兒心計逆料。却也周密。比如

買得一個婦女。叫他接客。防他向來細說鄉土姓名來歷。乃叫夥中假裝嫖客。情厚詐出婦女實言。老媽兒次日說破。痛打三番兩次。便真客情實探問婦女。也不敢說。王陽道。我做了一生伐柯生理。便不知這情由。可憐可憐。范俏道。老兄若憐他。這道路却真做不得。王陽道。我想有個憐他的道路。却是何道路。下回自解。

第二十二回

詠月王陽招諷誚

載酒陶情說轉輪

話說范俏王陽。他兩個計較販賣的事業。說出買良爲娼。婦女的苦情。老媽兒的行徑。王陽想了個憐婦女的道路。范俏聽得。便問老兄憐他。有何道路。王陽答道。買良爲娼。

明有王法。只要個清廉。官府搜奸剔弊。范偁道。那個地方。沒有廉明執法。怎奈作奸犯科的。智藏巧隱。王陽笑道。說起來。這個道路。不如不去謀他。做到也免傷天理。范偁道。正是我見傷了這天理的。縱然逃了王法。却也逃不過幽。有鬼責。報應却也多有。不是官非。便是疾病。或者逃亡。死亡。故把本錢都消折。王陽聽了。把頭一搖。打了個寒禁。說道。這販買販賣生理。做不得。便是我當年做伐柯生理。與他天理。一般傷了多少。范偁道。正是。正是。我們做媒引頭。比他販的還大。王陽笑道。話便是這般講。腰囊這幾貫。怎生與老兄計較。范偁道。只幾畝田地。耕種度日去罷。王陽笑

道這固是老兄本分事業只是小子心性與他的情景婦女侍兒種出來的根因如今既無事業可做老兄無事地方可有勾欄衙院不如去做個風流嫖客范俏答道老兄這嫖客有甚好且莫說他破財損鈔蕩費家業與親友笑耻妻妾憎嫌玷辱了門風傷壞了宗祖只說他貪風流可意愛美麗春情涸髓楛脂耗神喪智受片時有限淫樂計一世無窮苦楚我這地方既無勾欄那有衙院小子也不會做這引頭經紀伴客幫嫖王陽笑道地方既無勾欄或者老兄相知相識暗昧巢窩得以了却小子這一腔春與半日情懷便浪費了這裏來囊橐也無悔無怨范俏聽了

把眉頭一蹙說道。老兄。這事越做不得。耗財損神。事還是小。便生出一宗大禍害。傷天理更甚更甚。王陽問道。怎便傷天理。大禍害。范俏道。我小子有幾句口號。說與老兄一聽。說道。

世間男女原有別

男效材良女貞潔

鑽穴相窺天理傷

踰牆相從人倫滅

男兒百行備於身

女子孰兮不可說

閉戶不納誦賢良

坐懷不亂真清白

斷髮削鼻女丈夫

秉燭待旦真英傑

清風萬古正綱常

大節無虧上帝悅

可怪夫婦愚不知

姦私邪淫大道絕

樓其處子踰東墻

不惜身中精氣血

明有國憲幽有神

報應昭彰墮惡業

范俏說罷。王陽聽了。笑道。老兄也是一個買賣道路與小子同行。這會怎說出這許多道理文辭。范俏道。老兄實不瞞你。我小子名叫做富有。託名范俏。乃適早一人路往這村過。說後有一人來尋事業做。只是腰裏幾貫平生酷愛風流。把老兄來歷備細說出。託小子勸化你回心。莫要愛那風流。貽累他入了輪轉。王陽道。原來老兄有人囑託你。如今世上能有幾個清白賢良不愛風流。便將地獄放在

他眼前堆椿磨磨。與他明看。他若是心地不明。怎知保守。我小子非不領教。只是這幾貫在腰。少不得要往前途。再別計較。說罷。方欲辭富有。只見遠遠一人飛奔前來。見了王陽。大笑起來。說道。阿兄別來無恙。王陽見了。便道。原來是浪裡淘阿弟。自靈通關別後。一向在何處。浪裡淘道。小弟久已改了名姓。叫做艾多。這富有乃我近日結交的契弟。想我自那日別來。被一個相知留我在家。始初敬重如膠似漆。終日不離我。替他引類呼朋。成了一個大家行止。誰料他刻薄寡恩。把我幽禁起來。鎖在個庫房之內。數載。天日也不得見。王陽道。阿弟你却怎得出來。艾多道。只因

便安
替小

善

善

他恃財倚富。生事凌人。惹出禍端。要我們解救。方纔出得他庫房門外。到得這鄉村。結交富有契弟。日前聞知陶兄與阿兄勸解免押解等情。方纔知你路過到此。故此他托這契弟。假名託姓。勸化你少愛風流。節省精力。王陽聽了道。陶情大兄到此。阿弟却怎不留他。如何又放他去了。艾多說他來時。我被那相知幽禁。不得出陶兄千方百計。要我相會。送相知錫壺銀盞。也不收。惠泉金華。也不受。王陽道。送的可謂精妙貴重。他如何不受。艾多道。他生平不飲。且不延客。所謂齊王好竽。客來鼓瑟。禮物雖精。其如王之不好。故此陶兄未得相會。幸喜我這富契弟與陶兄相合。

日共飲刻刻啣杯却又引的這村鄉典衣當物花費無
算陶兄自知說道莫叫又犯了甚麼文卷打聽胆裡生契
弟在甚麼分心寨做強人他到彼處去了既然阿兄到此
細想我們四裡弟兄不可久拋各散稱此囊中有餘且往
分心寨探望一番王陽道有理有理乃別了富有與艾多
找路行來時當三五良宵見一輪明月中天他兩個走到
一村店人家王陽只是想着煨紅倚翠艾多見他念念不
絕於口乃叫店家沽得一壺酒說道阿兄客邸無寥你且
收拾起春心飲一盃解興小弟自離關虧了這緣法淘得
多金相處些山人墨客學得幾句詩詞你看今夕明月試

題一個小詞你下酒。王陽道。阿弟你試題來。艾多乃題出一個詞兒。却是個念奴嬌牌兒名。詠月他題道。

今夕何夕 豈尋常三五 青空遼濶 看那雲收星

曜歛 何人玉盤推轉 照我金樽 清香獨滿 有

藥得長生煉起丹爐 萬斛珠璣黃金一點

王陽聽了艾多題咏。笑道。阿弟我雖不知詞句。細玩你丹爐一點。明明的發你衷情。難道我的心情。可辜負這一天皓月。依經傍註。也學你韻一個。乃吟道。

烟村靜息 扶疎桂影滿眼 素娥煉就 怎生蕭蕭

環珮遠 教人单吹玉管 年少追歡 一空思繾綣

縱然滿樽前何處嫦娥 枉作雲收 爭如霧捲

王陽吟罷艾多笑道總是你一派心情所出只恐不能遂
你衷腸二人正把盃再欲歌吟只見店家一個老漢子走
將出來說道二位那裡來的吃酒把盃吟風咏月人誰管
你只是這一位吟出來句句都是淫風邪韻我老漢聽着
何妨小男婦女隣坊聽了豈不敗壞他心腸從古到今淫
詞豔句勾引出傷風敗俗之事爲害不小老漢願二位守
目前本分飲一盃客邸清醪莫要邪思亂想胡歌野叫非
理言語調引春心王陽笑道老人家七顛八倒妄譏亂誚
責備行客我們路逢到你店中偶酌兩杯見此明月歌吟

標
仁
省

有古人
之心則
可

幾句小詞賞心樂事。有何勾引傷風敗俗之事。况窈窕之句。明月之章。亦是古人寄吟豪興。我們便歌唱侑酒。有何傷害。老漢道。古人樂而不淫。歌吟何害。只是人口是心非。言端行違。尚然作罪。老兄你借擬嫦娥。寄情繾綣。不可不。可。王陽被這老漢子說的閉口藏舌。艾多乃問道。老尊長。我動問你一聲。分心寨在何處。離此坊有多少路程。老漢子答道。二位客官。你問這分心寨做甚麼。艾多道。我們要找尋個契弟。老漢道。分心寨原是我這國度地方。叫做分中河五處分界。只因河道淤塞。長起平灘。地界荒僻。不知何處來了幾個人。爲首的一個。叫做胆裡生。他在此剪徑。

自稱做分心魔王。便立名叫分心寨。這魔王好剛使氣。人
有過路。遇着他的。一時激義。便和好相待。還給你路費銀
錢。若是遇着他。一時心裡不平。暴躁起來。却也利害。艾多
道。正是胆裡生。便是我契弟。老漢道。老兄。我看你一貌堂
堂。行端表正。却怎麼與這魔王結爲契弟。艾多道。老尊長
我不說你不知。我們弟兄四個。大兄叫做雨裡霧。後改名
陶情。第二叫做雲裡雨。便是這王陽二兄。第三就是小子。
叫做浪裡淘。因也改名艾多。這胆裡生。便是四契弟。當年
我四人在一處地方。叫做靈通關。也做些不要本錢的生
理。後來遇着兩個僧人。被他三言兩語。把我們弟兄說散。

了。各尋頭路。到如今東三西四。你無我不成。我無你不成。我想起來。相歡相聚。還須要我何患不成。所以今日要找尋我這契兄弟。但不知分心寨。離此處有多少路。老漢道。不遠不遠。半日路程。說了二人到客房宿歇。那老漢子。尤自咕咕噥噥。自言自語。說道風騷人。何苦吟風弄月。歌那邪詞。豔句。惱亂人腸。造下風流罪孽。艾多聽了。對王陽說道。二兄你聽這老漢子。還不住口。只是在你身上發揮。我小弟想你也該自悔生前。不自好德。造下這風流罪孽。王陽被說。使起性子。大叫道。生來骨格。情性難改。阿弟由我罷。艾多笑道。由便由你。只恐押解的又來。陶情哥不在。無

人說方便。王陽道。三弟睡罷。莫要饒舌。我如今又要想到高唐孟禮處去也。艾多不言而卧。後人有說淫詞喪德。五言四句

麗句工詞藻

德言養道心

胡爲風俗惡

邪語誨人淫

按下王陽艾多在殿過宿。次日找路前行。却說胆裡生。自被元通和尚說破了他。離了靈通關。四下裡尋個道路。他那裡知爲人到處。俱要心地和平。度量寬厚。四海春風。何人不敬。那個不容。這胆裡生只因存心窄小。性度燥急。半步不能容物。一時難忍吞聲。四下裡交情。觸着他性。便怒。

是

從心上惡向胆邊。故此沒個道路。偶然走到這分中河地方。招集了幾個嘍囉。立個寨柵。起名叫做分心寨。魔王在這道路把截。生事招非。過客有忍得他的。讓他惡狠。獻他些金寶。有不忿他的。與他抵敵。爭鬧一場。到搶奪他些財鈔。一日正坐在寨內。嘍囉報道。寨前有個販酒的客人。推着一輛小車子。載着幾十瓶打辣酥。魔王聽得。隨叫嘍囉搶來。嘍囉聽令。走出寨門。方欲去搶。那客人道。好漢莫要搶。便搶了去也。只是吃。若是魔王刻薄。你搶了去。他獨自受用。一滴也不與你。下小沾唇。不如待我開瓶。與你們吃些到好。嘍囉聽了。便問道。這酒可是一樣的。客人道。幾樣

幾樣。乃開了一瓶。道這一樣是五香藥燒酒。你們好漢。吃了許多好處。嘍囉問道。怎見得許多好處。客人說道。有個誇頭你聽。

造出五香美味

甘松官桂良姜

陳皮薄荷與飴糖

吃了渾身和暢

嘍囉聽了。有的說且拿去獻魔王。有的說依客人好言。且吃一瓶着。一時四五個嘍囉。吃了藥酒。個個倒地昏沉不醒。魔王見嘍囉出寨無回信。差盡左右。都被酒醉倒。乃發起怒來。自出寨外。却原來客人。乃是陶情。二人大笑起來。各相進寨。叙說別後衷情。陶情却把改名換姓的事。備細

說來。說到輪轉司。叫他勸化幾個的話。魔王聽得大怒。起來。說道。人生在世。孰無個剛強不餒的情性。怎教我做個委靡不振的懦夫。人來干犯着我。難免。撲簌簌。怒填胸臆。陶情道。丈夫志意。充滿浩然。誰不誇你。得所養。或厲青雲。或冲牛斗。不縮不餒。爲國家鼓出些英雄豪邁。你却不如。此。往。往。匹。夫。爲。諒。競。短。爭。長。不。忍。一。朝。抖。生。五。內。爲。爭。名。也是爲爭利。也是小不忍。也是報不平。也是還有鬱鬱莫伸。懨懨成病。都是阿弟忍耐不住。仔細忖量。到不如吃我陶情兩杯消磨了。這衷腸悶損。二人正在寨中講論。那嘍囉忽然醒覺。一個道。悞事悞事。貪這瓶中。忘了寨令。一個

道好酒好酒。吃兩杯注壽延年。一個道沒情沒情。醉的我昏昏睡夢。一個道有趣有趣。能使我解悶消愁。嘍囉們你長我短。說笑不了。忽然寨前來了兩個客人。問道這寨可是分心魔王住所。嘍囉見了兩個客人。笑道自來衣食。往常過客聞風遠離。這兩個痴客。反來上門惹事。幾個嘍囉扯拽兩客。到得寨內。陶情一見了。原來是王陽艾多二人。齊齊笑起來。說道久別多載。幸喜今日此地相逢。分心魔王便叫嘍囉擺起筵席。大吹大插。吃了一夜。次早相聚寨中。只見陶情開口說道。列位弟兄。我有一句話兒奉勸。若是肯聽。依從不獨一個免遭輪轉。大眾有益不動無明。王

陶情也
是個好
的

陽便答道。大兄有何事見教。請說。陶情乃撫掌高談。却是何話。下回自曉。

第二十三回 貪嗔癡路過分心 清寧觀僧投老祖

話說陶情撫掌高談。說道我們四個弟兄在人間世。也是個好漢子。怎麼心情都不一。好酒貪花。逐利逞忿。終日營營。在我們自己身上。只做原來不曾有。也罷了。怎麼結構在世人心上。叫他生出許多禍害。我日前分明做我本等生理。苦被個吳厭夥計。朝夕醞釀。酩酊放肆。顛狂惹出莫大事來。貽累我官司受拷。逃不過明有王法。却又被冥官較個功罪。幾乎轉推到地獄。受無限苦楚。幸虧神司黃封。

借一人
而正三
個不覺
心非

冊籍解救。叫我勸化列位弟兄。各各心歸於正。勿苦了自
身。兼害了他人。列位契兄弟。若肯聽我勸。小弟從今日守
我本分。做些淡薄生理。王陽阿弟也寡慾養心。葆合太和
資。此三壽命。艾多阿弟量入爲出。無吝無奢。一任天生。莫多
尅已。惟有阿弟。你這分心魔王。做不得。做不得。大則性命
不保。小則災殃受苦。都是你忿忿不平。自家惹出。依我說。
今後放個汪洋度量。濶大心情。自然人親人愛。果是虛懷
善柔。王陽聽了。拍手笑道。阿兄。你可謂恕已責人。口是心
非。我們三人。個個都是你勾引。只說小弟日前在客店偶
見明月。只因沾得一壺。便惹動數句。扯出一斷情詞。受那

老漢子。咕噥了半夜。艾多道。便是小弟。也只因你這三盞。想起那萬斛魔王道。不消講。只方纔嘍囉。被阿兄這瓶兒。弄的七顛八倒。三個人。把個陶情說的主意不定。到恍恍忽忽。說道是我勾引。我那車子上瓶堆瓶滿。一發取來。我們弟兄盡醉方休。且在這分心寨。盤桓幾日。再作理會。正說間。只見嘍囉來報。寨前又來了三個客人。魔王便叫。拿了。他來。嘍囉方纔去拿。到被這三人打倒。魔王聽得大怒。執了一根棒。走出寨門。大喝一聲。何處行人。不獻金寶。反恃衆強生事。這三個客人也大喝一聲。道我們也是世間好漢。去尋此買賣做的。你是何人。有金寶快早獻些出來。

與我過客做贖禮。便饒你這毛賊性命。分心魔王聽了。道
哎呀。到騙起我們來了。你是甚好漢。也留個名姓。只見三
個客人。一個開口說道。你問我有名。說與你聽。

好漢名兒說你知

世間有我正當時

利名場裡稱獨好

富貴叢中肯讓誰

偏多那敢爭吾少

計較誰能把我欺

飲酒從來先我醉

逢財到處占便宜

尋花問柳般般耍

美味珍饈件件齊

喜我盈廂並滿庫

教人退讓且差池

弟兄三個人間世

一個真強一不痴

你如問我名和姓

吳厭名兒說與伊

魔王聽了笑道。原來是一個害不足症候的客官。怪到想我們的金寶。吳厭客人也問道。你是甚人阻我行客。通個名姓來。魔王道。問我名姓也有。我說你聽。

我姓名兒天下曉

父娘生來出世早

從來心性不和平

盪着些兒便作惱

也曾仗劍斗牛冲

也曾衝鋒山岳倒

也曾浩然塞兩間

也曾怒發安一掃

誇我好剛使出來

說我逞忿動不了

那知我是英雄豪

赫赫威風真不小

靈通關上知我名

分心寨內要金寶

結交四個契弟兄

名喚分心老太保

兩個通名道姓。正要動手動脚。爭打起來。却好陶情在寨前。看見了。道休要動手。原來是吳厭老夥計。吳厭見了陶情。笑道老夥計。你如何在這裡剪徑寨中。陶情便把別他的事情。說了一番。乃問道老兄你別後在店家。還是開店。還是另尋生理。杯中物。還是終日不離麼。吳厭道。自別了老兄。終日醺醺也。還仍舊。把幾貫本錢。也只爲這些。忍不住。都消磨了。無計資生。懊悔不及。因此前往遠方外國尋些生理。却遇着這兩個朋友。也是無策度日。我三人遂結

世_一書_一財_一

納做個忘年友。離了家鄉。投托個人家。過活也好。陶情問道。怎叫做忘年友。吳厭道。這一個朋友。說起來。與你分心。兄弟性格差不多也。只因他着怒好生。少年心情慣了。這一個朋友。秉性愚拙。站便站個歇。坐便坐個歇。他年紀老大有幾分直朴。故此不論老少。結交。所以謂之忘年友。陶情聽罷。便請三人入寨。尚有餘瓶。隨排小宴。大家計較本分生理。却沒本錢。都看着艾多。說道。如今要生理。非艾多兄弟設處。斷乎不能。艾多道。本錢不難。只是要尋個地方。吳厭道。小弟也訪得有個國度中。儘好做生意。陶情道。那個國度中。吳厭道。離此數百里。有個震旦國度。人民廣聚。

三百六十行。件件可做。陶情道便散了。這寨中嘍囉守本分生理。是個千穩萬穩上計。分心魔王依從。一時散了衆嘍囉。燒燬了寨柵。裹了些金寶本錢。前往國度中走。他七個人正纔走上路頭。便錯了行境。恰好一個白鬚老漢。走近前來。陶情便問道。老翁。我們是往國度中尋生理的。錯了路境。請問一聲。這幾條路。從那條走。是正道。大路。老漢子道。從中走。是大道。這幾條。是小路。近來地方。人要近便。皆從小路。把個大道。不由他說。大道這遠。殊不知大道坦坦。該走該走。小路兒。雖近。便却邪僻。險巖。天氣晴明。尚。有高低難走。天陰雨雪。泥濘。其實難行。你列位。却是做甚。

生理的。陶情便把本行說出。老漢聽了。便罵道。你這傷天理的。只圖賺人錢鈔。那裡管人損傷。且莫說你一心忠厚。把醇醲美味。賣與人。那人貪你美味。多少傾家害病。只說你們不忠厚的。把水攪和在內。吃了你的。淡薄可當。泄瀉難忍。破人腸腹。致人疾病。罪過萬千。可恨可惱。老漢子說了。不顧而去。陶情笑道。精精晦氣。方纔出門。便撞着這個撥嘴老漢。吳厭道。陶兄。到是我與你做過夥計。知道攪水情弊。那裡就有百千罪過。世間做假攪水的生理。甚多。難道都是罪過。陶情道。正是莫說吹肉灌魚。挑葱賣菜。和水就是販綾鬻段。也用些水。何獨責備在酒家作罪。王陽笑

道這些和水不傷人。惟酒却滲人腸腹。罪過在此。艾多道。誰教人吃他又費了。我若知情不隱。便攪盡井泉。何有於我。七人口說步亂。便不覺走入那僻小路。按下不題。後人有七言四句。嘲飲水酒說道。

饒口流涎貪味美

圖錢害理攪和水

費財腸腹又遭傷

不飲免教醉後悔

按下陶情衆人行。走僻路小道。前往國度中。各相尋生理。他其中却有生平不善經營。專一倚靠人身過活。學好本分。把主人件件做來合當。不學好挾邪。把主人種種行去。逆理。按下衆人在路不題。且說元通老和尚。陽神廣照。見

四裡改名換姓。遠投異鄉去了。他四彈之教已明。普度之因既了。入定關中。一塵不擾。一日在淨刹中。偶然出靜。分付行者。是日當淨掃焚香。只恐國王到來。說罷仍復入定。那行者偶然失記。地也未掃。香也未焚。却說國王名號異。見王乃是達摩老祖之姪。王素不重釋門。一日命執事官。導引到清寧觀裡看叔。老祖知其來意。乃命徒弟道副。出觀迎接。不意王先到淨刹裡來。看見刹中。行者懈怠。不掃殿焚香。大怒。便問主刹僧道是誰。行者答道。只有老和尚閉關入定。王走至關前。見關門封閉。乃叫左右啓關。只見老和尚盤膝閉目。端坐關中。王一時怒起。叫左右扛開刹。

分明
地

外用火焚燒。左右把開扛出剎外空地。行者泣哀求饒。王怒不解。方纔叫左右舉火。只見那關內火騰騰焰起。自焚火光中一朶白蓮現出。蓮開一個和尚望空而去。當時左右回報。異見王不信。喝令將報信執事官拿下拷罪。一時便驚動了達摩老祖。正在觀中。命徒弟道副接王。忽然叫一聲徒弟。我姪王懷不信心。焚了元通和尚。他那裡知。正當和尚示寂。化火自焚。左右回報。王怒其欺。下執事於獄。汝能救否。道副答道。弟子雖有救心。却無救計。料王駕來。我師會面。自有方便。正說間。只見一個僧人走入門來。向老祖恭禮三拜。老祖見了。便問汝自何來。僧人答道。弟子

自震旦國來。名喚波羅提。以夙因得投師門下。望賜收錄。備弟子數。老祖道。夙因果是不虛。只是汝方來此。便有一事用汝。汝能正王不信三寶。救下報信官之拷麼。波羅提答道。師命不敢違。願往救正。老祖問道。汝以何計救正。答曰。世人不信。總自懷疑。火裡生蓮。道本不謬。蓮開見僧。理實不虛。只以未始有見。因以啓疑。弟子微以神通力。攝化歸正。老祖點首。道事成而返。當以功錄。當下波羅提。卽走至淨刹。時王在刹中。正分付駕臨清寧觀。只見一個和尚。立於堦前。望王稽首。左右都不知僧從何來。王越大怒。左右不報。僧卽言曰。臣僧能上不自天下。不自地。左右前後。

四方不自。我王左右。怎得知而報。王曰。誰也。人不有實立之地。怎生而來。汝見立塔前。何云下不自地。波羅提聽得。卽躡身而起。浮於空中。道我王見臣僧。所從何處來。否。王一見。卽舉手招僧。說道。予知僧神力矣。可下地相與一談。波羅提乃自空而下。問道我王疑和尚化火自焚。火裡蓮生。蓮中僧現。下報事者於獄有之乎。王答曰。予正謂其誑。波羅提。乃把手一指。只見空中。大火炎炎。光內蓮花百千萬朵。朵朵上都現出僧人。盤膝而坐。王見了。笑道。此空幻耳。豈爲實有。波羅提答道。世事未見原屬空。幻見後又豈爲實。有。比如王不焚關空也。焚關後空也。執事未報空也。

報而王疑疑而拷後空也。卽王駕坐剎中爲有返駕而迴皆屬空幻。王笑曰。此論可推廣否。波羅提曰。可推而廣。比如王前齋供食畢放筋卽空。只是懷不信而拷執事。雖說空而可憐執事。蒙不白疑冤。受諸苦惱。願王發信心。開天宥。原屬空來。著此實報耳。王曰。旣屬空幻。又何實報。波羅提答道。一慈著善善自有種種善得善卽是報也。王笑起來。分付饒了報信之拷。來臨清寧觀看叔。仍命僧衆與元通和尚修齋。令波羅提主壇。後人有談萬法皆空五言四句。

萬法眼前實 過眼卽皆空 只有善因果

報應不空中

却說達摩老祖。令波羅提救正國王不信。去後乃面壁入定。左右到觀中。見老祖入定。隨報王。老祖入定。王此時便信左右之言。回殿而去。波羅提主壇齋事既畢。回觀適遇老祖出靜。波羅提上前參拜。老祖道。我知汝微現神力。正王信心。他日演化功成。自見汝一臂之力。今日吾徒道副修持。當借汝切磋功果。波羅提拜受。老祖又問。汝自震旦國來。彼國秉教善良否。答曰。善良固多。作業時有。非師大闡化緣。只恐迷而不悟。衆生染着。墮入無明。多生障礙。老祖道。一切惡業。不獨異國衆生。誤造迷染。便是本國多有。

予欲演化本國。賴汝首開方便之功。波羅提聽受。謝退。老
祖面壁而坐。二師各歸靜室。正纔放參。只聽得半空笙簫
聲響而來。道副聽得。便問波羅提道。師兄。你聞得樂音否。
波羅提道。聞在。師兄之問。後不聞在。樂音之響。先道副道。
既已聞音。響來何處。師兄能辨其音。作何凶吉。答曰。響自
空來。其音多吉。近地必有喜慶之事。我以神力通聞。其乃
送子於善門者乎。道副問道。人間育子。空動笙簫。何人吹
送。答曰。積善應以和風。萬籟自成佳韻。積惡應以厲氣。一
門必有怪徵。壽夭貴賤。皆兆於此。道副聽得。合掌誦了一
聲。祖師積善降祥。積惡降殃。人可不知修積。我當於靜定。

中遊觀善因何在說罷波羅提一笑而去却說道副發了這遊觀善因志願果於定中根尋笙簫音響之處他縹縹緲緲在虛空中果見祥雲藹藹一簇長旛寶蓋躋躋人來乃上前觀看見無數童男童女擺列前行後邊一位神司押着道副稽手問道神司押這些童男童女何處去的神司答道此皆善人所積吾今送與他爲子爲孫道副道僧聞世有善人亡後自歸善道比如那善人不論士農工商富貴貧窮却都是些長者怎麼俱是些童男童女神司答道此未始有劫也比如善人尚存在世只就他善功一造善念一舉冥官注筆應有子孫隨降誕佳兒佳女待他積

善不倦。且莫說他長生注福。只就他百年回首。却是輪轉後劫。前亡後化的司主。道副又問道。比如這童男童女。俱是一般形貌。其中寧無個大小高下。參差不等的神司道。又在他善功大小。自成個高下。只要世人固守善因。莫教悔改。道副合掌念了一聲佛號。說道。此是現在善功。僧知報應神速。如此不差。若是世間爲惡的。却是怎樣送子送孫。與他神司聽了。道副這一句。便愁着雙眉。却又怒恨了一聲。說道。我已說與你僧人惡的。自有轉輪一劫。這其中條欵却多。僧且靜聽吾說。乃是幾般條欵。下回自曉。

第二十四回 神司善惡送投生 和尚風魔警破戒

神司乃說道。作惡也有大小。冥間報應條款。却也不少。有等應送幾個子孫與他。只因惡滅其少。或少滅其無甚。且奪其已有。或送幾個頑劣的與他。若是送頑劣的與他。還是照他惡根頑劣也。還他個頑劣。此又冥報之小者。道副又問道。世間大惡小惡。想必有個條款。神司道。大小果是有條款。道副問道。大的何惡。神司又恨了一聲道。不忠君。王不孝。父母不敬。日月三光不義。昆弟不和。夫婦如種種。十惡不赦之大道。副聽了道。善哉善哉。信如神司之言。只說作惡之大。神司不肯送子孫與他。比如他已有多子多孫在先。却作了大惡。在後如何奪的。了神司聽了道。僧何

魯頓至此。只就個不忠君。王罪惡最大的。王法可饒他一個。道副聽了。便稽首稱謝。說道。小僧知也。還有小惡條款。望神司說了罷。神司道。小惡多端。如何說得盡。只是世間凡有逆理。便是過惡。道副又問道。大惡無可解救。小惡可有解救麼。神司道。早知不做。便是大惡也。可救。若是明知故爲。便是小惡也。莫解道副道。大惡斷乎莫救。除是不做。只是小惡。世人或有不知誤做的。却如何解救。神司道。不知誤爲。知道卽改。罪可消除。仍復無惡。道副連拜三首。道神司請教個小惡能解的道理。神司道。僧人靜聽。我說解救的道理。說道。

莫云惡小爲 此小不可作 種種自招尤

造罪無可活 有等無心愆 良心須早覺

改過不宜遲 舊污一旦濯 嗟哉此冤纏

世或多染着 惟願我仁人 一惡一善奪

比如貪嗔癡 廉靜能分豁 比如驕傲奢

守我安舒約 比如奸狡私 須存正大樂

種種衆惡生 種種衆善駁 寧使一理明

莫教一慾潑 神司最聰明 報應無擔閣

諸惡永消除 種子長生藥

神司說罷道副道善惡大小僧備知矣善能解惡僧知理

矣。只是輪轉這惡業。與那轉輪這善信。僧却未知。神司把手一指。道我要送善知識家。孝子慈孫去。不暇工夫。與僧談也。你看那黑氣漫漫在下。便是造惡業。赴輪轉。那白光燦燦在上。便是修善行。赴轉輪。神司說罷。笙簫音響。幡蓋飄搖。半空而去。道副存注了脚頭。定睛看那白光染染。隨着神司也去了。只見那黑氣悠悠不散。飛捲前來。把眼一看。黑氣中無數的杻械枷鎖。男女哭泣。那苦惱情狀。真是難觀。道副方纔合掌念佛。只見那黑氣分開。那些男女分頭往下方。各處散去。其後却也有位神司押着。道副見這神司。比前那一位。形像大不相同。只見他

赤髮金冠頂束 皂袍鉄甲身披
手持利器怒威威
專押心瞞已昧

神司見了道副怒容轉變笑顏道僧自何來攔吾去路道副稽首答道小僧偶聞音樂之聲暫發遊觀之意妄觸雲輻罪過罪過請問神司方纔這些男女情態十分兇惡僧已知是輪轉變化但不知分頭散去何處脫生作何究竟神司道此是世間作孽惡因原該轉輪自下再下入於六道末處只因他尚有可原處故此押他生方還在人道只待他悔過前非一孽有一善解來仍復還他個樂境若是一誤再誤便是吾神也不知他究竟也道副道這等說來

看的

於衆男女還是小惡。從他改行從善。若是大惡。久已入六道之末矣。神司道。正是正是。道副方欲再問何處去。那神司。鞭風駕雲。去如火速。便道了一聲。去的路境。僧師自識。道副聽罷。忽然出定。道哎呀。我只因笙簫音響。根因便入了塵情夢幻。染此一番境界。這却也顯明。莫謂塵情夢幻。果是真實不虛的根因。吾已久歷師門。怎還有這一番夢覺說罷。天明到得祖師座前。只見老祖出靜。轉過身來。見道副侍立在傍。乃對道副說道。波羅提曾云。震旦國度。善惡根因。吾於此度中緣熟。今欲與汝到彼演化。恐汝又多了一番塵擾。道副答道。恩師演化。正當携弟子們知識。祖

師道汝於靜中已自知識。又何必外遊。把眼見反作空花。道副聽了。祖師叅明了。靜中知識。便跪倒說。弟子隨師外遊。怎麼眼見反做空花。祖師道。徒弟。你眼見後。何殊夢幻。道副答道。實理却在於斯。道副這一句。祖師便知他覺悟。乃問道。汝既知非夢幻。便知塵世真因。道副答道。弟子知也。師以何法。令衆生不染着。祖師道。吾止有演化普度之願。願化本國一切有情。各發善心。成就無上菩提。共登彼岸。然後再化他國。以消滅惡業真因。道副乃拜受而退。却得了波羅提指。授許多道術。便欲隨祖師演化本國。不題。後人有衆生幸聞真因。願復正覺。五言四句。

詩曰

菩提具妙法

萬劫最難逢

幸有聞見者

莊嚴與佛同

話說東晉孝武帝。改元寧康年間。有北魏拓跋氏國王名珪。一日坐朝。羣臣見畢。王問道。天時當夏。酷暑蒸人。予欲尋個清涼地界。避此炎熱。汝等臣衆。有知何處清涼。可堪避暑。當下一臣奏道。近地有座名山。名曰五臺。這山高出雲表。廣占方輿。上有石洞遮陰。松筠蔽日。王欲避暑。此地實便。王聽了。乃發驛從車輿。到得山間。設起錦幕。鋪着繡墩。正纔高坐。與臣下談經。邦正務。講治國嘉猷。忽然一個梵僧。來到王前。朝上稽手頂禮。乞化一坐具之地。以創修

行之所。王聽了道。僧人你要創個修行之所。須也要十餘畝之山。一坐具不過是一蒲團。寧有幾許。便鋪具自坐。何必來向子乞化。梵僧答道。寸山尺土。皆王所有。臣僧不明白乞化。是欺占也。王遂允其化。說道一坐具之地。恁你自便。梵僧乃謝王退去。把蒲團鋪於山巔之上。次日只見那蒲團頭出星辰。尾搖日月。方圓五百餘里。臣下見了。忙來奏王。說道梵僧鋪坐具在山。甚是廣大。周圍丈量。不止五百餘里。王聽了說道。此必聖僧。子已允乞施地。但不知此僧何聖也。乃下令。有識得此聖僧的說來。臣下那有人知。只見一臣奏道。我王要知聖僧來歷。臣有一知識僧人。法

名神元。見在山脚下。結丈餘草屋修行。王可召他來問。王
依言召神元來問。神元到得王前。說臣僧只聞得坐具鋪
山。却也未知梵僧何聖。王曰。汝既是僧。如何不識。必要汝
去查來。勿使予心疑惑。正說間。只見半空中祥雲藹藹。梵
僧顯化法身。莊嚴坐於獅子身上。衆臣與王都見。神元忙
下拜頂禮。少頃不見。神元乃奏王說道。臣僧知是文殊菩
薩化現也。王乃令臣下焚香禮拜。卽傳令啓建寺院。修演
道場。王回朝稱讚不已。寺院道場事故。皆付與神元料理。
當時便有好善士民。發心捐金的。捨身披剃出家的。工程
却也浩大。寺院却也不小。神元做了方丈住持。工完事畢。

朝見國王國王乃命神元與晉通聘不題。却說輪轉司。自放了陶情。叫他勸化四裡。便查卷內。有情無情。應轉因緣。有六道四生。上自天人道。下至畜生道。各有個去向。也有一念善解。諸惡業的。也有一念惡。仍悔了善因的分項。各投生在人間。仍看他造作更改。却有卜淨本定。這一類的。冥司說他。信道不堅。發他陽世。若再造作惡業。便墮入惡道。若改修善行。還復他福緣。卜淨領着百千一類。却脫生在晉魏二國之間。這些性靈。那裡知識本來。善行固有。惡念不無。晉國中。就有一所庵寺。名喚湛虛院。院內有一僧。名猶然。他便是卜淨後身。只因他屢化迷真。後有一聲彌

此善可有

陀之解。仍還他這一善根。因誰想他妖氛猶未淨蕩。名在院出家。依舊不守僧戒。外示人齋戒。暗實茹葷貪財好色。不說俗人。一日正在院門外立。只見一個僧人。跟隨一個行者。近前稽手。說道。老師父。我弟子是外國而來。朝聘帝主的。欲借上剎。暫住旬日。猶然見這僧自遠來。行囊富麗。又聽得是朝聘僧人。便邀入方丈。彼此通問法號。僧人乃答道。弟子北魏主遣來上國通聘。法名神元。請問師父。上剎何名。道號何稱。猶然答道。小庵名湛虛。猶然便是弟子法名也。當下備齋相留。神元次早報名朝見孝武帝。帝問僧人。汝國有多少寺院。神元答道。臣僧國內無有寺院。帝

問如何無寺院。神元答道。臣國自來未聞佛。止臣僧一人。原係南朝。遊行北地。只因國王避暑五臺。感動菩薩。乞化山地。創建寺院。實始臣僧。今特通聘。修好武帝聽了。令臣下賜宴管待。給與來文。神元拜謝辭朝。回到院中。猶然接着。兩僧正講菩薩化現。道場功果。只見院門外。走進一個風魔和尚。來化齋。猶然便將款待神元的。素齋與他。這風魔和尚。將素齋傾落在地。說道我不吃素。有葷食。快將些出來。猶然變色。說道我院中皆齋僧。那有葷食。和尚笑道。明齋暗葷。瞞的他人。怎欺得我。只說你吃葷。一罪欺瞞。二罪墮此惡孽。還不省改。輪轉卷上分明。不淨因中怎解。猶

知法
進

然聽了。那裡肯認。便怒起來。說道。何處顛僧。破我清行。神元也說道。和尚你要葷吃。這明是犯戒。且又冤人。我在此客寓。如何有葷你吃。風魔笑道。你是胎素。我自知你。他是口齋。我豈冤他。乃叫一聲黃犬。何不啣出骨來。只見一隻狗子。從門外飛走入。猶然卧內。啣出幾塊肉骨。神元見了。心疑。猶然報顏覺愧。便發起怒來。這風和尚。不知是那家狗子。從外啣了肉骨。却來此處冤我。和尚笑道。你自作業。何人冤你。猶然師徒不忿。便把和尚推打。和尚乃問神元。汝那方可有這明齋暗葷的僧人。神元道。我處無僧。便是。有也。只是我寺幾個初入禪門弟子。和尚笑了一聲道。休。

推休打我去也。忽然化一道毫光而去。嚇的猶然跪在地。下只是磕頭。口稱弟子再不敢也。神元方纔說道。猶然師父。這分明顯化。不是你藏肉在內。必是你徒弟。茹葷急早回心。莫造惡業。猶然信服謝教。一時坊中僧俗。便就知風魔點化。猶然明吃素。暗茹葷。把他行止傳壞。立身不住。乃候神元出境。三五里遙。他便同着三兩個徒弟。趕上前來。道師父我弟子們。要到貴地一遊。望乞攜帶。攜帶神元知他來意。却也不辭。衆僧往前行走。天色黃昏。看看月起。猶然便問神元。說師父天色已晚。怎無個住頭宿店。神元答道。我來時。筭定地方。有個住宿村店。却怎不見。莫非往來。

人稀。我與你錯走了路頭。方纔說講。只見前面現出村落人家。神元道。此是住處了。乃趨步上前。越走越遠。月色明而復晦。不覺的黑暗難行。走到一個店家門首。那店外點着一盞燈籠。上寫着安歇客商。衆僧進得店門。方纔打點了宿歇之處。擺出些素食饜饜。猶然忽叫腹痛。要尋地方便處。乃出店家後門。只見門後兩個男女。哼唧唧。若有苦楚情狀。向前跪倒。叫一聲師父救我。二人性命。猶然問道。你二人何事。求救於我。男女道。實不相瞞。我二人往年負欠店主些錢債。好意今歲來還。已償算不少。他却幽閉我二人。要害性命。師父出家人。若肯救生。決然報德。猶然

聽了。問道你往年欠店家甚債。今歲如何還他。既已籌償不少。却怎要害你性命。男女道實不瞞師父說。我二人當年路過到此。借寓一宵。吃了他兩次饜饜飯食。只因他客衆人多。渾騙了一宵錢鈔。偶然今復過此。被他拿住我二人。產了幾個小男女。被店主籌了個利上起利。盡被他賣了。如今還要計害。猶然方纔答應。忽然門傍走一個黑漢子出來。把男女罵了一聲道。你這作怪的。騙了他飯錢事小。你却騙食了他二卵情深。比如我不欠他債。在此吃了他些無功之食。也焦他一日之害。說罷。把眼看了猶然一看。便上前來扯衣說道。你這和尚。是我仇人。如何到此。你

可記的你口食甚美。不念我死者甚苦。你方且要填還我命。尚能與人救生。猶然聽了。嚇的把手將那黑漢一推。往前邊飛走。便把這情節說與神元。神元聽得。忖道。這店家必是個不良善之家。謀害過客的。乃秉燭往後門去看。那裡有甚男女也。無個黑漢。只見一個罩內兩隻肥雞。半堵土墻。一豬倒卧。神元看了道。是也是也。猶然道行不備。遇此種因。求救是僧人形貌。說仇乃啣骨根因。隨出得堂前。把二鷄一豕事情。說與猶然師徒。他半信半疑。全未有個慈悲之念。一驚一怕。都存着個畏懼之心。巴不得天明起身離店前去。此時却動了神元向道心腸。乃向店家說道。

小僧有件事兒欲與店主商量。店主問道：何事商量？神元道：今已暮夜，待明日說罷，却是何事？下回自曉。

第二十五回 神元捐金救雞豕 道士設法試尼僧

衆僧宿了一夜。次早起來，神元乃向店主說道：世上有一種往因，店主可信？店主道：師父甚麼往因？神元道：比如騙挾人財物，負欠人債，當世不還，劫後須償。店主笑道：人欠人財，人還人債，世上有的。小子如何不信？只是當世不曾還，劫後怎生償？這却難信。卽如我被人騙，安知非劫前我欠他，未償師父，你且說劫後償還的，當作何狀？神元道：俗世說的好，欠債變驢，變馬填還。譬如店主家有驢馬，甚

至犬豕鷄鴨應與你賣錢食用。都是負欠不還根。因業障。店主道。師父你僧家議論太迂。信定了個往劫那裡知財寶爲世資。有無通義。若負欠了不還。便變入畜生道。這等果報。是個陷人機穽。不太刻剝至此。神元笑道。店主人你只知有無通義。那裡知騙挾機深。變畜填還。不在那不還。債負却在這害人的機心。人心善良無奸無狡。便是佛祖。人心奸狡有債有負。便入輪迴。我小僧在你後屋見鷄豕。在圈。偶動慈心。只恐是來還你夙債。我願代還。免他殺害。店主道。師父我今日正要殺鷄宰猪延客。且後池尚有魚蝦千百。你能盡免得他今日之綱否。神元道。小僧願捐金。

求免店主道我這地方鷄猪少有魚鰕無多便受你金也
要尋買萬一無得何以延客這難從命神光見他堅執不
從只得念了一聲彌陀出店門前行去了這店主果是延
客盡將鷄豕宰殺仍又網盡池內魚鰕只希圖充滿食前
杯盤那知根因果報這果報根因却有不同豈是食一牲
物就有一牲根因乃是殺一性命便有一命果報這根因
果報後有知其義的老衲說了幾句偈道

論根因 有果報 老僧說與人知道 那裡是食他
肉便就還他 那裡是殺他性命他也 總是憐他
一氣生 也是陰陽成鑄造 把猪圈將雞罩 他也

識憂愁並安樂。人因故殺害慈仁。人因特殺供心。
好。殺。機。一。動。血。淋。漓。物。豈。無。人。這。靈。竅。求。不。饒。
苦。誰。告。仇。恨。冤。愆。終。報。効。一。還。一。報。總。關。心。是。
以仁人遠厨竈

却說神元意欲捐金免鷄豕生命。店主堅執不允。一念慈
心無處能用。只得同猶然師徒並隨侍行者。趨路前行。在
路却纔與猶然講論。吃齋不如葷。這一片善心。猶然道。師
父你說得固是。只是世間豪門富屋。珍饈百味。殺牲宰豕。
充滿五齊。誰不說天生物以養人。比如禽獸昆蟲。大食小。
強食弱。俱隨口拳。神元道。天地生物之心。豈不願人物各

是理

身度言

卷五

三六

妄。其。生。你。說。大。食。小。強。食。弱。不。過。以。力。勝。猛。虎。食。人。豈。是。
元。生。人。以。養。虎。人。力。不。能。勝。虎。便。爲。虎。食。耳。猶。然。又。道。不。
生。不。滅。不。滅。不。生。生。生。滅。滅。如。四。時。迭。運。二。氣。流。行。只。生。
不。滅。萬。年。賢。聖。尤。存。只。滅。不。生。一。去。陰。陽。頓。息。不。幾。於。把。
化。幾。空。了。神。元。道。聖。賢。有。這。仁。物。之。心。雖。萬。劫。不。滅。凡。俗。
無。這。慈。祥。之。念。便。沉。淪。不。返。我。釋。門。專。以。果。報。根。因。勸。人。
畢竟。是。爲。法。門。開。個。方。便。猶。然。的。徒。弟。也。多。嘴。饒。舌。說。道。
師。父。人。靈。物。蠢。見。刀。杖。何。知。死。具。說。精。魄。也。不。甚。多。豈。比。
得。生。人。性。命。神。元。笑。道。你。等。淺。識。安。知。大。義。獨。不。見。傷。弓。
之。鳥。高。飛。漏。網。之。魚。遠。逝。鼯。鼠。五。技。何。心。狡。兔。三。穴。何。意。

良知
能

物既有性命所關人豈無慈仁共視神元說了這一番猶然師徒也有點頭的也有口應的衆人走了一日看看天晚到得一村店人家神元進得店門只見一個老漢子迎着叫了幾聲好師父請入內上房住宿便說道老漢合家是吃素的敬僧的今日遇着師父們好好神元道客店來往豈皆必其食素老漢道正是吃葷的客到此見小店無葷多是外市買來昨日幾個客人買得一隻活鷄要殺老漢見鷄有悲鳴之狀不忍勸客莫殺寧可以飯食准筭求換可喜客有慈心肯換此鷄得免殺戮師父你聽五更鷄鳴求曉也是個活潑潑的性命神元合掌稱善正說闌

見一人敲門求宿。老漢開了店門。那人入得門來。看見上房宿的是僧人。各屋尋了一番。道善根善根。往門外走去。猶然見這人光景。便跟出門來看。只見那人前走。後邊跟着幾個黑漢。無數男女。往前飛去。口裡尚說善根善根。便少這一個也罷。猶然疑懼。進得屋來。與老漢說了。又與神元說。神元聽得。乃向老漢說道。這一鷄善根。不知救了老店主家中甚麼性命。老漢答道。一鷄怎麼救了小店性命。神元道。老店主方纔說。昨日救得客人一雞性命。方纔這人進門。各屋尋看說善根善根。猶然出門見他跟着許多黑漢男女。便是昨店後門。一類根因。猶然師父你兩次警

戒我見你師徒心葷未化。老店主你一鷄之善。寧無家中
事故可徵。老漢道。師父你不說。我不知。自昨日救了這鷄。
我一女久病。昨忽少安。神元道。此卽是徵。老漢笑道。師父
難道一隻雞。便救了一女。神元道。還不止。還不止。老漢道。
怎麼不止。神元道。一女尚不足報你一念慈仁。猶然道。師
父說的無乃太甚。神元道。猶然你獨不知。干城棄於二卵。
老漢道。這却何解。神元道。古有干城大將。吃了人二雞子。
便使主疑。見殺救了一雞。其功大矣。神元說罷。老漢善心。
越堅。衆人住宿。次早辭店前行。旬日神元却早到了國中。
朝見了國王。國王備問通聘事實。神元一一奏稱。却好說。

到風魔和尚警戒。猶然僧吃葷之話。國王大異。便敬信沙門。一時興建寺院。就有三萬餘所。遠近人民披緇削髮。不止二百餘萬。譯經律論一千九百餘卷。自古佛塔之盛。無出於此。後人有說道。爲僧超九祖。又說道。爲僧病四民。獨有九九老人五言四句說道。

予不勸人僧 亦不於僧妬 惟願僧人心

無忘君與父

話說長爪梵志。得不如來多尊者度化。離了東印度國。從海島遠去。尋訪高真了道去訖。遺下本慧巫師。二人也各自尋路。只因這二人弄幻生拙。誤入旁門。少不得輪迴劫

轉。却又記恨尊者。指破化山。滅了他手段。這一種恚忿根。因便思想個報復的究竟。他二人物化一靈。向方復歸人。道。却說拓跋氏。傳至太武。燾卽位年間。嵩山有一道士。姓寇名謙之。字輔真。却是本慧更生。他早年心慕仙道。術修張魯。服食餌藥。歷年無効。他在雍州市上賣藥。濟人尤善。祝由科。與人驅病。但凡有疾病的。吃他藥不効。便行祝由科。畫一道靈符。吞了便愈。或是人家有邪魅攪擾。便求他靈符驅逐。一日正在街市賣符。却遇一個漢子。近前道。師父。你這符可驅的白日拋磚擲瓦精怪麼。謙之道。我的靈符。專一治此。漢子買了一張回家。貼在堂中。次日到謙之。

處。說道師父。你的符不靈。精怪更甚。謙之不信。親自到漢子家來看。進得門方纔開口。只見屋內大磚大瓦。拋打出來。謙之忪念。呪步罡。那裡治得。磚瓦越打得緊。幾被打傷。急出來。叫漢子閉門方止。謙之心裡疑懼。忖道。我的符法。怎麼不驗。正纔思想。只見一個道人在街市上化緣。謙之見那道人打扮。却也整齊。相貌却也古怪。怎見得。但見

青廂白道服 蜜褐黃絲絛 沉香冠籠髮

棕草履懸腰 葫蘆拴竹杖 符藥裹綿包

爲何雙足赤 好去捉精妖

謙之見了這道人。生的古怪。便上前稽手道。師父何處來。

的要往何方去。弟子也是在道的。望乞垂教。道人道。觀子一貌清竒。是個修真人物。爲何面貌清竒中。却帶些驚懼顏色。且問你名姓何稱。一向做的何事。謙之答道。弟子姓寇。謙之名也。幼慕仙道。未遇真師。日以符藥資生。今日正爲一件異事。不能驅除。所以心情見面。請問道師名號。道人答道。吾名喚成公興。修真年久。頗有呼風喚雨手段。驅邪縛魅神通。驚人法術也。說不盡。吾觀子貌。可喜爲徒弟。且問你今日有甚異事。不能驅除。謙之便把漢子家打磚擲瓦。精怪說了一番。成公興笑道。諒此小事。何足介意。便在那綿包內。取了一張符。遞與漢子。漢子接了符。方纔

開門。那大磚一下打出來。把張符都打破。漢子飛走將來。看着兩個道人說道。越發不濟。不濟。磚瓦連符打破了。成公與聽了。把竹杖變做一桿長鎗。左手執着葫蘆。右手執鎗。赤着雙足。飛走入漢子之門。那磚依舊打出。被道人把葫蘆迎着。塊塊磚瓦都收入葫蘆。只收的磚瓦打盡。道人兩個打進房裡。那裡有個妖怪。却原來是個姦盜賊頭。見人往房上去了。公與見了這個情景。已知其故。乃將符焚了一張。只見那屋內黑漫漫。若似個妖怪模樣。被符驅逐往空走了。便向漢子道。汝婦被那吾已驅去。只是速把婦移他。所以防復來。吾自有法與汝驅逐其後。漢子與隣人

心雖好
奸却絕

都知屋內妖氣逐去。盛稱感謝成公興。只有謙之背說師
父法術。葫蘆收磚神妙。明見姦賊。怎麼指做妖氛。却又與
婦人掩護。成公興道。我等修行人心地。要好便是常俗
人心。也要爲人掩垢。隱惡我方纔若明。出姦賊不但壞了
婦行。且是傷了漢子名聲。汝遇這樣事情。當存方便。謙之
道。師父說的固是。無奈婦不守節。姦又復來。却不虛負這
一番法術。成公興道。婦不守節。自有惡報。萬萬不差。姦賊
復來。只是要費吾一妙法術。永絕其根。乃將葫蘆內磚瓦
盡倒出來。叫一聲變。那磚瓦盡變做狼牙鹿角尖刺。叫漢
子鋪在房簷卧內。道此物防妖。偏能捉怪。漢子拜謝成公

與與謙之離了他門。望前路行走。到得一座庵前。謙之擊
請大門內。走出一個比丘尼來。道我這是個尼庵。師父們
請山門少坐。不敢留入庵內。成公與見了。那尼生得清
貌美。乃忖道。謙之道貌。雖近道心。未知乃把自己面一摸。
却又把謙之面也一摸。頃刻二人。嬌滴滴如花似朶起來。
對尼說道。我二人也是兩個道姑。今有公子衙內。夫人外
遊。喚我們陪伴。迷失了路頭。望尼師容留少住。尼僧忙然
忽畧便邀入庵內。衆尼齊相見了。叙其來歷。成公却也伶
俐。對答不差。尼僧卽具素食。他二人却也不辭吃了。看看
天晚。兩個只是不出庵。說道路遠。怎衙內不見人找尋。而

果然好

來。沒奈何求尼師借宿一宵。尼僧慨然留宿。公與却又把謙之吹了一口氣。只見謙之頃刻燈下變了一個俊俏道士。那少年尼僧見了都走入房去。道怪哉。怎麼道姑這會却是道士也。男女有別。況我等既已離父母。不慕丈夫。入了空門。皈依三寶。當謹守禪規。牢持節介。莫教男女混雜。玷辱清修。真好貞潔尼姑。個個躲入卧內。只剩了老小兩個在外支應。公與待謙之打坐。他却變那青年尼僧。執着一枝燈燭。走近謙之前。問道。師父老師父前堂打坐。你却在此。若是嫌僻靜寒冷。我屋內可以避寒。謙之聽得。正襟端坐。作色道。優婆塞尼。你說的何話。小道因天晚借宿。彼此

都爲何事出家。既已絕慾修道。不但不可發此言。當不可舉此意。湏要端正了身心。勿要犯了慕夜四知。入了姦淫十惡。尼僧道我見師兄。是個道姑。你却是個道士。我只曉得春心一點。那曉得甚麼慕夜四知。謙之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這傷風敗俗的事。做不得。謙之越辭。那尼姑越嬌。嬌媚媚起來。謙之心不覺也動。忽然想道。成師父會弄假粧。幻萬一他假尼試我。豈不自壞家風。乃真作怒容。堅心辭絕。成公興見他正氣。乃把臉一抹。現了本來面目。謙之忙起身投拜。道師父捉弄弟子。實是度脫弟子。公興笑道。我觀汝貌。今見汝心。乃各相打坐。天明辭尼出庵。那尼姑

見是兩個道士懊悔在心。却又見他們變化多端。疑神疑怪。不敢怠慢。送出庵門。緊閉入內。成公興乃稱道。好貞潔尼僧。謙之道。師父果然這庵尼貞潔。世可有一等不貞潔的。公興道。有貞潔二字。原對着沒貞潔一惡。這惡作罪。不小。比那在家沒貞潔更大。謙之道。總是一般過惡。如何更大。公興道。他污穢了禪門。比玷辱了夫綱。所以不小。謙之道。師言一團至教。公興道。汝聽我言。不但戒尼。亦且自戒。我於那試你之際。也曾見你。到了個把持不住的境界。那時虧你一轉念返正。如今纔生出這一番隨緣論道的功果。只要你從今以後。更要蕩滌到個純一不亂的境界。便

聲

一字
殊

身居言 卷五 四二
入了修行正宗。謙之唯唯聽教。後有說色慾迷人人若能
咬定牙關。只在那相逢一刻的時。正了念頭。便過後無災
罪惡。有八句詩說的好。

人情多愛色

淫慾總皆癡

貪戀成災罪

清貞免禍危

牙關牢咬定

心地緊修持

不獨僧和道

還戒比丘尼